

（同一月每）... 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十日

新小說



第拾貳號

泰西
八愛國者傳

全一冊 定價 角五分

近來譯界之譯泰西偉人傳記夥矣以其言論行事足令人觀感憤發故也然人之所以能為偉人者其道不一而要以愛國為尤偉故他偉人言論行事之能感人猶不若愛國偉人言論行事之感人尤深而切也是書乃從日本下里彌生氏所著泰西偉人傳輯譯者得愛國者凡八人此八人者皆泰西各國中愛國之錚錚者也吾國愛國之士盍購讀諸

偵探
生死自由

全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邇來自由風潮澎湃奔騰幾有黃河墮隄一瀉千里之勢吾國人固日夜馨香自由而魂夢自由者矣然自由有法律有界限不明自由之理徒渴慕自由猶無當也是書假偵探之事隱寓自由之理光怪陸離其妙莫可言喻語曰人生不自由世寤蹈海死噫噫既因求自由而死矣安能復以自由而生耶然則是書也固天地間一大奇書矣愛自由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代售處 上海新民叢報支店及各書坊

新小說第拾貳號目錄

光緒三十年十月廿五日補印發行

◎圖畫

俄國古代風俗

韓國皇宮被火圖

◎歷史小說

痛史

第十回謝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闖河北路

第十二回盜袖鏢狄琪試本領 驗死屍縣令暗

驚心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十回老伯母強作過旋話 惡洋奴欺凌同族人

第十一回紗窗外潛身窺賊跡 房門前瞥眼睹

奇形 第十二回查私貨 匪員被累 行酒令席上

生風

◎科學小說

海底旅行 (續第 十號)

紅溪生述

第十八回縱談紅海偶露端倪 浩蕩白波又遭災

厄

◎寫情小說

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十回賣淫婦房裏一番謔浪 落難女夢中萬里

奔波 第十一回強勸酒探蓮恣放蕩 試彈琴鳳

美寄新思 第十二回酒樓中淫婦狂且恣諧謔

華筵上好徒惡女設陰謀

◎法律小說

宜春苑

無歡羨齋譯

◎探偵小說

毒蛇圈

第八回遭毒手瑞福失明 送歸人總巡遣夥 第

九回擒罪人遍搜漏屋 睹盲父驚碎芳魂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一三三

一〇三

七三

六三

三一

我佛山人

我佛山人

●社會小說……………一四五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一回亂哄哄強盜作先聲 慢悠悠閒文標引首

●第二回廣源店股東拆股 馬鞍街星士談星

●傳奇小說……………一五九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第四齣醉夢

●割記小說……………一六五

反聊齋 破 迷

失魄●狐魅●白神

●附 錄……………一六九

小說叢話



售報價目表

日本			日本 通用銀
全年 十二冊	半年 六冊	一冊	
四元	二元二角	四角	
中國及海外各埠			中國 通用銀
全年 十二冊	半年 六冊	一冊	
四元五角	二元四角	四角四分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	------	------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林

印刷者 岸太郎

發行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小說社
印刷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新◎刊◎
近世中國秘史
 ◎第◎初◎
 ◎二◎出◎
 ◎編◎現◎

一、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

毛文龍通滿洲
袁督師就其軍中斬之實千古之霹靂手也此文乃當時督師幕中

人所記用日記體紀其始末鬚眉活現讀之可浮大白

二、北使紀略

福王南渡遣左懋第
北上謁陵且通使滿洲左公卒被留不北廷之驕暴

無人理降臣之反噬無人心

繪影繪聲歷歷如見凡有血氣皆同疾首

三、風倒梧桐記

此篇專記桂王永歷一代十六年間事
也他書記載雖不少此篇乃特詳

永歷諸臣之行誼

種種誤國之原因毫無恕辭如禹鼎鑄奸魑魅罔兩無遁形矣讀此可為今日之

以愛國為口頭

禪者當頭一棒也

四、記朱一貴鄭成功

亡後五十年而朱一貴起匹夫以旬日之力略定全臺

灣且首創斷髮制

如今西式清廷合全力僅乃克之此篇即記其始末也凡萬餘言

五、記和坤

本朝盛極而衰始自乾隆而

和坤實乾隆政府代表人也中國國力

皆斲喪於其手

今搜羅官書及筆記數種詳記其出身及罪狀欲知其真相者請讀此篇

六、滿清紀事

此篇乃日本之帝國圖書館所藏

寫本未經刊行者專記洪軍事實軍中一

粵人

所記云其中多為尋常士夫所未聞見如洪氏初起歷史

錢江之上書洪氏之檄文洪氏之外

交等皆自此書乃得見之誠秘密之鴻寶也

七、續記咸同間用兵軼聞

凡

廿七篇

采近人筆記十餘種兩軍之人物之事實粲然具備得此可省學者搜討之勞

八、記錢江

錢江王佐才不見用於洪乃投清軍卒

創釐金

以滅洪清洪興亡關鍵

一重要人物也

此篇采筆記數種作錢氏

小傳至其

上太平天王萬言策

尤絕世奇文向無刻本今由

口誦傳抄得之

真獨一無二之秘笈也

九、記張汝祥

汝祥為一世大俠三刺馬執貽不動聲色而卒收成功真

虛無黨之傑物

今日人人所崇拜者也尋常傳聞於

其事

之原因及真相

頗簡略且多異詞今亦采數家筆記證以

確實之口碑

記其原委資志士效法焉

十、記曾左交惡事

曾左晚年交惡其原因甚複雜亦各持一非兩黨之言各有偏袒今

並收兩黨所記述者

列其真相俟後人評判焉

第一編再版現已出書僅增印三千部幸速購取

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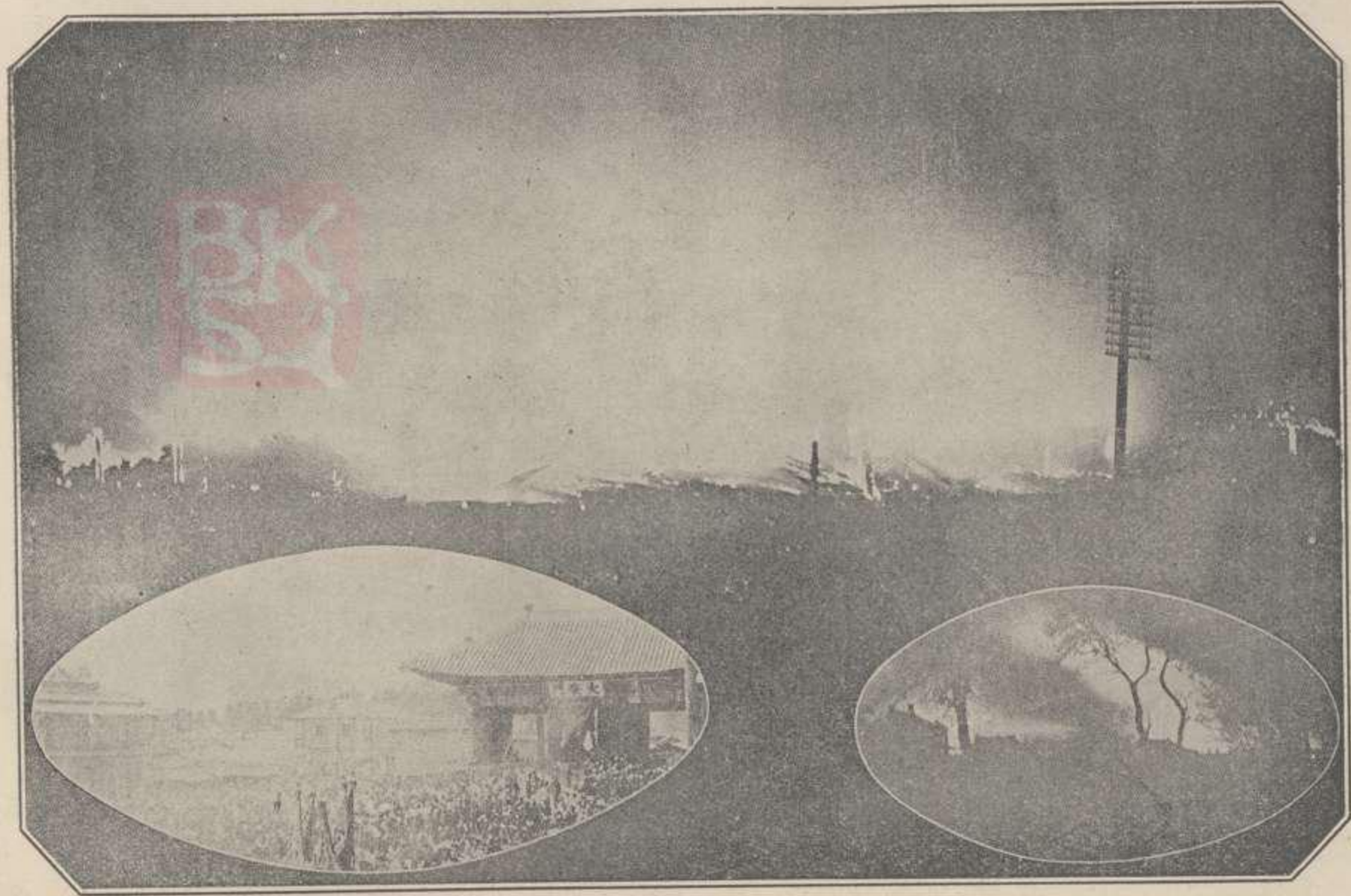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

俄國古代風俗



韓國皇宮被火圖



歷史
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十一回 謝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開河北路

却說岳忠、宗仁、胡仇、金奎四人正在那裡觀看地勢。彼此閒談。忽報山下捉住一人。裝束得不蒙不漢。請令定奪。金奎便同三人仍舊上馬。回去發落。走到大堂之上。只見仇胡堂的匾額已經卸下。另用青松翠柏。紮成攘夷會三字。掛在上面。金奎愕然。問起緣由。方知是岳忠交代手下人做的。不覺大喜。四人分賓主坐定。衆兵丁擁上一個人來。大眾舉目看時。只見那人鬚眉似雪。面目枯槁。穿着一身麻衣。足登麻履。頭戴草帽。將一把雪白頭髮。披在肩頭。手執一枝藜杖。昂然上前。金奎遠遠看見。便道。這不僧不道的。一定是個妖人。不然就是個瘋子。岳忠道。當此擾亂之時。或者是個高人。佯狂玩世。也未可定。正未可輕視。說猶未了。只見宗仁起身下座。搶步前去。對着那老人。倒身下拜。金奎等倒覺得愕然。原來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謝枋得。當下宗仁指與衆人。一一相見。金奎

先舉手謝過道。不知老先生鶴駕遠來。有失迎迓。下人無知。又多失禮。尙望恕罪。岳忠道。老先生節義凜然。久已欽佩。今日不吝塵駕。必有所見教。枋得道。國破君亡。不能補救萬一。又且喪師失地。正在不勝慚愧。不期外間反加以節義之名。真是慚愧欲死。因在福建一帶。聞得金將軍義不降元。獨在此處。佔據一方。故特冒昧到此拜謁。願聞將軍雅教。金奎道。在下。函莽無知。只知道食人之祿者。忠人之事。一向佐着呂文煥那厮。把守襄陽。當日雖然樊城已失。襄陽勢孤。然若肯死守。未必不可以待援兵。叵耐呂文煥並不集衆商議。竟就私豎降旗。那時我本待殺却那厮。據城自守。無奈降旗一豎。人心已散。殺他一人。亦屬無益。所以等他迎鬱子入城時。痛殺他一陣。逃到此地。我意摠以爲守得宋家一寸土。還有個安身之地。公蓋屢次勸我。力圖恢復。我想這是一件極難極重的事。只好做到那裡。算那裡的了。岳忠道。在下雖有此志。只是才疏學淺。年紀又輕。經練更少。今得疊山先生惠然肯來。正好商量此事。枋得這。那裡話來。豈

不聞英雄出少年。列位年力富強。正好替國家出力。老夫年來神氣昏瞶。在此苟延殘喘。天下大事。正在仰仗列位呢。老夫今日來此。有一件事奉告。亦有一件事奉託。不知可肯見聽。岳忠忙道。老先生不吝教誨。自當洗耳恭聽。枋得道。列位雄踞仙霞嶺。志圖恢復。自是可敬。老夫所奉告者。是請列位萬勿灰心。更不可輕棄此地。而且踞此一隅之地。要圖恢復萬里江山。也非三年五年可成之事。列位在此辦事順手。固是可喜可賀。萬一施展不來。可不要徒恃一己之能。金奎道。招致英雄。是我本來心願。這節自當領教。枋得道。不獨招致英雄。就可了事。最要的莫如教育後進。揀年輕有志之子弟。各盡所長。盡心教育。務必使之成材。如此。就是我一生之志。未遂將來也可繼起有人。我辦不到的。也可望後人辦到。若只知盡我之力。做將過去。有志未遂。一朝咽了氣。便以爲我一生已經盡職。未免所見太淺了。所以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句話。爲世人所最佩服。我却並不佩服。須知受人寄託。死後尙不能卸責。旣知道死後

尚不能卸責。就當立一個死仍不已的主見。若只知死而後已。則只須看見事。不就手拚了一死。博個死後榮名。試問於事有何益處。至於要做到死仍不已的地步。却除了教育後起。沒有第二個方法。此是老夫特來奉告的一件事。岳忠不禁點頭道。老先生高論。真是高深邃遠。從此當寫作座右銘。竭力做去。並當把此論傳之後世。庶幾一代辦不成之事。可望第二代。推之還可望第三第四代。胡仇忽接口道。這麼說。到了灰孫子的灰孫子一代。總有辦到之一日呢。說的大衆一笑。枋得正色道。這可也是正論。不過講到教育後起。並不是一定要教自己子孫。只要是年輕有志的。都要教起來。不必多算。一個人只要教十個。將來那十個。就可以教一百個。人材日多。那裡還有辦不到的事呢。金奎道。話雖如此。只是同在下一樣的。不過只有了幾斤蠻力。別樣學問。一點也沒有。拿甚麼去教人呢。枋得道。這是將軍過謙了。將軍有了武藝。就教武藝。等那有韜略的去教韜略。我本來說的是各盡所長去教人呀。並且還有一層。像將軍

這抗拒元兵。那一腔忠義之氣。就。很。要。拿。出。來。教。人。這。個。比。教。武。藝。教。韜。略。更。爲。要。緊。只。要。教。得。遍。地。都。是。忠。義。之。士。你。想。我。們。中。國。還。有。那。韃。子。立。脚。的。地。方。麼。金。奎。大。喜。道。我。一。向。也。不。知。甚。麼。叫。做。忠。義。只。覺。得。我。自。家。滿。肚。子。不。平。看看。我。們。好。好。的。一。座。錦。綉。江。山。怎。麼。叫。那。騷。韃。子。來。亂。糟。躪。想。到。這。裡。我。就。恨。不。能。生。吃。韃。子。的。肉。誰。知。這。點。不。平。就。叫。做。忠。義。老。先。生。這。等。說。來。那。忠。義。之。士。是。極。容。易。做。的。枋。得。道。本。來。從。古。忠。義。之。士。多。半。是。不。平。之。氣。養。成。的。施。展。在。朋。友。上。面。就。是。俠。士。施。展。在。國。家。上。面。就。是。忠。義。岳。忠。道。金。將。軍。向。來。沒。有。表。字。今。得。聞。謝。老。先。生。高。論。我。可。奉。贈。一。個。表。字。給。金。將。軍。莫。若。就。稱。做。「國。俠」罷。宗。仁。道。好。個。國。俠。除。了。金。將。軍。也。沒。人。敢。當。岳。忠。道。閒。話。少。提。請。教。謝。老。先。生。說。託。我。們。的。是。一。件。甚。麼。事。枋。得。道。老。夫。所。生。三。子。長。子。名。義。勇。不。幸。早。年。亡。故。次。子。熙。之。三。子。定。之。此。時。尚。流。落。江。西。老。夫。一。月。以。前。已。經。着。人。帶。信。去。叫。他。投。奔。金。將。軍。麾下。早。晚。聽。受。驅。策。料。想。不。日。可。到。還。求。金。將。軍。收。

納。金奎喜道。這好極了。有甚麼託不託。求不求。只叫我仙霞嶺又多兩位英雄。岳忠道。兩位公子。如果惠然肯來。在下等得以朝夕侍教。枋得搶着說道。將軍不必說此謙話。摠是氣味相投。志同道合。方纔來投奔。將來彼此有個切磋。這是老夫敢說的。說罷又回頭問宗仁。何以亦在此處。宗仁將奉詔到燕京的話。說了一遍。金奎便叫置酒。代枋得接風。枋得道。這可不必。老夫也不能多耽閣。就此要告辭了。岳忠道。老先生既然到此。何不就在此處安住幾時。枋得道。我住在此處。徒佔一席。於事無濟。倒不如仍然到外面去。明查暗訪。遇了忠義之士。英雄之流。也可以介紹他到此地來。豈非一舉兩得。岳忠道。老先生既不肯屈留。又有這番盛意。自不敢相強。但是吃杯水酒。再去不妨。枋得道。不瞞列位。說老夫慘遭世變。國破家亡。已是茹素多時了。岳忠對金奎道。我們終日酒肉。慚愧多矣。枋得道。這又是一個說法。老夫是老朽無用。論公事上面。眼看得天子蒙塵。山河破碎。不能補救萬一。論私事上面。先兄君禹。在九江就義。亡弟君

澤、君恩、君錫，都是同死國難。只有我覲然面目。偷生人世。所以食不甘味。麻衣茹素。少謝罪戾。至於列位。正當養足精神。代國家報大仇雪大恥。又豈可以我爲例呢。說罷飄然辭去。金奎等送至山下。握手而別。當下四人送過枋得。仍上山來。宗仁亦欲告別。金奎、岳忠、那裡肯放。一定留住。要把攘夷會章程議定。纔肯放行。宗仁道。此時小弟君命在身。實在不敢久留。等到過燕京。得了三宮着實消息。復過命。再來商議。岳忠道。君命固重。但以國家大事。與君命較。則君命爲輕。我等所議攘夷會。正是國家大事。縱耽閣幾天。有何妨礙。宗仁無奈。只得暫時住下。又取出盟約。請金奎存下。金奎初時不肯。宗仁再三推讓。並要將這盟主讓給金奎。岳忠道。盟約帶在身邊。本不方便。就存下何妨。盟主一層。依小弟愚見。一定是要衆位同盟公舉。宗天使也不能以一人私見。就讓了出來。不如盟主的名目。仍舊請宗天使承了。一面發信到各同盟處。知照本會基址。設在此處。以後有願入會的。都以此處爲歸宿。招接一切的事。就請金將軍擔任。

了。豈不是好。宗仁、金奎聽了。也同聲應允。大家又商量了一會。整頓山寨。操練兵馬的事。岳忠想起謝枋得之言。就挑選了十多名年紀少壯。粗知字義的兵丁。教育起來。金奎也選了二十名彪形大漢。教他們十八般武藝。宗仁、胡仇。又耽閣了一天。到了次日。一早起來。便要辭別。金奎不便強留。就在山下置酒送行。宗仁、胡仇。也不便推辭。一齊來到山下草亭之內。宗仁便不肯入席。只立飲三杯。就要上馬。因看見行酒的小廝。也都帶着刑具。宗仁更耐不住。問道。請教金將軍。這班人犯了何罪。却要他帶了刑具服役。金奎道。天使有所不知。這班都是我虜來的韃子。因爲他野心不死。恐怕他逃走去了。所以加上刑具。然而白養着他。又不值得。因此叫他服役。宗仁道。這個似乎過於殘忍了。金奎道。天使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若不殘忍他。他却要殘忍我呢。兩位此次到燕京去。留心看那韃子待我們漢人。是怎樣待法。就知道了。宗仁此時。不及多辯。同胡仇匆匆飲過三杯。大家說聲珍重。上馬向北而去。在路上曉行夜宿。自不必提。一

日行至河北地方。這裡久已被元兵陷落。一切居民。都改換了蒙古服式。蒙漢竟無可分別。只有蒙古人。不問寒暑。頸上總纏着一條狐狸尾巴。因他們生長在沙漠寒冷之地。自小就用慣了這件東西。所以到了中國。雖在夏天。熱的汗流浹背。他仍不肯解下。中國人向來用不慣。所以雖然改了蒙古裝束。頸上却還沒有這一件毛茸茸的東西。這天宗胡二人。來到河北鎮上。天已將晚。遂尋一家客寓歇下。胡仇往外散步。偶然經過一條街上。看見圍了一叢人。不知在那裡看甚麼。胡仇走上一步。分開衆人。捱進去觀看。只見兩個蒙古人。按着一個漢人。在那裡攢毆。胡仇正欲向前問時。那兩個蒙古人已經放了手。兩個人各提了一隻牛蹄。揚長的去了。那個漢人。在地下抓了起來。唧唧咕咕的低聲暗罵。胡仇把他打量一打量。這人却也生得身裁高大。氣象雄壯。只可憐已是打的遍體鱗傷了。只見他一面罵着。一面一拐一拐的向旁邊一草廬子裡去了。此時圍着的人。也都散開了。胡仇走到他舖裡。拱拱手道。借問老哥。爲何被

這兩個韃子亂打。却不還手。難道甘心願受的麼。那人聽說。把舌頭吐了一吐。道。你這個人。敢是蠻子。初到這裡來的麼。胡仇道。在下是中國人。却是甚麼蠻子。可是今日初到貴地。因見你老哥被人毆打。心有不平。所以借問一聲。又何必大驚小怪呢。那人聽說。站起來道。客官既是初到此地。請裡邊坐罷。胡仇也不謙讓。就跟他到裡間去。那人先問了胡仇姓名。然後自陳道。我姓周。沒有名字。排行第三。因此人家都叫我周老三。又因爲我開了這牛肉舖子。又叫我做牛肉老三。胡客官。你初到此地。不知此地的禁令。是以在下好意。特地招呼你一聲。你方纔在外邊說甚麼韃子。這兩個字是提也提不得的。叫他們聽見了。要拿去敲牙齒。拔舌根呢。胡仇道。我不問這些。只問你爲甚麼被他們亂打。我來得遲。並沒有看見你們起先的事。但是我看你光景。好像沒有還過手。這是甚麼意思。周老三吐舌道。還手麼。你還不知這條律例。此地新定的條例。天朝人打死漢人。照例不抵命。漢人打死天朝人。就要凌遲處死。天朝人打漢人。是無

罪的。漢人打了天朝人。就要充到甚麼烏魯木齊、烏里雅蘇臺去當苦工。你道誰還敢動手打他呢。胡仇滿腹不平。問道。難道你們就甘心忍受他麼。周老三道。就不甘心。也要忍受。忍受了。或者還可以望他們施點恩惠呢。胡仇道。這又奇了。眼見你被他打了。還有甚麼恩惠。難道你方纔是自家請他打的麼。周老三道。天下也沒有肯請別人打自家的道理。因爲這兩位兵官。到我小店裡買一斤牛肉。我因爲刀子不便。胡仇道。怎麼你開了牛肉舖子。不備刀子的麼。周老三道。你真是不懂事。這裡的規矩。十家人。共用一把刀子。倘有私置刀子的。就要抄家的呢。這一把刀子。十家人。每天輪着掌管。今天恰不在我家裡。所以要等往今天掌管的家裡去取來。方能割剖。那兩位兵官等不得。只給了我五十文錢。就要拿了一隻牛蹄去。我不合和他爭論。他就動了怒。拉我到外面去打了一頓。倒把牛蹄拿了兩隻去。五十文也不會給得一文。胡仇道。這明明是白晝橫行搶劫。還望他施甚麼恩惠呢。周老三道。我今天受了打。並沒有還手。

他明天或者想得起來。還我五十文。也未可定。這不是恩惠麼。胡仇聽得一肚子氣。却因爲要打聽他一切細情。只得按捺着無明火。又問道。他的規矩。雖然限定十家同用一把刀。你們却很不便當。不會各人自家私置一二把麼。周老三道。這個那裡使得。這裡行的是十家聯保法。有一家置了私刀時。那九家便要出首。倘不出首時。被官府查出了。十家連坐。你道誰還敢置私刀麼。胡仇道。我只藏在家裡。不拿出去。誰還知道。周老三道。到了晚上。官府要出來挨家搜查呢。搜查起來。翻箱倒匣。沒有一處不查到。那裡藏得過來。胡仇聽了。暗暗記在心上。却又問道。這鎮上有多少人家。他那裡夜夜可以查得遍。周老三道。他。不一定要查遍。今天查這幾家。明天查那幾家。有時一家連查幾夜。有時幾夜不查一次。總叫你估量不定。胡仇道。你們也一樣。是個人一樣。有志氣的。怎麼就甘心去受那騷韃子的刻薄。周老三連連搖手道。客官禁聲。這兩個字是提不得的。叫巡查的聽見了。還了得麼。這裡安撫使衙門。出了告示。要稱他們做

天朝。叫你們中國人做蠻子。胡仇大怒道。難道你不是中國人麼。周老三道。我從前本來也是中國人。此刻可入了天朝籍了。我勸你也將就點罷。做蠻子也是人。做天朝人也是人。何必一定爭甚麼中國不中國呢。此刻你就是罵盡天朝人。幫盡中國蠻子。難道那蠻子皇帝就有飯給你吃。有錢給你用麼。從古說。識時務者爲俊傑。我看客官你真是不識時務呢。胡仇聽了。一肚子沒好氣。知道這等人。猶如豬狗一般的。不可以理喻。立起來就走了。回到客店。同宗仁說知前項情事。道。旁的不打緊。只有我們的要緊東西。不能不收藏好了。不知那鞵子們。今夜查到這裡不查呢。宗仁點頭道。是此時已是黃昏時分。兩人商量把那請安表文。和自家的隨身軍器。與及金銀等物。要設法藏過。四圍看了一遍。正在無處可藏。忽聽得外面有人說話道。客人來遲了。小店都已住滿。請到別家去罷。又一個道。東邊那屋子。黑漆漆的沒有燈光。不是空着麼。一個道。那屋子住不得。那裡有大仙住着。走近門口就要頭痛的。這一句話。直刺到胡仇

耳朵裡。連忙出來一看。果然見東面一間房子。烏漆黑黑的。沒有人住。心下暗暗歡喜。等那些人走開時。回到房裡。把那要緊東西。包在一起。悄悄的拿到東邊那屋子裡來。走到門口。輕輕用手一推。却是鎖着的。門旁有個小小窗戶。再去開那窗戶時。喜得是虛掩着的。一推就開了。忙忙把那要緊東西。遞了進去。倚在窗下。仍把窗門輕輕帶上。回到房裡來。與宗仁兩個相視會意。胡仇歎道。不料此處行這般的苛政。把漢人凌虐到這步田地。還有那些人。肯低首下心去受他。真是奇事。宗仁道。豈但此處。自此往北一帶。無處不是如此。我們從此倒要十分把細呢。他到處都設了一個安撫使。這安撫使何嘗有絲毫安撫。我看倒是一個凌虐使呢。我今日聽得這裡店主說。這安撫使每夜還要選民間美女十名。去伺候他。那沒廉恥的順從了他。到明日。或後日。不定還望他賞了一二百文銅錢。放了出來。碰他高興的時候。還要叫進去。內中有兩個有點志氣的。自然抗志不從。却從沒有放出來過。不知叫他怎樣處置了。你想這還成個

世界麼。胡仇聽了。好生不平。說話之間。已交二鼓。於是安排就寢。這一夜却喜得韃子沒有查到這店裡來。不一會。宗仁先睡熟了。胡仇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坐起來側耳一聽。覺得四邊人靜。不覺陡然起了一點俠氣。悄悄起來。換上了一套夜行衣。開出房門。走到東邊那房子。開了窗戶。取出那一包東西來。散開來。取出了自己所用的一把扑刀。掛了鏢袋。取了火繩。結束停當。仍舊把東西放好。掩上窗戶。騰身一躍。只覺得滿天星斗。夜露無聲。不知胡仇要到何處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盜袖鏢狄琪試本領 驗死屍縣令暗驚心

話說胡仇當夜結束停當。佩了扑刀。帶了袖鏢袋兒。縱身上屋。四下裡一望。只見是夜月色微朦。滿天上輕雲薄霧。疏星閃閃。從雲隙裡射出光來。胡仇此時。一心只要往安撫使衙門裡去。探聽他們的舉動。到底他把我們漢人如何凌虐。好歹結果了那韃子民賊。抒抒這胸中惡氣。想罷。只望房屋高大的地方竄

去。好在他從小學就的是飛簷走壁的本領。不到三躡兩躡。早到了一所巍峨官署。胡仇心下暗想。我此番進去。是要殺人的。要探聽明白。不要誤傷了人纔好。我今日初到此地。未曾打聽得到底有幾處衙門。要是錯走了人家。豈不誤事。想罷了。躡到頭門瓦簷旁邊。一翻身撲將過去。双脚鈎住了廊簷。右手托着椽子。左手拿出火繩。幌了一幌。仰起面來一看。只見門頭上。豎的一塊白匾。寫着「欽命河北路安撫使」八個大字。暗道。不錯了。收過火繩。使一個猛虎翻身的勢子。仍舊到了屋上。走到裏面廊房頂上。往下一看。只見靜悄悄的沒有人聲。只有東邊一間。裡面有燈光人影。想來這都是不要緊的地方。我且到上房去看。想罷就從大堂頂上過去。又過了二堂。再往下一看。是一排五間的高大房屋。兩邊還有廂房。想此地是上房了。只不知那轎子住在那一間裡面。且下去看看再說。遂將身一縱。輕輕落了下來。脚尖點地。四面一望。只見東面一間。燈光最亮。走到窓下。吐出舌尖兒。將紙窓濕了。輕輕點了個窟窿。往裡一張。只

見一個老頭兒。坐在醉翁椅上打盹。還有兩個白面書生對坐着。一個低頭寫字。一個旁坐觀看。只見那寫字的放下筆來。把紙一推。說道。據我看來。這些人都是多事。此刻眼見得天命有歸的了。樂得歸化了。安享太平富貴。何必一定要姓趙的纔算皇帝呢。像文天祥、張世傑。他們倒也罷了。這一班手無寸柄的。也要出來稱甚麼英雄豪傑。想來真是獸子。他也不想。就算姓趙的仍舊做皇帝。那姓趙的那裡知道有他這麼一個人呢。一個道。可不是嗎。我先父做了一世的清官。到後來只叫賈似道一個參本。就鬧了個家散人亡。先父就在獄中不明不白的死了。這種亂世之中。還講甚麼忠臣孝子。只好到那裡是那裡的了。說話之間。那打盹的老頭兒。盹昏了。把頭往前一磕。自家嚇醒了。一個笑道。張老夫子。醒醒呀。提防刺客。胡仇聽了這話。暗暗的吃了一驚。道。奇怪。難道他知道我在外面麼。只聽得那老頭兒打了個呵欠道。不要緊。刺客在平陽。離這裡遠呢。一個道。平陽捉拿的公事已經到了這裡了。難道那刺客還不能到

麼。老頭兒道。也不要緊。那刺客不說麼。刺蒙不刺漢。我是漢人呀。並且主公今日不在家。他那裡就來呢。胡仇聽了。好不納悶。這不清不楚。沒頭沒腦的。聽了這幾句話。又是甚麼拿刺客。這刺客是說的誰呢。又說主公不在家。可見這韃子是不在家的了。我這豈不是白跑一次麼。且不管他。再到別處去看看再說。想罷一縱。又上了屋頂。重新走到外面廊房頂上。跳將下來。往東面屋子裡一張。只見兩個韃子席地而坐。當中放着一個紅坭爐子。紅紅的燒了一爐炭火。旁邊地下。放着兩段牛蹄。那韃子拿刀割下來。在炭火上燒着吃。還有兩個婦人。嬉皮笑臉的陪着。仔細看時。就是打周老三的那兩個韃子。胡仇走過門口。在門上輕輕的敲了兩下。只聽得一個韃子說道。不好了。分潤的來了。一面問道。誰呀。胡仇不則聲。又敲了兩下。裡面又道。你不答應。我開了門。摠要看見你呀。一面說着。拔去門拴。開了出來。胡仇手起刀落。只聽得呀的一聲。還沒有喊出來。早結果了。胡仇在死的身上撲將進去。把刀在那一個韃子臉上幌了一

幌當胸執着道。你要喊了。就是一刀。那韃子要掙扎時。又見他雪亮的刀在手。只得說道。不喊。不喊。請你不要動粗。有話好說。胡仇道。你家主子到那裡去了。說那韃子道。到河南路安撫使那裡祝壽去了。胡仇道。上房還有甚人。那韃子道。沒有人。太太和小少爺都沒有隨任。胡仇提起刀來。在他頸勃子上一抹。骨碌碌一顆腦袋。滾到牆下去了。看看那兩個婦人時。一個躺在地下不動。一個抖做了一團。胡仇一把頭髮提來問道。這裡囚禁女子的房屋在那裡。那婦人道。在在在在。在在。在在。胡仇道。你不要怕。在那裡。你說了。我不殺你。那婦人道。在在在花園裡。胡仇一刀。把他結果了。又把那嚇的不會動的。也賞了他一刀。四下看了。看見那一段吃不盡的牛蹄。順手拿起來。插在死韃子的頸腔裡。吹熄了燈。出了房門。縱身上屋。再到後面。望有樹木的地方竄去。到了花園。落將下去。只見四下裡都是黑越越的。那裡是囚禁女子的地方呢。摸不着頭腦。只得又騰身上屋。東張西望。忽見前面有一帶高牆。便縱身上去。往下一望。却是三間屋子。

四圍都用高牆圍住。屋子裡面。一律的燈燭輝煌。照耀如同白晝。只見一個婆子。提了一個水鉢。往後面去了。胡仇輕輕落了下去。躡足潛蹤。跟在他後面。只聽他嘴裡咕囔道。這班小孩子。沒福氣。就應該攆他出去。還他的娘。偏又囚在這裡。叫老娘當這苦差。這是那裡說起。一面咕囔着。到後面一間小屋子裡去了。又聽他道。老王婆沒有好事做。炭火也不加水。也不開了。說着又翻身出來。胡仇等在外面等他出來。迎面幌了一刀。那婆子嚇的匍的一聲。把鉢子扔了。縮做一團。抖道。大大王饒命。胡仇道。此地囚下的女子有多少。婆子道。一共有二十五個。胡仇道。監守的人有幾個。婆子道。六個。胡仇扯過他的裙來。嗤嗤的撕下了兩條。把他反綁了手脚。又撕下一塊。塞住了口。提起來。扔在一旁。方欲舉步向前邊去。忽聽見小屋子裡。有呼呼的鼾聲。走進去一看。三個老婆子。同在一個榻上。正睡熟呢。胡仇提起來。也不同他說話。一個個都綁好了。方到前面去。剛要轉彎。不期那邊一個人也轉彎過來。撲了一個滿懷。口裡嚷道。好婆

子。你去取開水。怎麼去了這半天呀。胡仇把他兜胸拿過來也綁好了。走到正屋裡去。又是一個老婆子。正在門閤上朝裡坐着呢。胡仇在他肩膀上一扳道。夜深了。請睡罷。那婆子仰面一交。看見胡仇。大驚道。你是誰。胡仇道。你不要怕。我不殺你。正要綁那婆子時。忽然裡面走出個女子來。道。怪道今夜睡不着。原來死期到了。阿彌陀佛。你們大人也肯開恩賞我們死了。快拿刀來。不要你動手。胡仇不做理會。且把婆子綁好了。提起來。覺得他身邊掉下一件東西來。胡仇也不在意。提到後面。往旁邊一扔。仍到前面來。只見那女子還站在那裡。毫無懼色。對着胡仇道。要殺拿刀來。可不許你動手。胡仇故意把刀在他臉上幌了一幌。但見他非但不退縮。倒伸長了頸。頸子迎到刀口上。來不覺暗暗欽敬道。好剛烈女子。因收住了刀。對那女子道。請教姐姐。此地共有幾位。那女子道。連我共是十九人。要殺便殺。問甚麼呢。胡仇道。在下並不是來殺姐姐們。是要來救姐姐們出去的。不知姐姐們可願意。那女子道。我不信有這等事。莫不是

奸賊又出甚法子來騙我們。胡仇道。在下是實意來救各位烈女出去的。並非奸賊所使。此刻已經將近四鼓了。姐姐們要走就快走。不要耽誤了。倒反不妙。那女子把胡仇打量一打量。翻身進去。不一會就同了七八個女子出來。都是睡眼朦朧的。胡仇道。還有呢。都叫起來同走罷。可要靜點。不要驚動了人。於是又有兩個到裡面去。把一衆都叫醒了出來。一個個却驚疑不定。內中一個道。管他甚麼呢。倘使這位真是義士。救了我們出去。自然是僥天之倖。萬一是奸賊所使的。我們左右是一死。這又何妨呢。衆人都道。有理。有理。於是胡仇翻身出來。那一班女子也爭先恐後的往外走。剛剛跨出門闥。忽然一個端了一樣硬梆梆的東西。幾乎跌了個筋斗。低頭拾起看時。却是這裡大門的鑰匙。就是方纔那婆子身上掉下來的。胡仇走到門前。看見大門鎖着。正在焦燥。那女子恰把鑰匙遞過來。胡仇開了。大衆就要出去。胡仇道。列位且慢着。等我先去找着了花園後門。再來領路。不然到了外面走散了。倒不便當。那一位先到裡面

把灯都滅了纔好。不然這一開門。燈光射了出去。就着眼了。說着去了。不一會便忽忽走來道。真是造化。後門找着了。並且是虛鎖的。又省了一翻手脚。快來罷。於是一行人悄悄的出了高牆。逕到後門而去。胡仇取下了鎖。開了門。一個個都放出去了。他却重新把門關好。上了鎖。復又回到高牆裡。也仍舊關上門。下了鎖。縱身上屋。走到大堂。落將下來。尋了一張紙柬。公案上現成有筆墨。拿火繩在紙柬上幌着。寫了「下民易虐。俠客難防」八個字。又想了一想。在後面批了兩句道。「此刀不準動。明日親來取。」將身一縱。左手扳住正梁。吐了點吐沫。把紙柬先粘在梁上。然後拔出刀來。把紙柬插住。方落下來。細細一想。諸事停當。然後再由舊路。悄悄的回到客寓。此時已初交五鼓。來到東邊房子窗下。輕輕開了窗戶。提出包裹。解下扑刀。除下鏢袋。覺得輕了。摸一摸。呀。不好了。袋裡五七支鏢。都不見了。這是幾時失去的呢。又未聽得有落地聲響。這事可煞作怪。越想越不解。不覺頓時呆了。忽聽得背後有人輕輕說道。不要着急。鏢在

這裡呢。胡仇猛回頭看時。却又不見有人。忽聽得屋頂上有微微一聲拍手響。抬頭一看。却是站着一個人。遂將身一躍。也上了去。對那人道。彼此既是同道。你何苦作弄我。那人道。你跟我來。說着將身一縱。往北去了。胡仇只得跟着去。縱過了二三十重房子。那人却跳落平地。胡仇也跟着來。走到一顆老松樹下。那人坐定。胡仇道。朋友。我的鏢是你取去的麼。那人道。你且莫問這個。你有多大本領。却去幹這個勾當。胡仇道。我並非有甚本領。不過要爲民除害。叵奈那厮不在這裡。我好歹救出了十九個節烈女子。你既說我沒有本領。足見你本領高強。敢問貴姓大名。那人道。在下姓狄。名琪。字定伯。汾洲西河人。武襄公狄青。玄孫。請問閣下貴姓。胡仇也告訴過了。又道。原來是名臣之後。失敬失敬。適間弟失去袖鏢。正在懷疑。忽聞背後有人說鏢在這裡。不知可是狄兄所爲。狄琪道。恕小弟斗胆。兄到安撫衙時。弟恰好也到。見兄跳下身去。照着牌匾。知道兄是日間未曾來探聽過的。那時弟在兄身後。就暗暗取了一枚。及至兄在書

房窗外竊聽時。弟又取了一枚。後來兄又到廊房外面探望。弟剛取得一枚。兄便過去叩門。弟又順手取了一枚。兄在高牆裡面。提那婆子到後頭時。又取了一枚。關花園後門時。又取了一枚。在大堂寫字帖時。又取了一枚。共是七枚。謹以奉還。說罷雙手遞了過去。一席話說得胡仇目定口呆。暗暗慚愧。說道。狄兄真是神技。怎麼跟了小弟一夜。小弟毫不知覺。倘蒙不棄。願爲弟子。狄琪道。那裏話來。胡兄技藝高強。不過就是老實些。只願勇往直前。未曾顧後。倘再把身後照應到了。就萬無一失了。小弟此來。還有一句話奉告。尊寓那裡藏不得軍器。這些韃子。要挨家查的。胡仇道。弟也知道。只是那間房子。說是有甚麼狐仙居住。永遠鎖着的。諒也查不到。狄琪道。在平日或者查不到。今夜胡兄鬧了這麼大事。明日那裡有不查之理。只怕糞窖也要淘淘呢。胡仇道。似此如之奈何。狄琪道。弟已算好在此。兄快去取來。包你藏得十分妥當。胡仇不敢怠慢。立刻竄到寓裡。取了包裹來。只見狄琪仍在樹下。說道。快包好了。這樹上有個鴉巢。

兩個老鴉。我已拿下來弄死了。快把包裹放在巢裡。萬無一失。胡仇聽說。就背了包裹。盤上樹去。安放停當。仍舊下來。向狄琪道謝。狄琪道。胡兄明日要到那裡去。胡仇道。弟還有一個同伴要到北邊去。又道。明夜要去取刀。明日怕不能動身。後天便取道山東路。往北去了。不知狄兄要往何處。狄琪道。弟四海爲家。行無定趾。恰纔從平陽路來。胡兄既往北行。弟明日就往南去。到河南路也鬧他一鬧。叫他們以爲刺客向南方去了。兄好放心北行。胡仇道。多謝之至。兄說從平陽來。恰纔聽得那衙門裡人說。平陽出了刺客。莫非就是狄兄。狄琪道。正是。然而未曾傷人。不過在那安撫使床前。留下一把刀罷了。胡仇道。狄兄如果南行。可投到衢州仙霞嶺。暫住幾時。遂把設立攘夷會一事。大畧告知。狄琪道。如此甚好。弟如路過那邊。一定前去。說罷握手而別。各分東西。纔行了數步。胡仇又站定了。回頭叫道。狄兄且慢。定伯兄且慢。狄琪也立定了。胡仇上前問道。萬一他明日大索起來。連鴉巢都搜到。豈不要誤事。狄琪道。不要緊。此中有個

緣故。這韃子不知那一代的祖宗親臨前敵與金兵交戰被金兵殺得大敗單人匹馬落荒而逃後來因山路崎嶇棄了馬匹走到曠野之地走不動了蹲在地下憩息可巧一隻老鴉飛下來站在他的頭上金兵遠遠望見以爲是一塊石頭就不追了他方纔得了性命從此韃子們見了老鴉就十分恭敬稱爲救命神鳥連這鴉字的諱也避了他如何敢動到鴉巢呢胡仇道如此是萬無一失的了承教承教請罷兩人分手胡仇仍竄回客寓悄悄的回房安寢此時已是天色微明胡仇鬧了一夜此時得床便睡也不知睡到甚麼時候朦朧之間只聽得宗仁叫道起來罷要趕路呢胡仇故意哼了兩聲道我昨夜只怕感冒了難過呢讓我歇歇罷又哼了兩聲仍然睡着了宗仁聽說他病了只好由他睡去胡仇這一覺睡到日高三丈方纔醒來宗仁忙問道此刻可好點麼胡仇道好點只是太晏來不及上路了宗仁道趕路不打緊只怕要弄出事來我在這裡正沒主意呢胡仇道弄出甚麼事呢宗仁道今日一早外面就哄傳起來

了。說是安撫使衙門出了刺客。殺死親兵。方纔店小二來告訴我這件事。說本鎮上各客廬。三天之內。已住之客。不准放行。未住之客。一概不准收留。要挨家搜尋呢。並且聽說街頭路口。都有兵把守。過往之人。一律要搜查呢。胡仇道。如此正好。我就在此處將養三天。宗仁把手向東邊屋子裡一指道。只是那東西怎麼得了。胡仇道。不要緊。這寓裡人多着呢。他知道是誰的。宗仁道。那裡面有請安摺子呢。一齊弄掉了。怎麼覆旨。胡仇道。不要緊。那屋裏有大仙呢。也許他們不敢搜那屋子。宗仁道。說也奇怪。你昨夜安放東西。可曾給他關上窗戶。胡仇道。關的。宗仁道。今天早起。可開了。他們嚷甚麼大仙出來了。宰了雞。點了香燭去祭。我很耽心。恐怕他們進去。見了包裹。幸而他們非但不進去。並且連窗戶裡面也不敢張一張。我纔放下心來。胡仇聽了。暗暗好笑。這明明是我五更回來時。取出包裹。忘記關上的。他偏要說大仙出來了。誰知我就是大仙呢。不說宗胡二人。悄悄私談。且說安撫使衙門。到了次日早起。一個親兵到東廊

房裡來尋他夥伴。推門進去。呀。這一嚇。非同小可。怪聲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殺了人了。登時驚動了衆人。亂闐闐都來觀看。恰好本官又不在家。只得去告稟師爺們。一時間幾位師爺都出來了。也是大家嚇了個沒有主意。一面地方上也知道了。因爲安撫衙門。出了命案。非同小可。飛也是的。去稟報縣令。縣令聞報。也嚇得魂不附體。轎子也來不及坐了。連忙叫備了馬。帶了件作扳鞍踏橈。加上三鞭。如飛的到了轅門下馬。氣喘吁吁。跑到裡面。與衆位師爺匆匆相見。便問屍首在那裡。當下就有地方引到東廊房裡來。縣令也不敢坐。就站着叫件作相驗。驗得女屍二具。男屍一具。均是被刀殺死。身首仍是相連。另男屍一具。已經身首異處。縣令逐一親身看過。看到那一具。說道。這一具是身首異處的了。既然沒了腦袋。他那頸腔子上。血肉模糊的。又是甚麼東西呢。件作聽說。蹲下來。摸了一摸。又搖了一搖。把他一拉。拉了出來。看了看。是半段牛蹄。稟道。稟老爺。這個死人。想來生前是個饞嘴的。他腦袋也沒了。缺了吃飯的傢

伙。還。要。拿。頸。腔。子。吃。牛。蹄。呢。可。是。沒。有。牙。齒。嚼。不。爛。未。曾。咽。到。肚。子。裡。去。縣。令。一。聲。喝。斷。心。下。暗。想。這。個。殺。人。的。很。是。從。容。不。迫。他。殺。了。人。還。有。這。閑。工。夫。開。這。個。心。呢。正。在。肚。子。裡。納。悶。忽。聽。得。外。面。衆。人。又。是。一。聲。怪。叫。未。知。是。何。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十回 老伯母強作週旋話 惡洋奴欺凌同族人

原來外面扞子手查着了一船私貨。爭着來報。當下述農就出去察驗。耽閣了好半天。我等久了。恐怕天晚入城不便。就先走了。從此一連六七天沒有事。這一天我正在寫好了幾封信。打算要到關上去。忽然門上的人送進來一張條子。其接過來一看。却是我伯父給我的。說已經回來了。叫我到公館裡去。我連忙袖了那幾封信。一逕到我伯父公館裡相見。我伯父先說道。你來了幾時了。可巧我不在家。這公館裡的人。却又一個都不認得你。幸而聽見說你遇見了吳繼之。招呼着你。你住在那裡。可便當麼。如果不很便當。不如搬到我公館裡罷。我說道。住在那裡很便當。繼之自己不用說了。就是他的老太太。他的夫人。也很好的。待姪兒就像自己人一般。伯父道。到底打攪人家不便。繼之今年只怕還不曾滿三十歲。他的夫人自然是年輕的。你常見麼。你雖然還是個小孩。

其意若曰不
似伯母之拒
絕我也然乎
否乎

子。然而說小也不小了。這嫌疑上面。不能不避呢。我看你還是搬到我這裡罷。我說道。現在繼之得了大關差使。不常回家。托姪兒在公館裡照應。一時似乎不便搬出來。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伯父就笑道。怎麼他把一個家託了個小孩子。我接着道。姪兒本來年輕不懂得甚麼。不過代他看家罷了。好在他三天五天摠回來一次的。現在他書啓的事。還叫姪兒辦呢。伯父好像吃驚的樣子。道。你怎麼就同他辦麼。你辦得來麼。我說道。這不過寫幾封信罷了。也沒有甚麼辦不來。伯父道。還有給上司的稟帖呢。夾單咧。雙紅咧。只怕不容易罷。我道。這不過是駢四儷六。裁剪的工夫。只要字面工整富麗。那怕不接氣也不要緊的。這更容易了。伯父道。小孩子們有多大本事。就要這麼說嘴。你在家可認真用功的讀過幾年書。我道。書是從七歲上學。一直讀的。不過就是去年耽閣下幾個月。今年也因為要出門。纔解學的。伯父道。那麼你不回去好好的讀書。將來巴個上進。却出來混甚麼。我道。這也是各人的脾氣。姪兒從小就不望這一

已忘此吾家
千里駒之言
耶

條路走。不知怎麼的。這一路的聰明也沒有。先生出了題目。要作八股。姪兒先就頭大了。偶然學着對個策。做篇論。那還覺得活潑些。或者作個詞章。也可以陶寫陶寫自己的性情。伯父正要說話。只見一個丫頭出來說道。太太請姪少爺進去見見。伯父就領了我到上房裡去。我便拜見伯母。伯母道。姪少爺前回到了。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本來很應該請到這裡來住的。因為我們雖然是至親。却從來沒有見過。這裡南京是有名的「南京拐子」。稀奇古怪的光棍撞騙。多得很呢。我又是個女流。知道是冒名來的不是。所以不敢招接。此刻聽說有個姓吳的朋友招呼你。這也很好。你此刻身子好麼。你出門的時候。你母親好麼。自從你祖老太爺過身之後。你母親就跟着你老人家運靈柩回家鄉去。從此我們妯娌就沒有見過了。那時候還沒有你呢。此刻算算。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你此刻打算多早晚回去呢。「我還沒有回答。伯父先說道。」此刻吳繼之請了他做書啓。一時只怕不見得回去呢。伯母道。那很好了。我們也可以常見

此時略有閱歷略解人情矣

見出門的人。見個同鄉也是好的。不要說自己入了。不知可有多少束修。我說道。還沒有知道呢。雖然辦了個把月。因爲……一這裡我本來要說。因爲借了繼之銀子寄回去。恐怕他先要將束修扣還的話。忽然一想。這句話且不要提起的好。因改口說道。『因爲沒有甚用錢的去處。所以姪兒未曾支過。』伯父道。你此刻有事麼。我道。到關上去。有點事。伯父道。那麼你先去罷。的日早起再來。我有話給你說。我聽說就辭了出來。騎馬到關上去。走到關上時。誰知簽押房鎖了。我就到述農旁裡去坐。問起述農。纔知道繼之回公館去了。我道。繼翁向來出去。是不鎖門的。何以今日忽然上了鎖呢。述農道。聽見說昨日丟了甚麼東西呢。問他是甚麼東西。他却不肯說。說着取過一疊報紙來。檢出一張滬報給我看。原來前幾天我作的那三首成婦詞。已經登上去了。我便問道。這一定是閣下寄去的。何必呢。述農笑道。又何必不寄去呢。這等佳作。讓大家看看也好。今天沒有事。我們擬個題目。再作兩首好麼。我道。這會可沒有這個興致。而

且也不敢在班門弄斧。還是閒談談罷。那天談那位摠巡的小姐。這沒有說完。到底後來怎樣呢。述農笑道。你只管歡喜聽這些故事。你好好的請我一請。我便多說些給你聽。」說着用手在肚子上拍了一拍道。我這裡面。故事多着呢。我道。幾時拿了薪水。自然要請請你。此刻請你先把那未完的卷來完了纔好。不然我肚子裡怪悶的。述農道。呀！是呀。昨天就發過薪水了。你的還沒有拿麼。說着就叫底下人到帳房去取。去了一會。回來說道。吳老爺拿進城去了。述農又笑道。今天吃你的不成功。只好等下次的了。我道。明後天出城。一定請你。只求你先把那件事說完了。述農道。我那天說到甚麼地方。也忘記了。你得要提我一提。我道。你說到甚麼那摠巡的太太。叫人到嘉定去尋那個轎班呢。又說出了甚麼事了。述農道。哦！是了。尋到嘉定去。誰知那轎班却做了和尚了。好容易纔說得他肯還俗。仍舊回到上海。養了幾個月的頭髮。那位太太也不由得摠巡做主。硬把這位小姐許配了他。又拿他自家的私蓄銀。托他的舅爺。

也可謂有情

人成了眷屬
矣一笑

同他女婿捐了個把摠。還逼着那摠巡。叫他同女婿謀差事。那摠巡只怕是一位懼內的。奉了閩令。不敢有違。就同他謀了個看城門的差事。此刻只怕還當着這個差呢。看着是看城門的一件小事。那東洋照會的出息也不少呢。這件事我就此說完了。要我再添些出來。可添不得了。我道。說是說完了。只是甚麼東洋照會。我可不懂。還要請教。述農又笑道。我不合隨口帶說了這麼一句話。又惹起你的麻煩。這東洋照會。是上海的一句土談。晚上關了城門之後。照例是有公事的人要出進。必要有了照會。或者有了對牌。纔可以開門。上海却不是這樣。只要有了一角小洋錢。就可以開得。却又隔着兩扇門。不便彰明較著的大聲說是送錢來。所以嘴裡還是說照會。等看門的人走到門裡時。就把一角小洋錢在門縫裡遞了進去。馬上就開了。因爲上海通行的是日本小洋錢。所以就叫他做東洋照會。我聽了這纔明白。因又問道。你說故事多得很。何不再講些聽聽呢。述農道。你又來了。這沒頭沒腦的叫我從那裡說起。這個除非

二十年前上
海通行日本
小銀元也

一味胡纏真
是孩子氣

是偶然提到了。纔想得着呀。我說道。你只在上海城裡城外的事想去。或者官場上面。或者外國人上面。摠有想得着的。述農道。一時之間。委實想不起來。以後我想起了。用紙筆記來。等你來了就說罷。我道。我摠不信一件也想不起。不過你有意吝教罷了。述農被我纏不過。只得低下頭去想。一會道。大海撈針似的。那裡想得起來。我道。我想那轎班忽然做了把摠。一定是有笑話的。述農拍手道。有的。可不是這個把摠。另外一個把摠。我就說了這個來搪塞罷。有一個把摠。在吳淞甚麼營裡面。當一個甚麼小小的差事。一個月也不過幾兩銀子。一天不知爲了甚麼事。得罪了一個哨官。這哨官是個守備。這守備因爲那把摠得罪了他。他就在營官面前說了他一大套壞話。營官信了一面之詞。就把那把摠的差事撤了。那把摠沒了差事。流離浪蕩的沒處投奔。後來到了上海。恰好巡捕房招巡捕。他便去投充巡捕。果然選上了。每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食。倒也同在營裡差不多。有一天窰家路窄。這一位守備。不知爲了甚麼事。

本來未曾犯
法不過結下
私仇而已

到上海來了。在馬路上大聲叫東洋車。被他看見了。真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正要想法子尋他的事。恰好他在那裡大聲叫車。便走上去用手中的木棍。在他身上狠狠的打了兩下。大喝道。你知道租界的規矩麼。在這裡大呼小叫。你只怕要吃外國官司呢。守備回頭一看。見是仇人。也耐不住道。甚麼規矩不規矩。你也得要好好好的關照。怎麼就動手打人。巡捕道。你再說。請你到巡捕房去。守備道。我又不曾犯法。就到巡捕房裡怕甚麼。巡捕聽說。就上前一把辮子。拖了要去。那守備未免掙扎了幾下。那巡捕就趁勢把自己號衣撕破了一塊。一路上拖着他走。又把他的長衫褌了下來。摔在路旁。到得巡捕房時。只說他在當馬路小便。我去禁止。他就打起我來。把號衣也撕破了。那守備要開口分辯。被一個外國人過來。沒頭沒腦的打了兩個巴掌。你想外國人又不是包龍圖。況且又不懂中國話。自然就中了他的膚受之愆了。不由分說。就把這守備關起來。恰好第二天是禮拜。第三天接着又是中國皇帝的萬壽。會審公堂照例

此會審委員
小照也

藉異族之勢
力以欺凌同
族者衆矣寧
獨此把摠已
耶嗚呼

停審。可憐他白白的在巡捕房裡面關了幾天。好容易盼到那天要解公堂了。他滿望公堂上面到底有個中國官可以說得明白。就好一五一十的伸訴了。誰知上得公堂時只見那把摠升了巡捕的上堂說了一遍。仍然說是被他撕破號衣堂上的中國官也不問一句話便判了打一百板押十四天。他還要伸說時已經有兩個差人過來不由分說拉了下去送到班房裡面。他心中還想道。原來說打一百板是不打的。這也罷了。誰知到了下午三點鐘時候說是坐晚堂了。兩個差人來拖了就走。到得堂上不由分說的劈劈拍拍打了一百板。打得鮮血淋漓。就有一個巡捕上來拖了下去。上了手銬。押送到巡捕房裡。足足的監禁了十四天。又帶到公堂過了一堂。方纔放了。你說巡捕的氣燄可怕不可怕呢。我說道。外國人不懂話。受了他那膚受之愆。且不必說。那公堂上的問官。他是個中國人。也應該問個明白。何以也這樣一問也不問。就判斷了呢。述農道。這裡面有兩層道理。一層是上海租界的官司。除非認真的一件大事。

豈但這一樁

只爲飯碗起見可發一嘆

方纔有兩面審問的。其餘打架細故。非但不問被告。並且連原告也不問。只憑着包探巡捕的話。就算了他的意思。還以爲那包探巡捕是辦公的人。一定公正的呢。那裡知道。就有這把摠升巡捕的那一樁。前情後節呢。第二層。這會審公堂的華官。雖然擔着個會審的名目。其實猶如木偶一般。見了外國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國人。外國人告訴了上司。撒了差。磕碎了飯碗。所以平日問案。外國人說甚麼就是甚麼。這巡捕是外國人用的。他平日見了也要帶三分懼怕。何況這回巡捕做了原告。自然不問青紅皂白。要懲辦被告了。我正要再往下追問時。繼之打發人送條子來。叫我進城。說有要事商量。我只得別過述農。進城而去。正是

適聞海上稱奇事。又歷城中傀儡場。

未知進城後有甚麼要事。且待下回再說。

下半回寫上海會審公堂。如神禹鼎。如照妖鏡。雖以西洋攝影術攝之。不能

如此形容盡致也。雖然此特其一部分耳。千奇百怪之現狀。苟爲之特立一傳。吾恐南山之竹爲之罄也。

第十一回 紗窗外潛身窺賊迹 房門前瞥眼睹奇形

平平淡淡寫來。內中自有多少怪狀。令讀者自己去想像。蓋至此方了結。第四回事也。

當下我別過述農。騎馬進城。路過那苟公館門首。只見他大開中門。門外有許多馬匹。街上堆了不少的爆竹紙。那爆竹還在那裡放個不住。心中暗想莫非辦甚麼喜事。然而上半天何以不見動靜。繼之家本來同他也有點往來。何以並未見有帖子。一路狐疑着回去。要問繼之。偏偏繼之又出門拜客去了。從日落西山。等到上燈時候。方纔回來。一見了我。便說道。我說你出城。我進城。大家都走的是這條路。何以不遇見呢。原來你到你令伯那裡去過一次。所以相左了。我道。大哥怎麼就知道了。繼之道。我回來了不多一會。你令伯就來拜我。談了好半天纔去。我恐怕明日一早要到關上去。有幾天不得進城。不能回拜他。所以他走了。我寫了個條子請你進城。一面就先去回拜了他。談到此刻纔散。

官場緜節真

是可厭

光緒壬午癸
未間上海確
有此風
近且有以金
爲之者矣

我道。這個可謂長談了。繼之道。他的脾氣。同我們兩樣。同他談天。不過東拉拉。西拉拉。罷了。他是個風流隊裡的人物。年紀雖然大了。興致却還不減呢。這回。到通州勘荒去。你道他怎麼個勘法。他到通州。只住了五天。拜了拜本州。就到上海去。頑了這多少日子。等到回來時。又攏那裡一攏。就回來了。方纔同我談了半天。上海的風景。真是愈出愈奇了。大凡女子媚人。總是借助脂粉。誰知上海的娘子。近來大行帶墨晶眼鏡。你想這杏臉桃腮。上面加上兩片墨黑的東西。有甚麼好看呢。還有一層。聽說水煙筒都是用銀子打造的。這不是浪費得無謂麼。我道。這個不關我們的事。也不是我們浪費。不必談他。那苟公館。今天不知有甚麼喜事。我們這裡有帖子沒有。要應酬他不要。繼之道。甚麼喜事。豈但應酬他。而且錢也借去用了。今日委了營務處的差使。打發人到我這裡來。借了五十元銀。去做札費。我已經差帖道喜去了。我道。札費也用不着這些呀。繼之道。雖然未見得都做了札費。然而格外多賞些。摔潤牌子。也是他們旗人。

的常事。我道。得個把差使。就這麼張揚。放那許爆竹。也是無謂得很。今天我回來時。幾乎把我的馬嚇溜了。幸而近來騎慣了。還勒得住。繼之道。這放爆竹是湖南的風氣。這裡湖南人住的多了。這風氣就傳染開來了。我今天急於要見你。要託你暗中代我查一件事。可先同你說明白了。我並不是要追究東西。不過要查出這個家賊。開除了他罷了。我道。是呀。今天我到關上去。聽見說大哥丢了甚麼東西。繼之道。並不是甚麼很值錢的東西。是失了一個龍珠表。這表也不知他出在那一國。可是初次運到中國的。就同一顆水晶球一般。只有核桃般大。我在官廳上面。見同寅的有這麼一個。我就託人到上海去帶了一個來。只值得十多元銀子。本來不甚可惜。只是我又配上一顆雲南黑銅的表墜。這黑銅雖然不知道值錢不值錢。却是一件稀罕東西。而且那工作十分精細。也不知他是彫的。還是鑄的。是杏仁般大的一個彌勒佛像。鬚眉畢現的。很是可愛。我道。彌勒佛沒有鬚的。繼之道。不過是這麼一句話。說他精細罷了。你不

要挑眼兒取笑。我道。這個不必查。一定是一個饞嘴的人偷的。繼之怔了一怔。道。怎見得。我道。大哥不說麼。表像核桃。表墜像杏仁。那表鍊一定像粉條兒的。他不是饞嘴貪吃偷來做甚麼呢。繼之笑了笑。道。不要只管取笑。我們且說正經話。我所用的人都是舊人。用上幾年的了。向來知道是靠得住的。只有一個王富。一個李升。一個周福。是新近用的。都在關上。你代我留心體察着。看是那一個。我好開除了他。我想了一想。道。這是一個難題目。我查只管去查。可是不能限定日子的。繼之道。這個自然。正說着話時。門上送進來一分帖子。一封信。繼之只看了看信面。就遞給我。我接來一看。原來是我伯父的信。拆開看時。上面寫着。明日申刻。請繼之吃飯。務必邀到。不可有誤云云。繼之對我道。令伯又來同我客氣了。我道。吃頓把飯。也不算甚麼客氣。繼之道。這麼着。我明日索性不到關上去了。省得兩邊跑。明日你且去一次。看看有甚麼動靜沒有。我答應了。繼之就到上房裡去。拿了一根鑰匙出來。交給我道。這是押房鑰匙。你先帶

今日何處有
此鮑叔
借與苟才的
何如一笑

着。恐怕到那邊有甚麼公事。又拿過一封銀子來道。這裡是五十兩。內中二十兩是我送你的束修。帳房裡的贏餘。本來是要到節下算的。我恐怕你又要寄家用。又要添補些甚麼東西。二十兩不夠。所以同他們先取了三十兩來。付了你的帳。到了節下再算清帳就是了。你下次到關上去。也到帳房裡走走。不要掛了你的名字。你一到也不到。我道。我此刻用不了這些。前回借大哥的。請先扣了去。繼之道。這個且慢着。你說用不了這些。我可也還不等這個用呢。我道。只是我的脾氣。欠着人家的錢。很不安的。繼之道。你欠了人家的錢。只管去不安。欠了我的錢。用不着不安。老實對你說。同我彀不上交情的。我一文也不肯借。彀得上交情的。我借了。就當送了。除非那人果然十分豐足了。有餘錢還我。我纔受呢。我聽了。不便再推辭。只得收過了。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梳洗過後。我就帶了鑰匙。先到伯父公館裡去。誰知還沒有起來。我在客堂裡坐等了好半天。纔見一個丫頭出來。說太太請姪少爺。我進去見過伯母。談了些家常話。等

此所謂家庭
專制

虧他如何說
出來

承情之至

到十點多鐘。我實在等不及了。恐怕關上有事。正要先走。我伯父却醒了。叫我再等一等。我只得又留住。等伯父起來。洗過了臉。吃了一會水烟。又吃了點心。叫我同到書房裡去。在煙床睡下。早有家人裝好了一口烟。伯父取過來吸了。方慢慢的起來。在書桌抽屜裏面。取出一包銀子道。你母親的銀子。只有二千存在上海。五釐週息。一年恰好一百兩的利錢。取來了。我到上海去取來往的盤纏。用了二十兩。這裡八十兩。你先寄回去罷。還有那三千兩。是我一個朋友「王姐香」借了去用的。說過也是五釐週息。但是姐香現在湖南。等我寫信去取了來。再交給你罷。我接過了銀子。告知關上有事。要早些去。伯父問道。繼之今日來麼。我道來的。今天他不到關上去。也是爲的晚上要赴這個席。伯父道。這也是爲你的事。他照應了你。我不能不請請他。你有事先去罷。我就辭了出來。急急的僱了一匹馬。加上幾鞭。趕到關上。午飯已經吃過了。我開了簽押房門。叫廚房再開上飯來。一面請文述農來談天。誰知他此刻公事忙。不得個空。

我吃過了飯。見沒有人來回公事。因想起繼之託我查察的事情。這件事沒頭沒腦的。不知從那裡查起。想了一會法子。取出那八十兩銀子。放在公事桌上。把房門虛掩起來。繞到簽押房後面的夾衖裡後窓外面。立在一個裡面。看不見外面。外面却張得見裡面的地方。在那裡偷看。這也不過是我一點妄想。想看有人來偷沒有。看了許久。不見有人來偷。我想這樣試法。兩條腿都站直了。只怕還試不出來呢。正想走開。忽聽得着的一聲門响。有人進去了。我留心一看。正是那個周福。只見他走進房時。四下裡一望。嘴裡說道。又沒有人了。一回頭。看見桌上那一包銀子。拿在手裏顛了一顛。把舌頭吐了一吐。伸手去開那抽屜。誰知都是鎖着的。他又去開了書櫃。把那一包銀子。放在書櫃裡面。關好了。又四下裡望了一望。然後出去。把房門倒掩上了。我心中暗暗想道。起先見他的情形。很像是賊。誰知倒不是賊。於是繞了出來。走過一個房門口。聽見裏面有人說話。這個房住的是一個同事。姓畢。表字鏡江。我因為聽見說話聲音。

無意中往裡面一望。只見鏡江同着一個穿短衣赤脚的粗人。在那裡下象棋。那粗人手裡還拿着一根尺把長的旱烟筒。在那裡吸着烟。我心中暗暗稱奇。不便去招呼他。順着脚步。走回簽押房。只見周福在房門口的一張板凳上坐着。見我來了。就站起來。說道。師爺下次要出去。請把門房鎖了。不然。丟了東西。是小的們的干紀。他一面說。我一面走到房裏。他也跟了進來。又說道。丟了東西。老爺又不查的。這個最難爲情。我笑道。查不查有甚麼難爲情。周福道。不是這麼說。倘是丟了東西。馬上就查查明白了。是誰偷的。就懲治了誰。那不是偷東西的。自然心安了。此刻老爺一概不查。只說丟了就算了。這自然是老爺的寬洪大量。但是那偷東西的心中。暗暗歡喜。那不是偷東西的。倒懷着鬼胎。不知主人疑心的是誰。並且同事當中。除了那個真是做賊的。大家都是你疑我。我疑你。這不是不安麼。我道。查是要查的。不過暗暗的查罷了。並且老爺雖然不查。你們也好查的。查着了真贓。還有得賞呢。周福道。賞是不敢望。不過查

確有此情理

着了。可以明明心迹罷了。我道。那麼你們凡是自問不是做賊的。都去暗暗的查來。但是不可張揚。把那做賊的先嚇跑了。周福答了兩個是字。要退出去。又止住了脚步。說道。小的纔剛進來。看見書桌上有一封銀子。已經放在書櫃裏面了。我道。我知道了！畢師爺那房裏。有一個很奇怪的人。你去看看是誰。周福答應着去了。恰好述農公事完了。到這裏來坐。一進房門便道。你真是信人。今天就來請我了。我道。今天還來不及呢。一會我就要進城了。述農笑道。取笑罷了。難道真要你請麼。我道。我要求你說故事。只好請你。剛說到這裏。周福來了。說道。並沒有甚麼奇怪人。只有一個挑水夫阿三在那裏。我問道。在那裏做甚麼。周福道。好像剛下完了象棋的樣子。在那裏收棋子呢。說完退了出去。述農便問甚麼事。我把畢鏡江房裏的人說了。述農道。他向來只同那些人招接。我道。這又爲甚麼。述農道。你算得要管閒事的了。怎麼這個也不知道。我道。我只歡喜打聽那古怪的事。閒事是不管的。你這麼一說。這裏面一定又有甚麼

蹣蹣的了。倒要請教請教。述農道。這也沒有甚麼蹣蹣，不過他出身微賤。聽說還是個王八。所以沒有甚人去理他。就是二爺們見了他也避的。所以他只好去結交些燒火挑水的了。我道。繼翁爲甚用了這等人。述農道。繼翁何嘗要用他。因爲他弄了情面荐來的。沒奈何給他四吊錢一個月的乾修罷了。他連字也不識。能辦甚麼事。要用他。我道。他是誰荐的。述農道。這個我也不甚了利。你問繼翁去。你每每見了我。就要我說故事。我昨夜窮思極想的。想了兩件事。一件是我親眼看見的實事。一件是相傳說着笑的。我也不知是實事還是故意造出來笑的。我此刻先把這個給你說了。可見得我們就這大關的事。不是好事。我這當督扞的。還是衆怨之的呢。我聽了大喜。連忙就請他說。述農果然不慌不忙的說出兩件事來。正是

過來人具廣長舌。揮塵間登說法臺。

未知述農說的到底是甚麼事。且待下回再記。

欲寫汪子存先寫畢鏡江。欲寫畢鏡江歷史。先寫畢鏡江交友。究竟其人如何。既然是個王八。何以又爲他費筆墨。令人急欲追求。却又霎時勒住。詭秘如是。不怕閱者納悶耶。

第十二回 查私貨關員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風

且說我當下聽得述農說有兩件故事。要說給我聽。不勝之喜。便凝神屏息的聽他說來。只聽他說道。有一個私販。專門販土。資本又不大。每次不過販一兩隻。裝在罈子裏面。封了口。粘了茶食店的招紙。當做食物之類。所過關卡。自然不留心了。然而做多了。總是要敗露的。這一次被關上知道了。對他的貨充了公。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過了幾天。他又來了。依然帶了這麼一罈。被巡丁們看見了。又當是私土。上前取了過來。他就逃走了。這巡丁捧了罈子。到師爺那裏去獻功。師爺見又有了充公的土了。正好拿來煮烟。歡歡喜喜的親手來開這罈子。誰知這回不是土了。這一打開。裏面跳出了無數的蚱蜢來。却又

充公之土師爺却拿來煮烟充公之貨物大都如是矣

臭、惡、異、常。原、來、是、一、罈、子、糞、水。又、裝、了、成、千、的、蚱、蟻。登、時、鬧、得、臭、氣、薰、天。大、家、躲、避、不、及。這、蚱、蟻、又、是、飛、來、跳、去、的。鬧、到、滿、屋、子、沒、有、一、處、不、是、糞、花。你、道、好、笑、不、好、笑、呢。我、道。這、個、我、也、曾、聽、見、人、家、說、過。只、怕、是、個、笑、話、罷、了。述、農、道。還、有、一、件、事。是、我、親、眼、見、的。幸、而、我、未、曾、經、手。唉、真、是、人、心、不、古。詭、變、百、出。令、人、意、料、不、到、的、事。儘、多、着、呢。那、年、我、在、福、建。也、是、就、關、上、的、事。那、回、我、是、辦、帳、房。生、了、病。有、十、來、天、沒、有、起、床。在、我、病、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眼、線。報、說、有、一、宗、私、貨。明、日、過、關。這、貨、是、一、大、宗、珍、珠、玉、石。却、放、在、棺、材、裏、面。裝、做、扶、喪、模、樣。燈、籠、是、姓、甚、麼、的。甚、麼、銜、牌。甚、麼、職、事。幾、個、孝、子。一、一、都、說、得、明、明、白、白。大、家、因、爲、這、件、事、情、重、大。查、起、來、是、要、開、棺、的。回、明、了、委、員。大、衆、量、商。那、眼、線、又、一、口、說、定、是、私、貨、無、疑。自、家、肯、把、身、子、押、在、這、裏。委、員、便、留、住、他。明、日、好、做、個、見、証。到、了、明、天。大、家、終、日、的、留、心。果、然、下、午、時、候。有、一、家、出、殯、的、經、過。所、有、銜、牌、職、事、孝、子、燈、籠、就、同、那、眼、線、說、的、一、般、無、二。大、家、就、把、他、扣、住、了。說、他、棺、材、裏、是、

送糞水蚱蟻
的登時跑了
此人却反肯
自己作押各
盡妙用

你須知他故
作蹺蹊也

處處都是蹺
蹊可謂極盡
做作之能

私貨。那孝子又驚又怒。說怎見得我是私貨。此時委員也出來了。大家圍着商量。說有甚法子。可以察驗出來呢。除了開棺。再沒有法子。委員問那孝子。棺材裏到底是甚麼東西。那孝子道。是我父親的屍首。問此刻要送到那裏去。說要運回原籍去。問幾時死的。說昨日死的。委員道。既是在這裡作客身故。多少總有點後事。要料理。怎麼馬上就可以運回原籍。這裡面一定有點蹺蹊。不開棺驗過。萬不能明白。那孝子大驚道。開棺見屍。是有罪的。你們怎麼仗着官勢。這樣橫行起來。此時大衆聽了委員的話。都道有理。都主張着開棺查驗。委員也喝叫開棺。那孝子却抱着棺材號啼大哭起來。內中有一個同事是極細心的。看那孝子嘴裏雖然嚷着像哭。眼睛裡却沒有一點眼淚。越發料定是私貨。無疑。當時巡丁扞子手。七手八脚的。拿斧子、劈柴刀。把棺材劈開了。一看。嚇得大衆面無人色。那裡是甚麼私貨。分明是直挺挺的睡着一個死人。那孝子便走過來。一把扭住了委員。要同他去見上官。不由分說。拉了就走。幸得人多攔住。

了。然而大家終是手足無措的急尋那眼線的不提防被他逃走了。這裡便鬧到一個天翻地覆。從這天下午起足足鬧到次日黎明時候方纔說妥當了。同他另外買過上好棺材重新收殮。委員具了素服祭過。另外又賠了他五千兩銀子。這纔了事。却從這一回之後一連幾天都有棺材出口。我們是個驚弓之鳥。那裡還敢過問。其實我看以後那些多是私貨呢。他這法子想得真好。先拿一個真屍首來叫你開了鬧了事。吃了虧自然不敢再多事。他這纔認真的運起私貨來。我道這個人也太傷天害理了。怎麼拿他老子的屍首暴露一番來做這個勾當。述農道你是真笨。是假笨。這個何嘗是他老子不知他在那裡弄來一個死叫化子罷了。當下又談了一番別話。我見天色不早了。要進城去。剛出了大門。只見那挑水阿三提了一個畫眉籠子走進來。我便叫住了問道。這是誰養的。阿三道剛纔買來的。是一個人家的東西。因為等錢用。連籠子兩吊錢就買了來。到雀子鋪裏去買。四吊還不肯呢。我道是你買的麼。阿三道不

是。是畢師爺叫買的。說罷去了。我一路暗想。這個人只賺得四吊錢一月。却拿兩吊錢去買這不相干的頑意兒。真是嗜好太深了。回到家時。天已將黑。繼之已經到我伯父處去了。留下話。叫我回來了就去。我到房裏。把八十兩銀子放好。要水洗了臉纔去。到得那邊時。客已差不多齊了。除了繼之之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首府的刑名老夫子。叫做「鄺士圖」。一個是督署文巡捕。叫做「濮固修」。大家相讓。分坐寒暄。不必細表。又坐了許久。家人來報。苟大人到了。原來今日請的也有他。只見那苟才穿着衣冠。跨了進來。便拱着手道。對不住。對不住。到遲了。有勞久候了。兄弟今兒要上轅去謝委。又要到差。拜同寅。還要拜客謝步。整整的忙了一天兒。又對繼之連連拱手道。方纔親到公館裏去拜謝。那兒知道繼翁先到這兒來了。昨天費心得狠。繼之還沒有回答他。他便回過臉來。對着固修拱手道。到了許久了。又對士圖道。久違得很。久違得很。又對着我拱着手。一連說了六七個請字。然後對我伯父拱手道。昨兒勞了駕。今

你看只有他
 一個忙人
 苟才嘴裡是
 一片京腔叨
 叨不斷可謂
 入門下馬氣
 如虹

兒又來奉擾。不安得很。伯父讓他坐下。大眾也都坐下。送過茶。大眾又同聲讓他寬衣。就有他的底下人拿了小帽子過來。他自己把大帽子除下。又卸了朝珠。寬去外褂。把那腰帶上面滴溜打拉配帶的東西卸了下來。解了腰帶。換上一件一裏圓的袍子。又束好帶子。穿上一件巴圖魯坎肩兒。在底下人手裏。拿過小帽子來。那底下人便遞起一面小小鏡子。只見他對着鏡子來戴小帽子。戴好了。又照了一照。方纔坐下。便問我伯父道。今兒請的是幾位客呀。我簡直的沒瞧見知單。我伯父道。就是幾位。沒有外客。苟才道。呀。咱們都是熟人。何必又鬧這個呢。我伯父道。一來爲給大人賀喜。二來因爲「說到這裏。就指着我」道。繼翁招呼了舍姪。借此也謝謝繼翁。苟才道。哦！這位是令姪麼。英偉得很。英偉得很。你臺甫呀。今年貴庚多少了。繼翁。你請他辦甚麼呢。繼翁之道。辦書啓。苟才道。這不容易辦呀。繼翁。你是向來講究筆墨的。你請到他。這是一定高明的了。真是後生可畏。」又捋了捋他的那八字鬚子道。像我們是老大徒傷的

得了差使所以格外高興也

此是對鏡戴帽之故

如此大事只談了幾句便還到飲宴上來中國人不解愛國此是一影子

了。「又扭轉頭來對着我伯父道。」子翁。你不要見棄的話。只怕還是小阮賢於大阮呢。說着又呵呵大笑起來。當下滿座之中。只聽見他一個人在那裡說話。如瓶瀉水一般。他問了我臺甫貴庚。我也來不及答應他。就是答應他。他也來不及聽見。只管嘖嘖叨叨的說個不斷。一會兒酒席擺好了。大眾相讓坐下。我留心打量他。只見他生得一張白臉。兩撇黑鬚。小帽子上綴着一塊蠶豆大的天藍寶石。又拿珠子盤了一朵蘭花。燈光底下。也辨不出他是真的。是假的。只見他問固修道。今天上頭有甚麼新聞麼。固修道。今天沒甚事。昨天接着電報。說馭遠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見敵船。兩下開仗。被敵船打沈了。苟才吐了吐舌頭道。這還了得。馬江的事情。到底怎樣。有個實信麼。固修道。敗仗是敗定了。聽說船政局也毀了。但是又有一說。說法蘭西的水師提督「孤拔」也叫我們打死了。此刻又聽見說福建的同鄉京官。聯名參那位欽差呢。說話之間。酒過三巡。苟才高興要豁拳。繼之道。豁拳沒甚趣味。又傷氣。我那裡有一個酒籌。是朋

二吾猶不足
其貪可知

偏是刑名老
夫子掣了個
刑罰不中調
侃不少

友新製。送給我的。上面都是四書句。隨意掣出一根來。看是甚麼句子。該誰吃。就是誰吃。這不有趣麼。大家都道。這個有趣。又省事。繼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來。原來是一個小小的象牙筒。裏面插着幾十枝象牙籌。繼之接過來。遞給苟才道。請大人先掣。苟才也不推辭。接在手裏。搖了兩搖。掣了一枝道。我看該敬到誰去喝。說罷仔細一看。道。呀。不好。不好。繼翁。你這是作弄我。不算數。不算數。繼之忙在他手裏拿過那根籌來一看。我也在旁邊看了一眼。原來上面刻着「二吾猶不足」一句。下面又刻着一行小字道。「掣此簽者。自飲三杯。」繼之道。好個二吾猶不足。自然該吃三杯了。這副酒籌。只有這一句最傳神。大人不可不賞三杯。苟才只得照吃了。把籌筒遞給下首酈士圖。士圖接過。順手掣了一根。念道。「刑罰不中。」量最淺者一大杯。」座中只有濮固修酒量最淺。幾乎滴酒不沾的。衆人都請他吃。固修搖頭道。這酒籌太會作弄人了。說罷攢着眉頭。吃了一口。衆人不便勉強。只得算了。士圖下首便是主位。我伯父掣了一根。

是主人應有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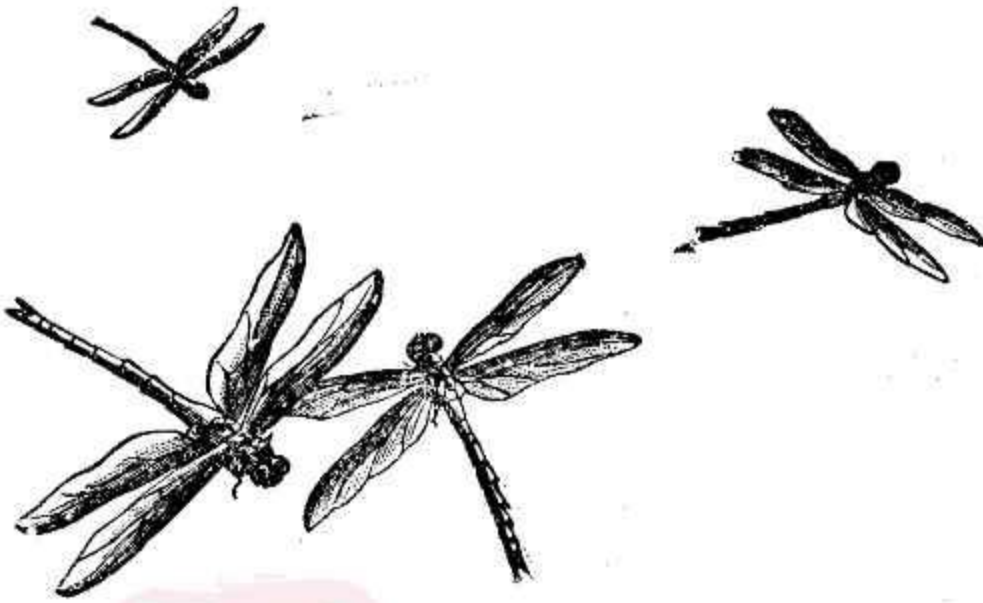
是「不亦樂乎。」合席一杯。繼之道。這一根掣得好。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這裏頭還有一根合席吃酒的。却是一句「舉疾首蹙頰。」雖然比這個有趣。却沒有這句說的快活。說着大家又吃過了。輪到固修掣籌。固修拿着筒兒搖了一搖道。籌兒籌兒。你可不要叫我也掣了個二吾猶不足呢。說着掣了一根。看了一看。却不言語。拿起快子來吃菜。我問道。請教該誰吃酒。是一句甚麼。固修就把籌遞給我。我看。我接來一看。却是一句「子歸而求之。」下面刻着一行道。「問者即飲。」我只得吃了一杯。下來便輪到繼之。繼之掣了一根。是「將以爲暴。」下注是「打通關」三個字。繼之道。我最討厭豁拳。他偏要我豁拳。真是豈有此理。苟才道。令上是這樣。不怕你不遵令。繼之只得打了個通關。我道。這一句隱着今之爲關也。一句却隱得甚好。只是繼翁正在辦着大關。這句話未免唐突了些。繼之道。不要多說了。輪着你了。快掣罷。我接過來掣了一根看時。却是「王速出令。」一句。下面注着道。「隨意另行一小令。」我道。偏到我手裏。就有

這許多週折。苟才拿過去一看道。好呀。請你出令呢。快出罷。我們恭聽號令呢。我道。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寫的「時」字。都寫成日字旁一個寸字。若照這個「時」字類推過去。「討」字可以讀做「詩」字。「付」字可以讀做「侍」字。我此刻就照這個意思。寫一個字出來。那一位認得的。我吃一杯。若是認不得。各位都請吃一杯。好麼。繼之道。那麼說。你就寫出來看。我拿起快子在桌子寫了一個「汊」字。苟才看了。先道。我不識。認討了。拿起杯子。咕嘟一聲。乾了一杯。士圖也不識。吃了一杯。我伯父道。不識的都吃了。回來你說不出這個字來。或是說的沒有道理。應該怎樣。我道。說不出來。姪兒受討。我伯父也吃了一杯。固修也吃了一杯。繼之對我道。你先吃了一杯。我識了這個字。我道。吃也使得。只請先說了。繼之道。這是個「漢」字。我聽說就吃了一杯。我伯父道。這怎麼是個漢字。繼之道。他是照着俗寫的難字化出來的。俗寫「難」字。是個「又」字旁。所以他也把這「又」字。替代了「莫」字。豈不是個漢字。我道。這個字還有一個讀法。說出來對

的。大家再請一杯好麼。大家聽了。都覺得一怔。正是奇字儘堪供笑謔。不須載酒問楊雄。未知這個字還有甚麼讀法。且待下回再記。

寫苟才如畫有頰上添毫之妙令讀者如見其人
一席六個人已有了一個「狗才」還有一個「利是圖」一個「不顧羞」寫來可笑





科學
小說 海底旅續第
十號

紅溪生述

第十八回 縱譚紅海偶露端倪 浩蕩白波又遭災厄

話說三人凭欄凝眺。只見紅海裏面也全是長着珊瑚樹。大者合圍。小者徑尺。老幹交縈。柔條低拂。紅者如雲霞。白者如珠玉。掩映波間。精光四射。真是陸地上沒有見過的奇景。三人情懷酣暢。不謀而同的拍起掌來。李蘭操問歐露世道。怎麼珊瑚還有白色的。咱們在岸上却從沒看過。這是別的一種嗎。歐露世道。不是。凡珊瑚初生的時候。是乳白色。後來就變黃色。到了頂老的時候。全身纔紅了。取珊瑚的人。多是取老的。所以在陸地上沒有白的。並不是另有一種白珊瑚。不過分老少罷了。蘭操拍一拍窗欄說道。這纔明白了。我從前在我們英國倫敦的大博物院見了一顆紅珊瑚。有小馬鈴薯的大。却是溜圓的中間鑿了一箇長洞眼。兩面是通的。我看了這種製造好不納罕。你說是做錶墜兒的。又太笨。贅你說是來飾戒指的。那有這樣粗大的手指兒。站着想了半天。

我恐怕英國
的博物院未
必肯擺這樣
東西李兄不

要撒謊

你說是小事
嗎中國却被
這些頭上戴
紅珊瑚的誤
到這個樣子

新小說 第十二號

二

究竟想不出箇道理來。後來看見旁邊吊着一張白紙牌。上面寫了幾行小字。說此物是中國人大官頭上戴的中間又註着老人兩箇字。我看了纔明白他的用處。但這老人兩箇字却又怎麼解呢。心裏更狐疑起來。越想越不通。因爲這等小事也懶得去費腦氣筋了。後來偶然看過一部小書。是講中國情形的。內中一條說中國凡是做大官的人。至少總要五十歲起碼。如今又聽見你老說的話。我纔悟起物類以氣相感的道理。原來中國的大官要用這樣老珊瑚。是取其年歲相稱。所謂老吾老以及頂之老。可見老大帝國的氣象。確是不同了。歐露世笑道。我以爲你有甚麼奇怪的事體。你却想到中國大官的頂子上去。你想去中國做官嗎。可惜你纔三十多歲。還等三十年去。就合式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不一時。嵌板復閉。船身動搖。三人知道船要浮出水面了。纔各自散去。歐露世回到自己房下。略收拾點零碎東西。便走上甲板來。見李夢已站在那兒。彼此點頭爲禮。歐露世問道。還要轉航印度洋嗎。李夢慢慢的答道。這

名言可佩然
作者當別有
所感

兒是出產珊瑚首屈一指的地方。海底氣象也爲各洋所未曾有。歐兄還以爲未足嗎。歐露世道剛纔已經飽看了。確是佳絕。我恐怕要廻航。所以問問並不是有不滿意的。我此次得乘構造最巧妙的船。周歷海底。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暢快已到十二分了。那裏還有甚麼未足的思想呢。李夢又道。歐兄曉得這船的巧妙還不曉得它的堅牢呢。就是紅海裏頭有名的颶風。以及急流暗礁。這船處之泰然如泛江湖一樣。歐露世道我也久聞紅海大名。是世界上最第一危險的去處。又見歷史家叙述紅海的颶風暗礁。是古來最有名的。不過古人沒有見過這船。所以說得如此危險。實在天下事那樣叫做可怕。單看自己的力量。可以敵得住。他不敵得過。的就是履險如夷。敵不過得。就是最平易的事。也還是要遭不測的。李夢笑道。歐兄說的不錯。可笑今人的智力。比起古人也還是差不多。你看輪船出了如此之久。大家還是守着老法兒。竟沒有半箇人再發明出些新器械。可以敵過外界的刺擊的。不過因爲區區波濤。聞者栗膚。見

這却爲何

你既曉得何妨先說給咱們聽聽這個蘆實在難受了

者慄股儘管遭險。儘管不怕。我實在想不出這夥人的腦筋是如何生法。只好上他們的徽號。叫做不怕死的動物。這非是我李夢誇口的話。若是要有第二箇內支士出來。就怕再等幾十年。也沒得這回事呢。然而如今的人居然開口說文明。開口說進步。你說可笑不可笑。歐露世道。李兄構造此船。真可謂驚天動地的大偉業。某說過幾十年。就怕百年後。也沒曾有人能發明呢。可惜這樣巧妙的大器械。和這樣絕大的發明家。甘心永沈海底。天下可傷可歎之事。還有第二件嗎。李夢聽了這番話。躊躇半晌。方纔說道。我們正在談論紅海的事。還是說下去。不要談別的空話罷。歐露世道。我也略知李兄深心。此時也不必說話云。匹夫不可奪志。况李兄是英雄豪傑。自己立定主意。甘於放廢。難道我還爲誰當說客游說。李兄不成。我所恨的是以文明利器投於無用之鄉。爲天下人惜。此良師爲英雄。滴幾點熱淚罷了。李兄還不要見怪。如今且說歷史家所記紅海的事。李兄信以爲真嗎。李夢道。歐兄方纔的話。我也着實感動人。

千古英雄同
聲一哭
作者感慨亦
復不小
剛說着又躲
悶李夢也不
免有世故氣

生。知。已。能。有。幾。人。歐。兄。你。竟。算。我。一。箇。知。已。了。我。這。番。艱。難。辛。苦。嘔。盡。心。血。招。了。數。十。同。志。造。了。這。隻。新。船。立。志。投。荒。豈。是。出。於。得。已。嗚。呼。男。兒。生。不。成。名。死。當。葬。魚。腹。耳。舉。世。混。濁。豈。可。爲。伍。這。些。事。體。後。來。自。有。分。曉。我。李。夢。自。待。不。薄。歐。兄。慢。慢。看。着。罷。我。向。來。不。歡。喜。說。憤。激。的。話。方。纔。聽。你。說。的。不。覺。高。興。起。來。略。表。自。己。志。尙。歐。兄。你。當。我。真。是。什。麼。了。不。得。嗎。不。過。一。箇。厭。世。閒。人。罷。了。說。罷。連。嘆。了。數。口。氣。又。纔。說。道。我。們。還。是。言。歸。正。傳。罷。你。纔。說。歷。史。上。的。記。載。並。非。全。屬。無。理。也。不。是。誇。大。失。實。因。爲。古。時。用。的。船。舶。大。概。都。是。幾。片。散。木。板。拿。些。籐。來。紮。起。用。些。松。脂。膠。住。便。祇。是。海。舶。又。沒。有。進。航。針。連。方。向。都。不。明。白。任。船。飄。流。要。是。一。遇。颶。風。暗。礁。那。還。有。苟。全。的。所。以。歷。史。家。的。話。是。就。那。箇。時。候。的。情。形。來。說。我。也。很。相。信。他。歐。兄。你。以。爲。怎。樣。歐。露。世。道。議。論。極。是。但。紅。海。這。個。名。字。是。起。於。何。時。李。夢。道。說。的。多。着。呢。沒。有。一。定。在。第。十。四。世。紀。的。時。候。歷。史。家。說。古。時。孟。惜。士。將。軍。帶。兵。攻。打。埃。及。屢。次。兵。敗。逃。到。海。邊。埃。及。兵。緊。緊。追。來。孟。

詩人的話如
比不值錢爲
鵝名士一
嘆

歷史家的話
也未必就不
武斷可惜李
先生還沒有
讀過中國廿
四史更可惜
李先生沒有
讀過御批通
鑑

將軍好生狼狽。待欲再逃。又被海阻住。正當生死關頭。忽有神靈呵護。海水分流。中間現出一條大道。孟將軍纔逃脫了。後來埃及兵也跟着舊路追趕。那曉得海水復合。埃及的兵全都被淹死了。我想紅海的名字。就由那時起的。歐露世道。這不過一箇詩人的話。恐怕不能據爲定論。李夢道。雖然是詩人的話。也不全是假的。近日蘇彝士地峽。挖出許多古代埃及人的軍器。這可見埃及兵確是溺死。但神靈呵護的話。就怕未必可信。歐露世笑道。遠古的事情。是艱難考究確鑿的。只好據此爲定論了。李夢也笑道。我們不是歷史家。人云亦云的事。不止這一件。就武斷一次。也不要緊的。說畢。兩人又笑了一會。李夢纔道。看這光景。明后天可以到地中海了。歐露世詫異道。這是什麼原故。內支士雖是神速也。斷無兩天就可以涉印度洋。繞好望角。週航亞非利加。直到地中海的。若果如此。真是一件神物了。李夢道。誰告訴你要走亞非利加。歐露世道。不走亞非利加。難道飛渡地中海嗎。目下蘇彝士河。雖是開通。可以由紅海直航。但

迤邐而來

奇極

是李兄恐怕招人耳目。未必願經那兒罷。李夢道。又何必一定要經蘇彝士。海底不可以走嗎。歐露世道。蘇彝士河水淺身峽。內支士如何走得。李夢道。我說的海底。並不是指蘇彝士河。乃是由紅海直航。經蘇彝士河地底。通到地中海的。歐兄不知道有這條路嗎。歐露世大驚道。地底有路嗎。這真是奇極的事了。快請詳細說給聽聽。李夢道。紅海到地中海。本有一條隧道。四圍都是巖壁。平如刀削。潮水泛溢。深濶。剛容得一隻內支士。我叫它做亞刺伯海隧道的。就是了。歐露世連聲稱怪。問李夢。是不是偶然發見的。李夢道。雖說是偶然。却也是。我推理得來的。你想一箇如此好。紅海豈有只有入口。沒得出口的嗎。後來。又見紅海與地中海。同種的魚極多。因此。大悟。二海之間。必定有水。路相通。不然。何以有同種的魚類。又悟出這條路。一定是在地底。於是。測量兩地的高低。紅海。却比地中海高。因試在蘇彝士近岸。捕了許多魚。用銅環標着。記號。扣在魚尾。上。放入海中。過了兩三箇月。以後。果然在地中海。重復得回。然後知道的。確是。

幸虧是在海
中不是在關
西大漢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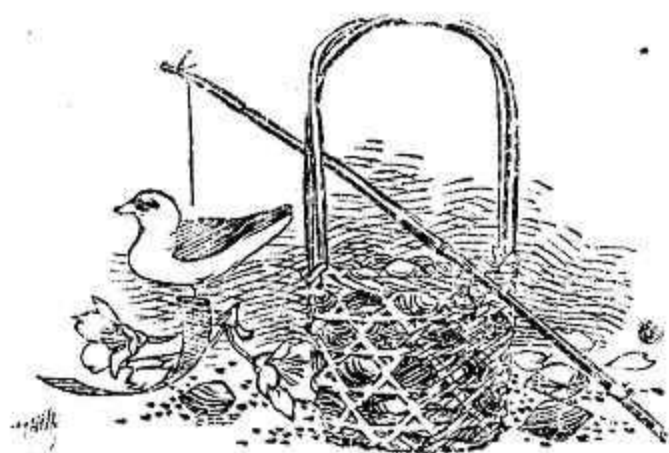
此老又多事

有一條隧道便大着膽子駛船進去果然王道平平安安無事的通過地中海。從此以後我就常時走這條路了。歐露世聽畢如夢初醒。崇拜李夢的心事更添了三分。當下時候已晚。各人分手回房吃飯不提。內支士自從那晚上復沈海底進航。一連三四日不停。到了第五日。纔浮出水面。歐李高三人同上甲板眺望。李蘭操忽然指着海面說道。快看快看。那邊有箇黑東西。是什麼。歐露世看不清楚。蘭操再指着說道。隔有一里多路。遠背是黑的。冲着浪過來。那不是麼。我想一定是大鯊魚了。歐露世定住眼睛。望了好一會。纔看明白。果然一件東西。又長又黑。浮在海面。蘭操不轉瞬的望着。意在使用魚叉。顯顯本事。恰好李夢上來。蘭操又指給他看。李夢道。你又想要他的性命嗎。難得你高興。我索性停了輪。任你好好鬧一回罷。當下發了號令。內支士果然不動了。蘭操大喜。李夢又道。蘭操兄。要小心點兒。這鯊魚不是講頑的。鬧得不好。你的性命就難保了。蘭操道。請放心。我總有分寸。快點兒給我小艇罷。李夢便對水夫吱咧咕嚕。

了一會。就有幾箇人放艇子的。放艇子。拿魚叉的拿魚叉。一時鬧畢。蘭操便跳過小艇去。歐高兩人也同着去看。水夫搖起槳來。一會便到了鮫魚旁邊。離着又五六丈遠。蘭操手提魚叉。站在艇子頭上。看那鮫魚時。却不見一點兒動靜。想是睡着了。歐露世試測量他的身子。說出來嚇人。足足有二百多尺長。當下艇子搖過一邊。蘭操急舉漁叉。大叫一聲。便如閃電似的。飛了過去。蘭操看時。說聲不好。沒有投中。快再拿叉來。歐露世站在旁邊搖手道。已經中了。你使力過猛。眼光一時不定。你看那邊。不是血射出來嗎。海水都染紅了。這必定中了他的要害。不用再叉了。蘭操却如驛子一般。歐露世的話。他一個字也沒聽見。只管問水夫要魚叉。那水夫又不懂話。急的蘭操亂跳。又用手比着。水夫會意纔遞了過去。蘭操拿了叉。又催水夫趕着蕩槳。那時鮫魚或沈或浮。出沒不定。蘭操提作叉等機會。約莫過了一個時候。蘭操焦燥的不得了。便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提起叉又標過去。蘭操使用魚叉的本事。確是十拿九穩的。鮫魚雖是沈

水夫一受李
夢教育至死
不變真可謂
義士

浮不定。却又被他中了要害。當下鮫魚負痛亂滾。回頭向船衝來。嚇的各人魂飛天外。只得急流湧退。却那當得起鮫魚的蠻力呢。那會波濤大作。艇子便有些支持不住。蘭操趕忙再標一叉。中雖中了。但是鮫魚更加狂暴。海水愈湧愈高。可憐歐李高三人。又要做弟二次波臣了。不知各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情
小說
電術奇談
(一名催眠術)

日本菊池幽芳氏原著

東莞方慶周譯述
我佛山人 衍義
知新主人 評點

第十回 賣淫婦房裏一番謔浪 落難女夢中萬里奔波

却說鳳美依了敏達之言。出來散步。出了來安旅舍。走到街上。遇了一輛往花水公園的馬車。就坐了上去。一逕來到公園。付了車錢。下車到園裏去逛。只見春光明媚。花鳥爭妍。此時暮春天氣。在倫敦雖然還是寒冷。然而柳盡萌芽。花皆綻萼。寒冰初泮。池內游魚可數。嬉春士女。一隊隊的分花拂柳而來。鳳美本來覺得頭腦漲痛。到得此時。不知不覺的就痊愈了。園外人家稀少。商店更是絕無。僅有路旁古木繁雜。就在池邊揀了一把椅子坐下。雖然未能忘盡了悲苦。這一時之間。也覺得心曠神怡。暗想可惜這裏是個公園。不能居住。倘能够得這麼一個旅舍就好了。正在這麼想着。忽聽得一陣琴音。被那順風吹到耳

朶裏。鳳美本來解得音律。便側着耳朵聽了一會。舉眼向那琴音所從來的地方望去。只見園外有一所三層樓房。四圍都是樹木。把那房子圍在當中。蓋造得極其精緻。像是人家的一所花園。不知可許游人進去。那琴音就從那樓窓上出來。想是一個鳳雅人物。一面想着。就站起來。順步出了公園。走去望望。他的意思。不過左右是出來散步。出去看看。如果是個准人游玩的花園。也可以進去逛逛。誰知走近門前。只見門外掛「上等旅舍」四個字的招牌。不覺心中大喜。想道。那裏有這麼湊巧的事。我正想尋一個幽靜的寓所。可巧碰在這裏。想罷就走了進去探問。這旅舍的主人。也是個婦女。出來招呼。把鳳美上下打量了一番。笑容可掬的問道。小姐可是要尋寓處麼。這裏樓上樓下。都有房間。樓上的格外潔淨。還有個梳妝樓。是住客公用的。也十分清潔。小姐可要上去看看。說罷引鳳美上樓游看了一遍。又開出一個房間道。小姐進去看看。這個房間可合意。鳳美進去一看。只見房中位置整整。潔淨可喜。推窓一望。恰好對

着公園。甚覺合意。因問道。妾要住這一間。今晚就可以來麼。那主婦道。無論幾時。都可以來住。這間房子每月要五元的租錢。鳳美道。就是五元。妾今晚必定就來。主婦看了看鳳美。心中不覺懊惱道。早知他這麼樣。就要他八元。只怕也是一口答應的了。又說道。燈火、茶水、煤炭、與及一切的零碎費用。是另外算的。食用是十五元一個月。妾這裏不同別處。招呼一切都格外週到。動用東西。也齊備乾淨。鳳美道。都可以依得。妾去去就來。主婦道。這麼着。妾就叫丫頭們打掃起來。鳳美心滿意足的。辭了主婦。走出大門。坐上馬車。回到時敏街來安旅舍。此時已是夕陽西下了。他算清了房飯錢。匆匆寫了一封信給阿卷。大畧說是「到倫敦後。再三探聽。始知已爲仲達所棄。此時心如槁木死灰。不復作尋仲達之想。亦不欲再作依人之計。故即日移居別處。祈不可追尋。所有前次寄存之零碎行李。他日再當親來領取。」云云。寫罷。交了郵局寄去。就坐了馬車到那新覓得的旅舍來。他檢點行囊。還有二百來元。也不知能敷衍多少日子。

心想大約摠有幾個月好過。好在用完了。身邊還有些零碎寶石指環之類。可以變價開銷。眼看得目前已經同失羣孤雁一般。伶仃孤苦。那裏還慮得日後的許多。可憐鳳美自從到英國以來。除了仲達之外。只有一個阿卷。是能親切的商量的。一個敏達。是能助他一臂之力的。此刻孑然一身。來到這裏。又不給人家個信。從此之後。身上再有甚麼事。是沒有人照應的了。自從搬來之後。頭一兩天也覺得爽快。過得兩三天之後。看着也不過如此。雖然常到公園裏散步。爭奈只覺得索然無味。可見得心中鬱悶的人。任是走到天邊。也難得一個快活境界。想着流落異鄉。日後不知如何結局。想要回孟買去。實在無面目見人。況且父親之怒。正未可知。雖然或者父親饒恕我。不怪我。但是心境裏的苦楚。也同在此地一般。那花水公園旁邊。有一座花水橋。屢次想要投河自盡。又想到母親臨終時。握着自家的手。叮囑了許多保重身體的話。倘若自尋死路。是未知保重到極了。所以屢屢走到橋邊。又自己止住。從此之後。又是天天困在

此等裝扮已
是形跡可疑

看他這枝筆
又去描寫輕
薄女子處處
得神

房裏。連窗口外面也不望一望。却說鳳美所住的樓下。有一個美人。名喚採蓮。年紀約有二十歲內外。他的那裝扮。甚是奇異。有時扮了個教師。有時扮了個女戲子。忽然一天扮個未曾出嫁的閨女。忽然一天又扮個貴族的夫人。時時到外面去。也不知他有何職業。從來也不看見他看看書。只翻了翻新聞紙。不是出門。便是到那主婦房裏去閒談。鳳美見他無憂無慮的逍遙度日。甚爲欽羨。這一天採蓮又走到主婦房裏去。只見那主婦在那裏坐着吃烟出神。採蓮道。奶奶在這裏想甚麼心事。一面說。一面便一屁股坐到交椅上去。主婦笑道。我們老人家。還有甚麼想頭。不像蓮姐天天盼黃昏。我看蓮姐不知乏力不乏力。採蓮佯怒道。不要多嘴。我是天底下第一個正經人。主婦道。正經！那南北街的是誰。採蓮不瞅睬他。歇了一會道。奶奶。你看那樓上的女子是甚麼來歷。主婦道。我也覺得奇怪。說到這裏。又低聲說道。要說是私奔的呢。何以又沒有個男子。我曾經問過他。還有同伴的人沒有。他說沒有。此刻已經過了四五天。

了。並沒有個人來探問。也沒有一封書信往來。這兩天寸步也不出門。悶坐在屋裏。不知他有甚麼事。採蓮道。莫非是個女學生。然而又不見他到學校裏去。主婦道。是了。我知道了。你是個女教師。所以想着這個女學生。採蓮斜睨一着雙眼睛。輕輕的在主婦身上打了一下道。不許你多嘴！你看他不過到公園裏坐一坐就回來了。終日沒事。我看他無非進貢些房飯錢給你罷了……是呀。他這終日沒有事的。那裏來的用度呢。主婦笑道。遊手得財。正是極平常的事。爲甚麼這會又大驚小怪的。採蓮道。又多嘴了。誰不知道我是個正經人。一面說。一面笑。一面將主婦手裏的烟管。搶過來吸。又說道。我看他雖然終日愁眉不展的樣子。然而那個臉龐兒。實在生得標緻。主婦道。正是。你如果教他一兩樣手段。只怕這倫敦的男子。都要叫他迷住了。採蓮道。你又來多嘴了。我教他甚麼。我有甚麼手段。主婦道。我看那女子身邊的錢。一定不少。我還在洗澡房裏。看見他一件東西。採蓮急問道。是甚麼東西。主婦笑道。這個麼！你肯買一

一個是輕薄
女子一個是
利口婦人寫
來好看煞

瓶葡萄酒送我。我就告訴你。採蓮道。罷！罷！不要作難了。說了出來罷。主婦道。這句話不止值得一瓶葡萄酒。你不肯送時。我索性不說了。採蓮站起來。伸手指在主婦的腰眼裏亂摸一陣。撓得他癢不可當。笑着說道。罷了。罷了。我說。我說。採蓮鬆了手。主婦又不肯說。採蓮又要來撓癢。主婦怕癢。方纔說道。我昨天晚上。看見他帶了一對嵌寶的金鐲子。採蓮道。是真金的麼。主婦道。我那裡好拿他的來細看。但是我想他帶的。摠是真的。採蓮抿一抿嘴說道。自然。要是帶在我手裏。那不消說一定是假的了。主婦笑道。這個自然。你看你手上帶的指環。還是電鍍的呢。採蓮伸手到主婦面前說道。你真是瞎子。這的確是個真東西呢。主道。就算是真的。值得甚麼。我看他的那副鐲子。纔是寶貝呢。採蓮嘆道。莫說還嵌着寶石。就是一副鐲子。也要湊上二十多個指環纔够呢。主婦道。他還不。止金鐲子。他那左手上還帶了一個指環。那一顆鑽石。也不知多大。放出來的光彩。把人家眼睛也照花了。那纔是無價寶呢。採蓮想了一想問道。他叫甚麼。

入夢

的是夢境

名字。主婦道。他叫李賽玉。原來這李賽玉。是鳳美母親的名字。鳳美搬到這裏時。他恐怕阿卷及敏達跟尋他。所以冒用了他母親的名字。當下採蓮問出了他的名字。又談了幾句。就辭了出來。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且說鳳美獨自一個人。無精打彩的過日子。晚上總是睡不着。越發鬧得精神困倦。終日似病非病的。又沒個人同他談談天。他見了人。也是厭煩的了。不得。這一天覺得格外困倦。向午時候。坐在一把交椅上出神。驀地想起我住在此處。終非了局。不如回家的好。打定了主意。就起身出門。叫了一輛馬車。到停車場。附了火車。先來到韶安。到東明棧。去問阿卷。要回寄存的零碎東西。誰知東明棧已換了主人。阿卷不知去向。寄存的東西。也沒人知道。只得捨了東西。來到輪船碼頭。走上輪船。可巧到了船上。那船就開行了。那船離了岸。約摸有十來丈。遠鳳美還在艙面上。觀望遠遠的。看見仲達在岸上。招手叫他。可恨船已開的遠了。仲達不能上船。鳳美又不能上岸。只有懊惱。暗想他既拋撇了我。一向不露面。何以今日

又來到這裏莫非一時良心發現還來尋我麼莫非知道我動身趕來送行麼一路上胡思亂想那船走了幾時說到了孟買了鳳美就捨舟登陸果然重歸故國風景依然要想僱個馬車偏偏又遇不見一輛只得步行回去心中暗想我孤身一個人還走到倫敦去又走了回來如今到了自己家鄉還怕迷了路麼想罷了放膽前行誰知就剛剛走錯了路走到一處萬山叢集的所在暗想今番不好了怎麼走到這麼個地方來正在尋思時忽見山邊有一所大房子只是隔開自己所在的地方約摸還有四五十碼路中間又許多荆棘鳳美要到那裏問路只得披荆斬棘的過去鬧得個腰酸腿痛好不容易走到那房子跟前却又沒有個人等了一會忽見一個標緻女子走出來鳳美上前問路那女子道走路的事連我也不知道你走乏了進來歇歇罷鳳美就跟着那女子進去又問他這是甚麼地方那女子道這是喜仲達開金礦的廠房鳳美心中好不詫異忽見那邊有人招手叫他抬頭看時正是他父親不覺喜道原來我已

經到了家了。只見他父親道：我的兒，你一向到那裏去了？喜仲達在這裏尋你呢？抬頭看時，果然見仲達笑容可掬的站在旁邊，正欲上前答話，不覺先流下淚來。忽又聽得外面有人叫李小姐、鳳美，吃了一驚，回頭去看，正是

柔情綺思雙行淚，離合悲歡一刹那。

要知誰在外面叫李小姐，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寫採蓮謔浪笑傲，旁若無人。一見即知爲下賤流品。寫夢境迷離徜徉，而入夢時便見仲達，將醒時又見仲達，可見鳳美腦筋中固未嘗須臾忘仲達也。無端插入一夢，想是欲寫情，至於無可着筆，故作此變幻耳。吾意原譯稿必無此一段，後取閱之，果無此一段，衍義者真狡獪哉。

第十一回 強勸酒採蓮恣放蕩 試彈琴鳳美寄愁思

却說鳳美聽得有人在外面叫李小姐，吃了一驚，連忙回頭去看，却看不見甚麼。揉揉眼睛，四面一望，方知身子還坐在那旅舍的交椅上，原是一場噩夢，却

一夢方醒又
要入夢鳳美
被採蓮迷惘
亦無殊一夢
也

八三

還聽得門外還有人在那裏叫李小姐。李小姐可進來麼。鳳美聽那聲音。不像主婦。以爲是叫別個住客。就不去理他。歇了一會。又聽得敲門聲音。叫道。李小姐。請開門。鳳美此時聽出是樓下那女子的聲音。不知他因甚事來訪我。他既來了。似乎不好不招接他。因開口道。請進來。請進來。說猶未了。只見推門進來的。正是那樓下的女子。滿臉堆着笑容道。妾來得冒昧。妾就住在樓下。名喚採蓮。日夕看見姐姐。很想結識。因爲素昧生平。不敢造次。今日更耐不住了。失禮得很。鳳美到得英國。沒有幾時。一切風俗人情。都不知道。以爲英國的風俗。同住一個旅舍的人。可以胡亂到別人房裏去。互通姓名的。但是自家歡喜靜坐。並不想交朋結友。然而他既有心相問。也未便不理會他。因勉強笑道。多謝盛心。妾還沒有過來拜望呀。採蓮道。姐姐太謙了。妾知道姐姐一個人住在這裏。不怕寂寞麼。屢次想上來拜望。解解姐姐的悶。又怕造次了。以後望姐姐不要怪妾荒唐暴躁。大家結個朋友。又連連笑着道。像妾這麼個唐突拜訪。還

不知道人家願意同自己結交不願意。真是叫做仰攀呢。一席話滔滔汨汨的說得鳳美不知拿甚麼話對答他的好。只得又說一句多謝原意！妾是靜慣了的。見了人倒覺得麻煩。這句話明明是不願同他結交的意思。爭奈採蓮只作不知。又說時。妾看姐姐終日都是面帶愁容的。一定有甚麼心事。這裏的主婦也常常說起。揔說姐姐一定是有心事的。不然何以成天的悶坐在家裏。寸步也不出去。照這麼樣。是要弄出病來的呀。本來這個是姐姐的事。不便多嘴。因爲方纔又同這裏主婦談起。妾忍不住了。纔上來探望。姐姐不要見怪。鳳美聽了。益覺疑惑。怎麼這裏倫敦的風俗。頭一次見面。就這麼查根問底的。莫非要這樣纔算親切麼。因嬾嬾的答道。妾並沒有甚麼心事。不過初到這裏。一切都不熟識罷了。採蓮乘勢問道。不知姐姐從那裏到這裏。鳳美順口應道。從愛爾蘭來。這是一時的遁詞。說出他母親的故鄉來。採蓮那裏得知。便道。哦！原來從愛爾蘭來。隔着個海呢。離了家鄉。自然揔是思家的。這裏倫敦地方很

好的。不到幾時。姐姐就慣了。鳳美見他說到別處。方纔放心。採蓮又問道。姐姐在倫敦沒有相識的麼。怪不得這麼寂寞。但是成天的悶坐。不出去走走。散散心。總不是事。姐姐沒事。請常常到妾房裏去談談。姐姐這裏。妾也是要常來的。鳳美道。多謝厚意。以後。或者也來拜訪。採蓮道。姐姐莫說。或者也來的話。是必要常來的。一個人揔要自己尋快活。何苦天天一個人坐在房裏想心事呢。妾有一瓶威士忌酒。還沒有開瓶。取來開了。同姐姐對飲幾杯。鳳美道。不必。不必。妾不能吃酒。到了此時。鳳美不覺的厭煩起來。採蓮不去理會他。說道。姐姐量廣。就吃香餅酒罷。香餅也是現成的。鳳美道。妾委實一滴酒也不能吃。望姐姐不要拿來。採蓮道。香餅酒是人人能吃的。何必過慮。如果姐姐執意不吃。妾就獨酌起來。說罷就伸手在叫人鐘上。噹噹、噹噹的。很力打了三四下。不一會。那主婦來了。見了採蓮。便道。唔！採蓮忙道。我房裏架子上。有一瓶香餅酒。請你同我開了來。還帶些餅干來。還有酒杯也帶了來。主婦聽了。只管不動身。望望採

竟是一個無
賴

穉氣人見了
油滑人未有
不急的要哭
者

蓮。又看看鳳美。採蓮催着道。瘋婆子。快些罷。我的酒蟲在嗓子裡亂爬呢。主婦並不答他。只看着他道。好快。好快。一面說着去了。一會取了來。採蓮道。瘋婆子。你也吃一杯罷。一面就灌了一杯。遞給鳳美。鳳美推說不會吃。主婦道。香餅是不會醉的。吃點不要緊。鳳美急的要哭。採蓮已是嚶嚶的自家灌下一杯去。對主婦說道。奶奶。這位李小姐。是愛爾蘭人。到了這裡。不多幾時。沒有相識的人。所以常常思家。主婦道。原來如此。初離家鄉的人。自然總有些難過。何況沒有熟人呢。過兩人住慣了就好了。鳳美也不對答。只點了點頭。說話間。採蓮又吃了兩杯。餞起了一雙蕩眼。看着鳳美。問主婦道。奶奶。你看李小姐還是那麼拘執。說話也不多一句。真是沒趣。主婦道。這個自然。誰像蓮姐這麼個儻。又誰像我這瘋婆子。這麼成天都是瘋瘋顛顛的呢。況且你兩位又是初次見面。人家不像你。自然要拘着點禮了。又對着鳳美問道。小姐。你說是不是呢。鳳美也對答他不來。只笑了一笑。採蓮又拿起酒杯來勸鳳美道。請姐姐賞個臉。再吃

寫出明明是
一個王婆

一點兒。鳳美道。多謝得很。妾委實不能吃了。採蓮道。那麼就吃些餅干。又對主婦道。奶奶。我們鬥牌頑罷。主婦道。好好。李小姐不吃酒。鬥牌也好。這也是個解悶法兒呀。李小姐。我們就這麼着罷。鳳美被他兩個人鬧的厭煩到極了。那裏肯答應。因說道。妾不會鬥牌。採蓮笑道。姐姐謙得太過了。那裏連牌都不會鬥。就是不會。妾來教姐姐。鳳美道。妾非但不會。也不喜歡這些頑意兒。採蓮覺得沒趣。說道。那就不弄罷。主婦見採蓮討了沒趣。便假裝着想起一樁事的樣子。站起來道。妾那邊還有事。被蓮姐叫了來。就忘記了。又對採蓮道。蓮姐。蓮姐。不要坐的太久了。打攪着李小姐。況且李小姐懶得說話。不見得歡喜聽你的嚼舌頭呀。一面說着。一面做鬼臉下樓去了。採蓮帶怒道。誰要這瘋婆子多嘴。又對鳳美道。姐姐。你看他不是多事麼。姐姐。妾要關照你一句話。那個東西。不是個好人。不可不留心提防他。妾本來不好多嘴。因見姐姐孤身在外。怪可憐的。恐怕姐姐上他的當。所以關照一聲。姐姐不要看不起我這放蕩的樣子。其實

妾是第一等爽快硬直的人。將來相處慣了。姐姐就知道了。今日冒冒昧昧的來拜望。姐姐不可見怪。以後務必常到妾那邊談談。說罷辭了下去。鳳美送探蓮去後。心中暗想。這個人來的好不蹺蹊。雖說是同住在一個旅舍裏。但是平日絕不相識的。又沒有個引進的人。就那麼貿貿然走來。又拿甚麼香餅酒來。開個不了。全沒一些顧忌。這是個甚麼禮性呢。莫非倫敦的風俗。向來就是這樣的麼。納悶了一番。又想到。他既然這麼親切。也不好全不理他。我搬到這裏來。雖然是圖養靜。並不想結識甚麼朋友。但是不好辜負了他的一番美意。如果再相見時。總要勉強應酬他纔好。定了這個主意。第二天就下樓去回望探蓮。探蓮一見了。就十分親熱起來。姐姐長。姐姐短的。拉些不相干的話來說笑。鳳美也強作笑容去應酬他。探蓮道。妾看姐姐已經多天沒有出去逛了。我們同到公園裡散散步罷。鳳美答應了。一同出了旅舍。步入公園。那一片明媚春光。花香鳥語。自不必細表。他兩人步到一座茅亭裡面坐下。鳳美有心探問倫

敦風俗。採蓮便帶真帶假的告訴了一番。鳳美又訪問各種社會。採蓮也是無論他自己知的不知的。隨嘴亂說了一遍。又說自己是倫敦城裡音樂會裡女子部的會員。鳳美便問他音樂會的章程。採蓮道。這音樂會時常開個合奏會。很能够賺錢。有時人家開茶會。開跳舞會。也來請去奏樂。入了會時。人家都曉得這個人懂得音樂。並且從中品評高低。也有指名要請那一位到家去做教習。教兒女學音樂的。就是妾也是靠着在這會裡。多少賺些錢來開銷。另外又教了幾個學生。還不十分受困。一席話不覺深入了鳳美的心坎裡。只因他從小學過歌舞。這音樂一道。更是平生極講究的。想着採蓮靠着這個就可以優悠度日。不覺十分歎羨。又想到自己被仲達棄了。久已無意人世。不過記着亡母的話。苟且偷生。後路茫茫。正不知要淪落到甚麼地步。終日愁愁悶悶。自家也生怕悶出病來。勢不能不尋個樂處。自己開解。今想着這音樂會的職業。最合我的身份。這奏樂又是個怡悅性情的事。但不知能入會不能。又想幸得遇

見了採蓮。或者他肯引進我。亦未可知。想罷便問採蓮道。姐姐所說的音樂會。不知就這麼一個人。也可以入會麼。採蓮笑道。姐姐說的忒便當了。怎麼就隨便一個人也可以入會起來呢。別的不說。也要懂了音樂。纔可以入會呀。鳳美道。妾本來是這麼一句話。不過沒有說完全了。妾說的是比妨就這麼有一個懂音樂的人。也可以入會麼。採蓮道。這也難說。會裡的規矩極嚴。先要保證人。又要本人父兄簽了字。還要試驗過他的音樂。是可以入會的。那纔可以入會呢。鳳美道。這就難了。採蓮道。甚麼難不難。這話我不懂呀。鳳美道。妾聽了姐姐的話。打算也要入會。此刻聽姐姐說要本人父兄簽過字。纔可以入得。妾遠離家鄉。父兄的字。從那裡簽起。這不是難麼。採蓮驚道。這麼說。姐姐的音樂。一定高明的了。鳳美道。高明是不敢當。不過從小的時候。也曾學過。想來姐姐的高明。是不消說的了。採蓮道。這入會的事。本來甚難。既然姐姐要入會。妾當竭力設個法子。鳳美道。雖承姐姐美意。怎奈妾沒有父兄在這裡簽字呢。採蓮道。不

要緊。妾有一位堂房家兄。正是音樂會的幹事。比會長的勢力還大。妾去求他。必定可以想法子。鳳美大喜。二人又坐了一會。仍回旅舍。到採蓮房裡坐去。房裡本來擺着一張琴。鳳美伸指調了一調。採蓮道。姐姐高興。何不彈一套呢。鳳美暗想。莫非他要試試我的技藝。纔肯同我引進麼。我且彈一套給他聽。因說道。姐姐不嫌污耳。妾就彈一套。只不可笑我雷門佈鼓呢。採蓮笑道。姐姐不要過謙。這是一張琴。不是一面鼓。用不着說雷門佈鼓。姐姐就說個對牛彈琴罷。說的鳳美也笑了。於是就坐調準了五音。彈出一套新曲來。道。

嘆平生被一縷情絲牽倒。莽天涯回首家園。海天冥渺。辜負了光陰。只賸得個傷春懷抱。說甚麼春光明媚。好愁消我見。那鳥語花香。蜂忙蝶亂。都是愁材料。拚得那一些些的胆兒。比天還大。銷賸那一絲絲的魂兒。比塵還小。灰已死。木將槁。也不望黃衫義俠。也不望張敞多情。也不望美滿因緣。酬嫦娥年少相思債。從今了。只準備着絮跡萍踪。水上飄。

趣語天成

是好曲可惜
只在紙上看
見不會在琴
上聽得

彈罷立起來道。姐姐不要見笑。採蓮道。彈的真好。這個曲妾還沒有聽見過呢。可是愛爾蘭的調。鳳美道。不是的。這是妾前兩天偶爾謔出來的。從來沒有上過琴。方纔彈的是正宮。只怕換了商調。還可以悲涼點呢。說罷依了前曲。又彈一套商調。採蓮大驚道。姐姐竟是一把神手。妾即刻去見家兄。代姐姐紹介這件事。說罷起身要去。鳳美也辭了歸房。採蓮便匆匆去了。正是

移宮換羽稱能事。設網張羅逞毒謀。

要知採蓮走到那裡去。尋他令兄。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嘗言凡作小說者。皆自寫其性情。自陳其境遇者也。蓋事必親嘗。况味。然後能暢所欲言。淋漓盡致。吾閱一回。以至八回。知演義者之工於言情矣。知演義者必爲情場中過來人矣。逮閱此二回。寫主婦採蓮之放蕩無賴。又是極盡能事。此猶不足異也。寫鳳美被二人在旁囉唆。急得說不出話來。一種神理。不知從何處悟會出來。真是咄咄怪事。

處處不脫寫情。於無可寫之中。亦必設法插入一筆。前回寫一夢。已是異想天開。此回無端又插入一曲。真是層出不窮。

第十二回 酒樓中淫婦狂且恣諧謔 華筵上奸徒惡女設陰謀

却說採蓮別過了鳳美。匆匆出了旅舍。繞過公園。渡過了花水橋。走到一座酒樓之內。拾級登樓。先到各座上一看。然後揀了一個臨窗的座坐下。酒保送上幾樣菜。一瓶酒。採蓮就一個人獨酌起來。心中想道。怎麼樣纔能騙上鳳美幾個錢。眼看他是一個孤家寡人的在這裡。這等順手的事。不幹他一幹。豈不是空過了麼。並且還有一層。如果能把他的錢騙盡了。他離家遠。又沒個相識的人。怕他不上了我釣。跟着我幹這個勾當。只等了他來。就好大家商量個長策。怎奈今天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往常日子。這時候早來了。一面吃酒。一面等。一面胸中盤算計策。不覺一瓶酒已吃乾了。呀。怎麼還不見來。又叫了一瓶酒。開瓶再吃。吃的臉色緋紅。身體困乏。斜靠着桌子。在那裡怨恨道。不知又叫

何等狠毒閱
者至此當爲
鳳美危

由酒保口中
通姓

那一個迷住了。這時候還不來。往常日子。這時候散也散了。忽聽得外面酒保說道。怎麼瞿先生這時候纔來。蓮姐等的發急了。快進去罷。不要急壞了他。聽那酒保說聲未了。就見一個男子。走了進來。說道。對不住。對不住。來遲了。累你候久了。一面說着。就坐下來。採蓮道。罷了。算了。叫人家一個人。等這老半天。見了面就是一大串的話。只怕就算發放過我了。那男子道。我本來要早來的。但有些……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說過對不住。賠過不是。就罷了。採蓮道。甚麼但有些……又不說下去。究竟有甚麼事。叫人家等了這老半天。那男子道。你也是常常叫我等的。我從未怨過你。不必多說了。求你原諒點罷。採蓮道。人家有要緊事。等你說話。你只怕又到那一個浪蹄子的地方。去昏迷了這半天。那男子搶了採蓮的烟管來。吸了一口道。不要吃寡醋罷。我不像你有了六七個還不够。採蓮一手將烟管搶回。怒道。你那一隻眼睛看見我有六七個漢子。你指不出名來。我要你同我尋出來。不比你瞿輝鳳。是一個著名亂抓的。輝鳳道。

在採蓮口中

通名殊不費力

寫浪子淫媚
又是如畫真
是善於形容

此蘇州人之

在這酒樓裡。你何苦提名叫姓的呢。採蓮道。你又犯了甚麼案子。怕偵探來捉麼。名字本是預備人叫的。輝鳳道。不要多說了。吃酒罷。拿起兩個酒瓶。一看道。呀。怎麼兩瓶都是空的。採蓮道。你想罷。這都是等你的緣故呀。輝鳳又叫了一瓶來。開瓶再吃。先拿起酒杯來乾了一杯道。這個算對我的。採蓮道。好好的說人家幾個幾個。我如果有了別人。何必要苦苦的在這裏等你呢。我今夜等你。並且是一條錢路。輝鳳道。好極。好極。近來正在沒有機會。手頭窘得很呢。請教是怎麼個路子。採蓮道。我住的旅舍裏。來了個青年女子。輝鳳道。長得標緻麼。採蓮在輝鳳肩上重重的打了一下。帶怒罵道。標緻便怎麼。沒廉耻的。只怕又想迷了。我勸你不要見一個想一個。你的人也多。你想想着。可有個同我一般的待你。我總算拿出心肝來待你的了。怎麼總收不住你的野心。輝鳳道。我不過問得這麼一句話。就惹你這一場臭罵。不要多說了。說正經話罷。採蓮努着嘴不理他。輝鳳再三央求。採蓮始說道。那女子我看他是個深閨秀女。外面的

所謂騷形怪
狀也

人情世故。一些也不懂。他自家說是愛爾蘭人。我看他不像。倒像是個西班牙的樣子。看他那樣子。一定很有錢的。不說別的。單是他手上那一副金鐲子。就至少也值到四五百金。那個鑽石指環。我還估不出價來呢。輝鳳道。你想怎樣弄他的銀子。採蓮道。就是爲的這個。我無意中對他撒了個謊。說是在音樂會女子部裡做會員。他聽了就想入會。我就乘機說是我有一個堂房家兒。在會裡做幹事。可以引進。打算叫你冒了我的堂房老兄。假說同他引進。好歹說是要多少費用。騙他幾百銀子。以後再作商量。輝鳳尋思了一會道。這個不是善策。要他費用。不過出到一二百就了不得了。他上過一回當。以後就要提防。怎樣還弄得到手。依我說。無毒不丈夫。必要用我的法子。說到這裏。就附到採蓮耳邊。這般如此說了一遍。採蓮吐出了舌頭道。這個怕太狠了。輝鳳道。你不要大驚小怪。你只同我引了出來。看我下手。得了東西。少不得同你分着用。採蓮道。說便這麼說。我引他出來你見了。你要留神點子。你的一舉一動。本來不像

可見鳳美被

個幹事。不要叫他看穿了。輝鳳道。你的舉動就像個會員麼。大家笑了一笑。又對酌起來。又說了好些無恥的話。方纔訂定了地方。約好了日子。分手而去。且說鳳美打定了主意。要投入音樂會。做一個自立的生計。天天盼望採蓮回音。直到了第三天。採蓮方纔上樓來。說道。姐姐。這入會的事。已有了八九分成功了。妾去見家兄。將姐姐的事說了一遍。他說近來新改定了章程。入會甚難。妹子肯保他麼。妾便一力擔保。家兄說。既然妹子擔保。我就竭力幫扶。不過要當面見一見。方肯引進。這個並不爲別的。因爲有些人。一時高興入了會。不多幾時。他又不高興了。不是登時出會。就是永不到會。倒弄得引進的人沒意思。所以家兄要當面見見。大家談談。看看入會的人。到底是熱心的。還是一時高興的。並不是疑心到姐姐。但是他每每引人入會。都是這等辦法的。約定了今日黃昏時。叫妾引姐姐去會一會。鳳美聽了。以爲事可成功了。不勝之喜。帶笑說道。多謝姐姐提携。口中這麼說。心裏想道。話雖如此。也要到晚上見了那人。

方纔有一定着落。況且這個男人。又未曾見過的。被他盤問起來。不知怎樣對答。方好。倒不能不豫備些話對答他呢。採蓮聽了鳳美的話。說道。這有甚麼好謝呢。妾同姐姐相交的日子。雖然是淺。交情可不淺呢。鳳美道。比妨今晚上不去見令兄。也可以入會麼。採蓮道。怎麼。姐姐害羞麼。鳳美道。不是這麼說。妾自己信得是熱心入會的。並不是一時高興。想姐姐也可以信得妾的。何必一定要見令兄呢。採蓮道。妾自然信得姐姐。但是見見家兄何妨。家兄的脾氣。爽直得很。又倜儻。同妾差不多。並且他總有幾句話當面談談的。所以纔約定了日子。要見。鳳美道。這也沒法。本來始終要見的。譬如入了會。也得要當面去謝謝呀。我們就同去罷。……我們明日日裡去罷。黑夜裡恐怕不便。採蓮道。這個可辦不到。家兄白天裡忙的了不得。他的學生子多。差不多連吃飯的工夫也沒有呢。他今天交代過來。說是到了晚上。叫馬車來接我們呢。鳳美聽得叫馬車來接。暗暗詫異道。這是我求他的事情。怎麼他倒這麼厚待起來。一時想到是採

既○然○害○怕○疑
或○何○以○還○喜
歡○寫○小○兒○女
心○情○如○繪

蓮的從兄。想是爲他的妹子起見。也不多怪。惟有暗暗打算他怎麼問。我怎麼答。他那麼問。我那麼答。打算定了。到了晚上。果然有一輛馬車來接。採蓮來邀了鳳美。一同上車。那馬夫加上一鞭。如飛而去。鳳美此時心中七上八下。又是害怕。又是疑惑。又是喜歡。那一寸芳心不住的在那裡亂跳。一路上採蓮同他說話。他全沒有聽見。口中糊裡糊塗的亂答應。一陣後來聽見採蓮說起。要到甚麼天香酒樓去相會。不覺又是一驚道。姐姐怎麼不先告訴我。我早知道。就不來了。這是妾有事要求令兄的。怎麼好去奉擾他呢。採蓮道。日裡不告訴姐姐。就是恐怕姐姐客氣。今天又沒有第四個人。就是我們三個。並且這是妾同家兄早幾天就約定的。今天邀姐姐。不過是順便的事。鳳美聽了。沒有說話。不一會到了一座酒樓跟前。鳳美無奈。只得落下車來。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是一家大酒樓。門首掛着「天香酒樓」四個大字的招牌。採蓮拉着。一逕入內登樓。上到二層樓上。入到一個客座。內中有一個男子。身穿紳士衣服的。先在

那裡滿臉堆着笑容的。迎將出來。採蓮此時像是十分鄭重的。同他兩人介紹了。通了姓名。鳳美纔知道那男子姓瞿。名叫輝鳳。輝鳳就請鳳美上坐。座中陳設得堂皇富麗。當中擺着支那的花瓶。兩旁擺的玻璃杯盞。都是法蘭西貨物。心中暗想。這位輝鳳。何以這麼鄭重起來。正在想着。那伺應的丫頭。已拿了麪包來。一會又拿了湯來。三個人相讓對吃。輝鳳恭恭敬敬的。先說了一番客氣話。採蓮又在旁邊相勸。慢慢的一樣一樣吃去。無非都是些山珍海錯。目所罕見的東西。輝鳳同採蓮。只管說笑鬥趣。鳳美也不能始終正色。有時也要破顏一笑。料道。此時已將近吃完。怎麼總不談起入會的事。自己又不好先去問他。想來他要等散了席再提。也未定。一面想着。一面又盤算對答的話。只見採蓮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叉子。在那裏割鵝鶉吃。一面說道。怎麼水菓同香餅都看不見。輝鳳道。水菓香餅。是末末了來的。這是俄羅斯的款式。妹子要吃。就先叫他拿來。採蓮道。這也不必。我可不知道這個款式。今天是頭一次。不一會。丫

頭送了水菓香餅來。輝鳳道。來了。來了。李小姐也請吃幾杯罷。正說話間。外面一個丫頭。送進一封信來。嘴裏說送信人等着呢。輝鳳接來看。看了看信面。便遞給採蓮道。這是給妹子的。請看。採蓮拆開一看。又遞給輝鳳道。這便怎麼辦法呢。輝鳳看了道。妹子可下去見那人。說明了這情節。就把那東西給他帶了去。採蓮就對鳳美道。請姐姐稍等一等。妾去說一句話就來。說罷去了。輝鳳問鳳美道。聞得小姐要入音樂會。是麼。鳳美道。正是。這兩天聽蓮姐說。多承引進。不知像妾這不懂事的。可能入會麼。輝鳳道。只要熱心辦事。沒有不可以的。鳳美道。妾雖然不懂得甚麼。倘能入了會。那辦事的熱心。還可以自己信得過。輝鳳道。既然這麼着。明天就可以送入會證書到尊廡去。鳳美見這事甚是容易。不覺暗暗歡喜。輝鳳又問道。聞得小姐精於彈琴。想必高明得很。鳳美道。也不過從小學過罷了。輝鳳道。那邊就擺着一張琴。何妨請教一套。鳳美想起採蓮所說要先試過技藝的話。不免走到那琴桌上。調了一調聲音。只見那琴桌前面

的牆上掛着一面小鏡子。就往鏡子裡一照。誰知不照猶可。只這一照。便嚇的魂不附體。正是

流水高山曲未成。地網天羅已窺破。

要知鳳美照了鏡子。爲甚吃嚇。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法律
小說宜春苑
(續第十
一號)法國某著
無歆羨齋譯

到了翌日。柯萬宜老早起來。思量用如何法子。去見伯爵夫人。及見了伯爵夫人。又說甚麼說話。踱來踱去。好不耐煩。後來想起蘇博醫生是替克德伯療傷。託他介紹。一定辦得來。喫過早餐。就坐了馬車。一直跑到蘇博家裡。蘇博適出門去了。等了二卅分鐘。他就回來。一見柯萬宜就說道。柯君。鍾浩然這個東西。實在古怪。昨夜你送一個城長發出的牌來。我很迷惑。但我見你有信來。我就留下。今早朝天街這間客棧。說有人染了急症。請我去診脈。誰知有一個唱曲先生。在被窩子裡頭。問我有帶昨晚由城長領出的牌來沒有。我以為他是瘋癲。看真他的神氣。不像有病。心裡好不疑惑。這唱曲先生。就笑說。先生你不要思疑。難道你不想救何士蘭不成。昨晚程家不是送上一個賣曲的牌子。到先生處嗎。請你給我罷。我就是偵探鍾浩然了。我始恍然大悟呢。柯萬宜問道。他

還有甚麼說。蘇博道。鍾浩然說現在不便說出來。後來就知道了。柯萬宜就求他紹介去見伯爵夫人。蘇博遲疑了一會。答道。總可以的。本來醫生與病家的交情。是特別的。不論如何親密。法律上是不許隨意做紹介的。但我黨是共和主義。如爲救何君。如何爲難的事。我也肯做的。馬上同你去罷。他兩個坐上馬車。就到西伯利街去。伯爵自燒了屋子後。在西伯利街。賃一間房子。就搬家到這裡去。於是蘇博醫生。就將柯萬宜求見的事情。告訴夫人。夫人就答應了。等了一會。他就出來見柯萬宜。柯萬宜一見夫人的樣子。就想着士蘭從前所講的說話。心裡想道。一點兒都不錯。但夫人的舉止容貌。真是當得起端莊流麗這四個字。若先見夫人。纔聽士蘭的說話。也會不信士蘭呢。是時夫人。就向柯萬宜道。先生就是何君的辯護人麼。柯道。是。夫人道。聞蘇醫生說。先生有說話。要替我講。究有甚麼貴幹呢。柯道。沒甚麼事情。夫人道。我還有事。不能久待。請快些見教罷。究是甚麼事呢。柯萬宜正色和聲說道。何士蘭受了這種非常的

嫌疑。夫人也想知道。日間就提出公判。要定他罪。夫人不能待柯萬宜說完。就說。何士蘭犯的罪。還是嫌疑嗎。我丈夫被那王八昏謀殺。負了重傷。敷甚麼藥。還未見效呢。柯道。這是不關何士蘭的事。鎗打伯爵。不是何士蘭。夫人瞪眼道。這就那一個鎗打伯爵的呢。柯萬宜正想道。就是你打的。後來想了一想。回口說道。士蘭說自己已有十分秘密的事。不論甚麼人。也不能說知。因為我替他辨護。他通通說給我知了。夫人從容道。他怎樣說呢。柯道。士蘭是很秘密的。若說出這些秘密。雖就可以解脫。真犯就可以明白。因為這些秘密。不是士蘭一身的秘密。與他人的名譽。還有關係。所以先與我商量個辦法。這幾句說話。本是搔着夫人癢處。但夫人絕不感覺。只答道。我還有要事。請你擇些要緊的。一句兩句說出個主意來罷。柯萬宜就沒有法子。在懷中掏出土蘭這封信。遞與夫人說道。這是士蘭叫我送來的。夫人拆開一看。已有幾分不高興的樣子。讀完。氣憤憤對柯萬宜道。這封信的文字。你曉得否呢。柯道。曉得。夫人就扯碎這封

信說道。梅姿這兩個字。除丈夫父母外。沒有一個敢呼我的。何士蘭膽敢呼我名出來。實在無禮。柯萬宜答道。士蘭說在近西街這間別莊的時候。他呼夫人就呼梅姿。夫人呼他亦呼士蘭。那時的事情。通通忘記麼。夫人大驚道。可惡。我是伯爵的夫人。說這種說話。口也說污的。士蘭說與我有這樣秘密的事嗎。柯道。就是這樣說。又說巴爾遜村開火這一晚。也在伯爵前時住的屋子後門。會過夫人。判事現在拿他洗手的水做證據。也因為把交與夫人這二十四封信。通通燒完。是以弄得這樣髒的。夫人道。這些瘋話。你就當他是真的嗎。這樣下劣的人。實在希罕。燒人的屋子。殺人的丈夫。還是不算。還要把人污辱到這個田地。真不知我家裡與他。有何冤愁。一恨至此。你就信他的話。是真的嗎。疾言厲色。響達戶外。柯萬宜道。不要這樣兇兇。外邊就聽見了。夫人瞪目說道。外邊聽見。算甚麼事。我是不怕人的。我還想請天下的人。替我判斷。若我丈夫不是臥在病牀。聽見這種說話。一定要去質詰士蘭的。可惜我是婦人。又無可託。

的人。是沒有法。我惟有公布這件事。任天下的人公斷就是了。柯道。士蘭說始終沒有把這件事說與別人。夫人道。我爲甚麼怕他說給別人。自己沒有幹過的事。一點兒都不要怕人的。柯道。夫人你想透纔好。士蘭拿着許多證據。這些證據。不是頑的。夫人越發生氣道。爲甚麼他不拿出裁判所去。我沒有幹過的事。從何處找出真實證據來。現在不要多講。他有證據。就請他拿到裁判所去。裁判所自可以分得黑白出來的。說完。就不理會柯萬宜。一直就轉入內室去了。柯萬宜想着難道他真沒有犯這樣罪不成。不然。他何以能穀這樣理直氣壯呢。正疑惑間。蘇博就進來問道。怎樣。柯道。真奇怪了。到底摸不着頭腦。蘇先生這件事我究竟不能辦得來的。蘇道。爲甚麼失望起來。夫人說出意外的事情嗎。柯道。我當初以爲一兩句說話。就可以看破夫人的心事。誰知問了幾十句。也摸不着頭腦。就令有甚麼證據。恐也敵他不過。夫人若出到裁判所。判官見了夫人的舉止。聽了夫人的議論。就不疑夫人。疑證據了。實在棘手。實在棘

手。蘇道。你不要失望。在這裡也說不出甚麼事來。不如回去商量罷。柯萬宜驚道。是的。我都忘記了。蘇柯兩個就起身出去。剛到街口。就見一個老媽子。携着夫人的大姑娘秀春。蘇博就向柯萬宜附耳道。小孩子是無知無識。是見這樣說這樣的。等我去問問他罷。就行至秀春身邊。撫摩他一番。說道。秀姑娘。不見你幾天。就高起來了。……走水這晚。我也去救你出來。你還記得不記得呢。秀春笑嘻嘻道。先生。未起火以前。我早早醒了。蘇道。是嗎。爲甚麼醒得這樣快。秀道。這晚我睡得很早。我睡醒這個時候。媽媽都不知那裡去。蘇博抬頭一瞧。柯萬宜又問道。還有呢。秀道。我醒了一會。不知媽媽又到那裡去。還睡着呢。後來媽媽進來。開這扇門。又把我驚醒。媽媽走上床來。我叫他一聲媽媽。他都不管我。背着我哭。媽媽隨時都可以哭起來的。真可笑了。蘇博與柯萬宜兩個。心中都想道。這個時候。光景夫人見了士蘭。燒了信回來。正要謀殺丈夫的時候了。蘇博再問道。後來你媽媽不是又要出來嗎。秀道。不是。起來坐在佐治身邊。這

個時候。就聞外邊的洋鎗響了兩聲了。若照秀春的說話。夫人坐在佐治身邊。就聞鎗響。則打這兩口洋鎗。一定不是夫人。謀殺伯爵。也是別人。蘇博還不信。再問道。你好了。你說謊。鎗響的時候。你媽媽是在外邊。那裡坐在佐治身邊呢。秀春道。不是說謊。鎗響的時候。媽媽就喫一驚。我問甚麼事。媽媽還未答我。就聞第二響了。媽媽說奇怪奇怪。就倉倉皇皇。跑出外邊去了。聽這幾句說話。殺伯爵的人。愈發不是夫人。若不是夫人。究是那一個呢。蘇博很不舒服。再問道。你做夢見的不成。秀道。不是做夢。站着的老媽子說道。秀姑娘說的話。是不错的。這晚我一聞鎗響。就向窗外一張。聞到第二響。太太纔開門出來的。嚇得太好狠呢。秀春再說道。真不是做夢。等了一會。就一陣一陣火煙烘進來。我就哭起來。要叫媽媽。黃昇就飛跑入來。抱着我及佐治出去了。這個時候。有人出來。呼秀春秀春幾聲。秀春就說媽媽叫我。先生請了。柯萬宜聽了這一番說話。很像下第的舉子。頹頹唐唐。向蘇博問道。怎麼樣呢。蘇道。真奇怪。越發不明

白柯道。難道伯爵夫人。教定這七八歲的孩子嗎。蘇道。教過說話也未可定。總是不能說得這樣有條有理。剛纔秀春所講的話。我想是真的。殺伯爵的人。恐未必是夫人。自是他們兩個。愈思愈疑。心裡都想着殺伯爵的人。不是夫人。就是士蘭。今分明不是夫人。除士蘭外。更沒有別個。總是不敢說出口來。一面說。一面走。就行到蘇博家裡。蘇道。在這裡不怕有人聽見。你何不說說你的意見呢。柯道。我度也不是夫人。夫人若是真犯。他如何能說這理直氣壯的話呢。蘇道。不是夫人。就不是何君嗎。柯萬宜一言不發。良久說道。我的意思。以爲是晚何君去見夫人。燒信的事是真的。這晚又是颯北風。剛剛在何家村吹去。克德伯這邊。這些北風。就是犯罪的原因了。他們兩個。燒了信後。就分手各去。風高物燥。遺下的火屑。吹到積薪上頭。就燒起來。何君回頭一看。見火光燭天。就想去替他撲滅過來。誰知見伯爵匆匆出來。何君又以爲剛纔燒信的事。被他知到。趕緊追出來。要去拿他。忙迫起來。就拿鎗打他的。不光是何君有這種心事。凡

人事際危急。不暇細想。就有這樣手段呢。所以鎗響的時候。怪不得夫人在屋子裡頭。且剛纔夫人所講這番說話。是指實何君做罪人的。又起火這一晚。伯爵答阿賓道。在積薪後頭。見有一個人。跑出來。穿過院子。一直走出菜地這邊。又說他穿着獵裝。更爲可疑。光景逼到何君沒有路走。不得已要殺伯爵。不是謀殺的。若是謀殺。那裡有用散彈的道理呢。用散彈殺人。這就算第一次了。蘇博顫聲道。不錯了。照你說來。何君一定是真犯。柯君你不要對別人說。若吹到判官耳邊。更沒有法了。柯道。自然不對別人說。總是我的辨護。越發難做。我一向信何君是無罪的。就令作僞。也是氣壯。現在我心裡頭有一點兒怯。真如陸倉君的說話。不容易替他辨護。蘇柯兩個。一垂着頭。一支着腮。過了十分鐘。都沒有說話。忽然兩個都像想出一條妙策。齊站起來。蘇博先開口說道。柯君。柯道。甚麼。蘇道。何君雖是可疑。究不能就斷他是真犯。柯道。不錯。我剛纔也想到這個道理。因爲有所謂直接的犯罪。有間接的犯罪。蘇博鼓掌道。對了。我亦

這樣想法。伯爵夫人縱不是親自鎗打伯爵。或者借他人的手去打伯爵。也未可知。柯道。這就除了黃昇。沒有別個。蘇道。倒是湊巧。我一想也就想到黃昇身上。那黃昇不是傻子。乃是痴頑。照例替人做這些上當的事的。我想起來。何君是晚到伯爵處以前。夫人已布置妥當。早早吩咐黃昇。叫他在積薪後頭等着了。柯道。對了對了。若何君肯相就。丟了錦孃。依舊與他密會。他就止着黃昇。不要下手。後來見說不來。就叫黃昇放火。逼伯爵出來。放鎗打他。自己跑回房間去。等着外邊消息的。蘇道。何君究竟是無罪的了。柯道。現在最要緊的事。去查問黃昇。蘇道。我已經與鍾浩然想定法子。鍾浩然不久就要來了。是時蘇博的門房。上前說道。現在有一憲兵。帶着一個患癩癩病的人來。要入慈善病院。蘇博就叫請那個憲兵進來。那個憲兵。就扶着患癩癩病的人說道。先生。他患癩癩病的賣曲人。仆在公園門口。若沒有領牌。我就當他做乞丐。送他到警察署了。但他身上有牌子寫着鍾浩然這幾個字。不能當他乞丐。所以請先生送他

到慈善病院去。蘇博心中十分歡喜。但見有憲兵同着他來，就說道：「你可放下他，等他醒後，送他去就是了。」憲兵出去後，鍾浩然就站起來，把這些口沫，拭得乾乾淨淨，又在口中吐出這個吹沫的器械，說道：「近西街的別莊，光景變了我的產業了。我不知費了幾許工夫，纔弄到這個田地，做偵探扮作癩癩的人，怕除我一個外，沒有別人了。」蘇柯兩個，就慰勞鍾浩然一番，開了點心，就送他到慈善病院處，叫他與黃昇同房。鍾浩然能否探出黃昇說話來，案下不表。却說柯萬宜辭了蘇博，就到監房去見士蘭，將剛纔見伯爵夫人這番說話，述了一遍。士蘭聽完，怒道：「可惡！他見一切證據，都已消失，所以斗膽敢說這些話。他的說話，好不是證實我是真犯麼……可惡！歇了一會，再道寫信是說不清楚的。」我若一直跑到他處，逐件質詰他，看他敢說這些瘋話不成。說完，向柯萬宜問道：「柯君，我想偷偷出去，去見夫人，我說一兩句，他就沒說話好講了。你許我去罷。你詐作不知，就可以了。」柯萬宜勸他一番，不要冒險。士蘭苦苦哀求，柯萬

宜說道。我詐作不知。是很容易。總是你細心纔好。柯萬宜出去後。馬上寫一信與錦孃。說有要事。請他快來。錦孃不知有何要事。飛跑似的。跑到監房去。士蘭附耳道。前日你勸我逃走的時候。我說萬不得已。要出去一兩點鐘。你說可以弄得出來。現在究竟可以不可以呢。錦孃道。總可以的。士蘭道。你先去對胡堅說說罷。湏要聲明不是逃走。不過出去四點鐘或五點鐘……今晚未必弄得出來。明晚也可以的。錦孃就出去將這件事與胡堅商量。胡堅說等我進去。替何老爺講罷。錦孃就同他進去。士蘭道。我想明晚出去四五點鐘。行不行呢。胡堅皺着眉頭說道。斷斷不行。士蘭道。前幾天不是答應我逃走嗎。逃走都可以弄得來。難道出去幾點鐘。就不行嗎。胡道。逃走是尋常事。至出去幾點鐘。又要回來。是沒有人試過的。若老爺出去後。有人來問老爺。去了那裏。叫我怎樣回話呢。若是逃走。就自認疎忽。革職便了。出去幾點鐘。又再回來。一查出來。分明是有意胡鬧。不是疎忽。這個時候。怕我要下獄了。士蘭道。甚麼法子。都弄不出來。

嗎。胡道。不是弄不出來。總是難就是了。錦孃聽他說出這句。知他是爲着此物。此志。遂添多幾百塊錢與他。胡堅就變了說話。我近來調了看守內監。不是守門。由門口出去。雖是不行。總是這邊圍牆。薄得紙似的。明天我拿一把鶴嘴鋤。在這邊牆。掘開一個窟窿。上來告訴老爺罷。士蘭道。開牆……後來查出那個窟窿。你怎樣回話。胡道。我說大耗子掘開的。便行了。不然我明天多叫一個人。同你逃走。把這罪名。通通推歸他身上。就沒有事了。士蘭道。你叫那一個。胡道。就是朱大謀。他本是罪人。因他體子又好。又有力量。就叫他做這裡的使喚。他已很想逃走。給他四五十塊錢。他一定願意的。胡堅出去。錦孃就向士蘭問道。你明晚出去。究有甚麼事情。士蘭詐作聽不見。錦孃再問道。你出去。想到那裡去。士蘭道。沒有甚麼地方去。你後來就曉得了。我回來！錦孃就接口問道。我也曉得了。你雖是瞞我。我總曉得。你不是到有一個婦人去麼。士蘭道。你不要說這些說話。錦孃道。不要說！我也曉得了。你還有一個意中人！既是意中

人爲甚麼見你下獄，都不理會你呢。怕不是真實愛你的。你仔細纔好。士蘭道。外邊的謠言，你還信麼。錦孃道。我知道不是謠言。我纔信的。士蘭以被錦孃思疑。比被判官思疑。還覺利害。想將伯爵夫人這件事。索性一五一十告訴錦孃。後又恐鬧出大事來。光說道實在對你不住。你恕我罷。錦孃憤道。你怎樣對我不住。我也不怪你。你爲甚麼要瞞我呢。說完站起來就要走。士蘭留他不住。只嘆道。伯爵夫人實在可恨。實在可恨。

到了第二天。士蘭要去見伯爵夫人。是晚十點鐘。叫朱大謀進來。請他帶出去。朱大謀答道。我還想在這裡。多住一兩個月。老爺找別一個罷。士蘭一驚。心中暗道。這不是誤我大事。說道。你貪在這裡快活嗎。朱道。在這裡有飯吃。又有屋子住。老爺在這裡又賞臉。時時給東西我吃。在外頭那裡有這樣安樂呢。士蘭道。雖然是安樂。出入不能自由呢。朱道。我本來是輕罪。遲一兩月。就要放我出去。我若逃走。被憲兵知道。拿我回來。給我一個反監的罪名。更不得了。士蘭道。

憲兵曉拿人的嗎。朱道。憲兵是很利害的。你跑到那一處。他都可以找出來的呢。天氣又漸漸寒冷。外頭也沒甚麼工做。更沒藏身的地方。士蘭道。現在葡萄正在成熟。摘一天葡萄。總有好幾角工錢呢。朱道。摘葡萄的工夫。不過一個兩個多禮拜。弄不穀一年吃呢。士蘭道。你想要錢。就多得很。朱道。老爺雖多得很。總是不能給我的呢。士蘭道。你同我出去。我就給你。朱大謀半信半疑。說道。真的嗎。士蘭道。誰誑你。朱道。今年還有五個月。一個月極少極少。也要開銷十塊。士蘭道。你同我出去。我雙倍給你。朱大謀屈指一算。這不是百塊嗎。笑道。老爺不要誑我。士蘭就在身上拿出一包銀紙。隨便拿起幾張。給他說道。這百塊過外了。朱大謀從來沒見過百多塊錢的。一接到手。千謝萬謝。馬上就出去開洞挖牆。不一會就進來。帶士蘭出去。朱大謀暗道。你花了一百塊多錢。也要出去幾點鐘。我看你有甚麼要事。焦急到這個田地。就偷偷跟着士蘭去。士蘭揀一條極僻靜的胡同。一直就跑到伯爵家裡打門。不一會。就有一下婢出來。士蘭

問道。夫人。在家麼。婢道。太太在家。總是老爺有病。太太不能見客。士蘭道。有緊要事。婢道。不論甚麼緊要事。也不見客呢。士蘭心生一計。說道。我是受阿賓判事的命。自裁判所來。爲着何士蘭這件事。有幾句說話。要問你太太呢。婢道。你在裁判所來的嗎。剛纔失禮得很。等我上去告訴太太罷。下婢就帶士蘭到客廳。叫他在客廳歇一歇。士蘭看他的客廳。只有一個門口。心中想道。夫人見我。一定要走的。我塞着這個門口。他是沒法了。就一閃躲在這扇門後頭。等了一會。夫人出來。瞧了幾瞧。見人影兒都沒有。就說道。在那一個客廳呢。正轉身出去。士蘭就一躍而出。嚇得夫人魂飛魄散。留神一看。原來就是士蘭。馬上要走。士蘭就攔着他。說道。你不要走。你跑到伯爵房間。我也要追你去的。夫人顫聲道。士蘭你！士蘭憤火中燒。搶說道。你快活了。你還知道我在監裡頭的苦況不呢。你自己犯罪。埋沒這些證據。把這罪惡。通通推在我身上。累到我這個田地。你太沒良心。我今晚是不饒你的。說完就拿着夫人的手一拉。就拉他坐在

椅子上。夫人又驚又恐。說道。你真奇怪了。士蘭道。怎樣奇怪。夫人道。你燒人的房子。殺人的丈夫。還要……士蘭又搶道。你真冤我殺人放火的罪嗎。夫人道。誰是冤你。你在我面前。還要說謊嗎。我前時恐嚇你。說要這件事告訴伯爵。你一定以爲真的。恐不得了。就先要謀殺伯爵。這件事除你一個外。斷沒有別一個。你瞞別個還好。還要瞞我嗎。我本來想到判事處。把你供出來。但一來爲自己的名聲。二來念舊時的交情。所以留你些體面。你不特不感激我。反來撒賴嗎。士蘭道。你說我被你恐嚇。恐不得了。先殺伯爵。我早知你顧名譽。比我要生命還要緊。爲甚麼被你恐嚇得來。我恐嚇不動。殺伯爵做甚麼。你想把這句說話。就想解脫自己。我度沒有這樣容易。夫人又道。你說不是你殺伯爵。除你之外。還有那一個殺他！還有那一個殺他！士蘭憤極說道。你自己殺了丈夫。還要問那一個。你不是因爲我與錦孃定了親。又悔又恨。想陷我害我。去殺丈夫嗎。燒信這一晚。你不是說我得爲自由的身。就有見你的日子嗎。你做自由

的身。豈不分明說要殺丈夫嗎。這是你的親供。還說人撒賴嗎。夫人又道。士蘭你真疑我是殺伯爵的嗎。士蘭道。就是不是你殺。難道你不曉買人去殺他嗎。是時夫人面如土色道。你疑到我這個田地。真是夢想不到。士蘭一言不發。光瞧着夫人。夫人也瞧着士蘭。士蘭知夫人不是真犯。夫人也知士蘭不是真犯。總是兩個都不能說出。夫人就下氣道。你想怎樣。士蘭道。現今除和盤托出任裁判公判外。沒有法子。夫人道。怎樣和盤托出。士蘭道。我替你在瀛車時怎麼樣。至燒信時怎麼樣。我兩人分手後。那一個放火殺伯爵。通通供出來。夫人倉皇道。不行不行。這些事情。如何能說得出來。士蘭故意道。除這些事。還有甚麼說法。不供則已。一供就極穢極褻的事。也要供出來的。夫人道。這些事情。如何說得出口。這些說話。一入裁判官的耳朵。一定判我兩個合謀。兩個都有罪的。士蘭道。比殺還輕呢。夫人道。供出來是不行的。一供出來。我想救你。也救不來。我與你的交情。夫人還未說完。士蘭搶說道。我危在旦夕。交情這件事。總可慢慢商量呢。夫人就走到士蘭身邊說道。我自有救你的法子。你聽我說罷。我

時時說名譽比生命還要緊。但爲名譽。都可以犧牲生命。難道爲意中人。不能犧牲名譽麼。我拚不要名譽。去救你罷。士蘭士蘭。我真有救你的心事呢。士蘭點一點頭。夫人又道。士蘭。我愛你的心事。還依舊呢。但我救你的法子。就只和你逃走一個法子。你若答應。我就名譽也不要。財產也不要。兒女也不要。就跟你逃走便是了。士蘭心中好不迷亂。不能作答。夫人又道。你既是出得來。何難逃走。你若願意。我就攜着你的愛女。一塊兒同去。若嫌不方便。光我兩個。跑到外國去。天大的事情。都算完了。士蘭。你想逃走好不好呢。士蘭一聽夫人的說話。自然有些動心。復想起錦孃來。又不忍割愛。說道。我若逃走。不如被殺。不行不行。夫人轉過臉來生氣道。你爲甚麼又跑到這裡來。士蘭道。想借你的力。爲我解脫。夫人道。糊塗。你不願意跟我逃走。就沒有爲你解脫的法子了。若在裁判所。供出我兩人這件事。就令救得你。我的名譽不是掃地而盡嗎。難道你想我殺了自己去救你嗎。我曉得了。你想把這件事。定作我的罪。你就解脫。趕快去替錦孃結婚。錦孃既是替你這樣相好。你爲甚麼不求錦孃救你呢。士蘭。你快

去叫錦孃救你罷。我是你的仇敵，你到裁判所處。不論你怎樣辨解，我自有的辨護自己的法子。我一點兒都不怕你。非嘲非罵，氣得士蘭差不多要發狂。就揮起雙拳去打夫人。忽然門口有人說道：不要打架。正是伯爵的聲音。嚇到士蘭夫人兩個魂不附體。正回頭看時，伯爵右手拿着一枝短鎗，左手開門，撲將入來。瞪眼道：你們說甚麼說話。何士蘭：我不要替你去裁判所。我先殺你罷。是時夫人已不省人事，爬在椅子上。士蘭起來對伯爵說道：實在對你不住，你殺就殺罷。伯爵道：我不要殺你。送你到裁判所罷。士蘭顫聲道：何卑怯乃爾。伯爵道：你作這些孽障，又殺人放火，實狗彘不食。在這裡殺你，一則便宜了你，一則污我的地方。我送你到裁判所，自有法律殺你。士蘭心中想道：若送我到裁判所去，我那裡還有面目見人。就碰到伯爵身邊道：殺就殺罷。伯爵道：自有法律殺你。你到裁判所的時候，我親自出去做證人，說打我的時候，我認得就是你。就令你有辨若蘇張的辨護士，也不能替你辨護得來。伯爵年紀大了，又動了氣。再想說下去，就昏倒在地下。士蘭乘勢飛跑似的，就跑出去了。（未完）

偵探
小說



法國鮑福原著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八回 遭毒手瑞福失明 送歸人總巡遺夥

若在上海則
有賄通訪事
之法不必多
此一求矣

話說當下鍊瑞福央告那總巡道。我想懇求你閣下。把這事不必告訴外人。就是那些新聞紙的訪事人來訪事時。也求你把我的名隱了纔好。因為恐怕上了新聞紙。被我女兒看見了。一則累他心疼我。二來我也要受他埋怨呢。總巡道。這個可以辦得到。我總替你隱瞞就是了。但是此刻最好。把那取出拾床的地方。找他出來。至於那個罪犯呢。此刻不消說也走遠了。這一會兒。倒不忙着要拿他。只要認得了他的地方。將來總可以訪拿得到的。瑞福沈吟了半晌。道。這所屋子。我也不一定找得出來的。因為當時那門是開着的。我只記得這房子只有一層樓。百葉窗是綠色的。總巡道。有了這點記認。那就好找了。但是

你可記得那條是甚麼街。路燈上都寫明的。你有留心瞧見了沒有。瑞福道。沒有！我單記得在一條衙衙底。一堵石牆上。撞過一撞。險些兒把腦子都磕了出來。後來就遇見了那人。引我到右邊的一條窄巷子裡去。那房子就在左邊第一家。總巡又問道。你還記得那條街的街名麼。路燈上總是寫的明明白白的。你有瞧過了沒有。瑞福道。那時候有人帶着我走路。何必還要我白操心。認甚麼路呢。只有一層。最可疑的。我記得幫着那光棍抬了那死人。路雖走得不。少。到了後來。纔覺得走來走去。總是在那一條道兒上混跑。總巡聽了。笑了一笑。瑞福又接着笑道。我想最好還是引我到了方纔我遇見兩位警察兵的地方。到了那裡。我或者可以設法。一路找去。不知你肯派他兩位指引我去麼。總巡答應道。可以。可以。那葛蘭德本來聽在旁邊。就接口對總巡道。我們方纔一路走過的。就是梧桐街。這位先生招呼我們的時候。是在那梧桐街的左邊。一個衙衙口的傍邊。這個衙衙通到那裡去的。我可不大清楚。高利書道。我記得

閒閒一言却
生我無限感
觸蓋視私怨
甚於公敵天
下人往來皆
然吾於此不
敢怪瑞福吾
於此不禁重
念吾國無公
德之輩

是通美術街的。摠巡道差不多是罷。瑞福道。美術街我本來也很熟的。我從前在必甲市相館裡辦事的時候。在那裡摠走過幾千次了。近來可許久不到了。但是我怎麼還沒有認出來呢。此刻我們且過去試一試罷。原來瑞福自從踏進了那人的圈套。心中十分忿恨。他那欲得而甘心之念。比那些辦公事的還切幾分。所以商量定了。立刻就走。而且他心裡還有一層主意。就是要想連夜把這樁事情弄個明白。到了天明回去。脫然無累。就可以拿些別話支吾過去。他女兒就一點兒都可以不知道的了。所以他心裏格外比別人着急。當下摠巡同他並行前進。兩個警察兵緊緊跟在後頭。走到梧桐大街。將次走盡時。旁邊現出一條衚衕口。摠巡指着問瑞福道。是這裡不是。瑞福仔細認了一認。道。一點兒也不錯。那個王八蛋。就是在這裡丟下了拾床逃走了的。他們兩位。也在這條街上一路走來的。此刻我倒有點明白這個路了。他們兩位只怕是從克利溪大街轉過這裡來的。那王八蛋一定是走了別路。所以碰不見他。

摠巡道。是呀。他只怕走的是亞培史街呢。然而我們暫且不必用心在那個人身上。我們且先到這衙裡去查探。看是這裡不是。瑞福道。很好。然而最好還是讓我一個人在頭裡先走。你們諒也未必不許的。摠巡答應了一聲「好」。那瑞福就大踏步往衙裡去了。此時那高利書却在後面嚷起來道。這個穿白領子的。一定是那一個的同黨。這一下子。可把他放掉了。瑞福雖然有點聽見。却不去理會他。只管往前走。兩隻眼睛。滴溜滴溜的。一面去認那兩旁的房子。越見得相像起來。覺得這裡就是方纔那人帶他來的地方。他認了一會。又退走了幾步。立定了腳。對着那第一家的門面上。仔細詳察。哪！你看緊緊閉着的那兩扇百葉窗。不是綠色的麼。哪！你看這房子。不是只得一層樓麼。真是越看越像了。回眼一看。那扇大門。却是敞着的。同方纔初見時是一個樣子。但是他記得那人抬了抬床動身之前。曾把這門反手關好了纔走的。怎麼此刻。却又開着呢。這又奇了。且說此時那些警察兵們。還在衙門口守着。沒有

讀者幸毋曰
惜乎瑞福未
曾帶警察來
也。使瑞福而
帶警察來則
不難立時禽
住兇手此事
即從此取場
便無有以情
種種離奇情
節無有以情
情節無有以
毒蛇圈無有
毒蛇圈讀者

過來。瑞福此時也不去招呼他們。就對着那大門。直闖的要闖進去。方要踏進門口。忽覺得豁刺刺一聲響。兜頭澆過一盆水來。說也奇怪。澆過來醍醐灌頂時。明明是一頭一臉的都是水。這個水澆到臉上。却猶如炭火一般。好像拿燒紅的烙鐵。在臉上烙了一烙是的。痛得他眼火星亂迸。不覺大叫一聲。噯唷。不好了。誰知說還未了。就有個人。把他狠命的一推。推了出來。險些兒沒有倒栽葱。跌個筋斗。一面聽得砰訇一聲。把門關了。當時瑞福揉了揉眼睛。要看看到底。是甚麼情景。奇怪也不知是上下眼皮。連在一塊。張不開呢。還是張開了眼睛。沒了光了。只覺得眼前黑越越的。看不見一點東西。這一來。他可着了忙了。不禁大叫起來道。瞎了麼！我真是瞎了麼！唉。那一個天殺的。混帳行子。把礮水來澆我麼。他叫了這幾聲之後。自己站在那裡。眼前仍是一點看不見。所以不能走動。心中回想。方纔要闖進那大門的時候。天上的黑雲早已開了。隱隱露出幾點明星。歷歷可數。此刻却是任憑甚麼東西都看不見了。然而他還

更從何處看
得着此種好
小說蓋一部
毒蛇圈方從
此處起脉也

耐着性子。站在那裡。自己安慰自己。以爲隔了一會兒。自然會好的。但是當時他在黑暗之中。沒有看見仇人的臉面。不免又在那裡自己懊惱。看官要知道一個人。犯了個雙目不明的毛病。比甚麼都可憐。就以瑞福而論。他一生見過。的悅目東西。也不知多少。自此之後。非但不能再看見生平目所未覩的東西。就是從前看見過的。以後也只得拿腦神經去想像的了。就是他最心愛的女兒。那樣如花似玉的美貌。也不能再看見的了。俗語說「仇人相遇。分外眼明。」以後縱使叫他仇人相遇。還拿甚麼去分外眼明呢。倒不如呱呱落地的時候。天生就是個瞎子。一生一世。永遠不會看見過一物的。倒還覺得清淨些。閒話少提。且說瑞福當時呆呆的站够多時。自己覺得不能再有望了。不覺舉起雙手。仰着臉。大叫道。唉。女兒！女兒！我那可憐的女兒！其時那位摠巡。剛剛走近瑞福身旁。相離不過在兩三步之間。忽然看見瑞福這般舉動。又聽得他頻頻的叫女兒。倒弄得不懂起來了。就對他問道。先生。你在那裡幹甚麼。瑞福

狠狠的嚷道。他們把藥水澆我的臉。我的眼睛都瞎了。總巡對他仔細一看。道。天哪！這是那裡說起。怎麼你的臉就同把火燒過一般。你的眼睛……說到這裡。瑞福就接口說道。我的眼睛是瞎透的了。從此一輩子要過黑暗日子了。總巡又急問道。誰弄你的。你說。瑞福道。他來的突鶻。我也沒有瞧見是甚麼人。因為那人帶我來過的這所屋子。被我找着了。認得一點兒也不錯了。我就想闖進去看個明白。誰知一脚踏到了他門口。就是豁刺刺的一盆藥水。兜頭潑過來。登時又把我一推。他就把門關上了。不消說。他起先一定藏在這裡的。總巡道。就是此刻你面前那個門裡麼。瑞福道。我不敢說。我現在變了個瞎子。一點兒都看不見。怎麼敢亂說呢。且說那總巡也不是無情之人。他一想這種情形。也不是盤問他一個人可以明白的。所以恭恭敬敬的對着瑞福道。爲了這件事。倒累先生受這無妄之災。實在對弗住得很。我倒忘懷了。此刻最要緊的。是要先把你老人家安頓好。此刻我們還是先回警察署去。馬上請個醫

生來看看。我想這個病是要趕緊醫治。或者還可以望好呢。瑞福道。請醫生來。只怕也是不中用的了。還是請你派個人送我回家去。讓我也可以早點歇歇。你們也可以等在這裡拿人。我想他還在屋裡。沒有走掉。打進門去。就可以把他拿住了。拿住之後。請你送我家去。我眼睛雖然瞎了。好得耳朵還沒有聾。一定還可以辨得出他的聲音。這裡我固然待不得。警察署也不能去了。我此刻是在這裡受難呢。摠巡道果然你吃苦的很了。我就照你分付的做去就是了。我馬上去找一輛馬車。派葛蘭德送你回府罷。瑞福聽了問道。葛蘭德。可是方纔我遇見的兩個之中。年紀輕的那一個麼。原來瑞福此時雖是痛苦萬狀。心中却還記得方纔招呼他的兩個警察兵。那個年輕的。比着那年長的。慈善了許多。所以特地問一聲。摠巡答道。正是。不錯的。然而你老人家倘使恐怕他們招呼不到。要我親自送去。也可以使得。我就派他們看守這屋子。我來送你回府。交代妥貼了。再來這裡。也是一樣的。……尊夫人在府上麼。瑞福道。我

是久鏢的了。此刻家裡只有個小女。摠巡道。既是這麼着。我們還要靜點纔好。不要半夜三更的。張揚得令千金不安呢。瑞福搖頭嘆道。任是甚麼樣。也不中用的了。難道他老子瞎了眼睛。還瞞得着他麼。雖然。這細情等我自己去告訴他罷。你閣下要送我回去的話。也可以不必。一則我不敢當。二則這裡拿人要緊。就是那位葛兄送我去罷。葛兄請來扶我一把罷。我在這裡候着呢。當下摠巡發了一聲號令。那葛蘭德就走過去。扶了瑞福。緩緩而行。此時百忙中難得他還想得幾句要緊話。對摠巡說道。你閣下記好了。這屋子是只有一層樓。窗戶的顏色是綠的。大門是一扇的單門。那人領我來抬床的時候。我還記得那大門的右邊。還有一個白銅的電鈴機關呢。摠巡道。多謝先生。我明天再到府去請教罷。那時我或者就提了那混帳東西同來。也未可知。說罷。葛蘭德小心心的。扶着瑞福去了。再說那個高利書。他本來生得心腸極硬。性子又倔強。並且始終一口咬定瑞福同那逃走的人。是一黨的。到了此時。他的心思也

就撥轉過來了。俗語有一句說的。「驢遲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又書上說的。「至誠感人。」就是這個道理了。當下那總巡看見高利書依然站在旁邊。就隨口問他道。你看這事情到底甚麼樣。他就答道。這位鐵先生。自然是個好人。說的話也不錯。那個弄瞎他眼睛的王八蛋。光景還在這屋子裡。論不定他還在裡面聽着我們說話呢。這一句話。把那總巡提醒了。也就不能不小心些。所以走開了幾步。低低的對高利書道。此刻我們的總辦。大約在署裡了。我要到他那邊去一走。順便把等在那邊的小隊招呼到這裡來。帮你看守這屋子。你且在這裡候着。要這那廝出來。你可要把他拿住的。你還強壯。可以不必怕他。高利書答道。我會怕他麼。兩人正在那裡說話。驀地裡瞧見來路上。來了一羣人。一逕奔向這邊來。兩人不知就裡。嘿然不語。看他走到那裡。看看走近了。仔細一看。不覺大喜。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方纔帶出來的小隊。走近了總巡跟前。回說是在路上遇見葛蘭德。叫他們來的。已經一面打發人去告知總辦。又打發

一個去叫銅匠來開鎖了。摠巡聽了此話。口中雖不言語。心裡却暗暗的稱讚不絕。明天回了摠辦。好好的要獎賞他們。「此時案子莫說未曾破得。就連頭緒也一點沒有弄出來。不知爲了甚事要獎賞他們。」且待下回分說。

瑞福挺身。願作先鋒前敵。偵探罪人。而處處不免於高利書之疑。吁。世情果如是耶。吾不禁爲熱心任事者。同聲一歎。此志士灰心之所由來也。

瑞福搶步入門。忽被一盆藥水。兜頭一潑。以致雙目失明。非獨瑞福當日不及料。抑亦讀者今日所不及料也。此是一部書中。大波瀾處。

第九回 擒罪人遍搜陋屋 睹盲父驚碎芳魂

且說當下那摠巡暗想道。難得他們那麼留心。那麼週到。此際已是過了半夜光景了。更深夜靜的時候。那門內的人。斷沒有肯自己開門之理。少不免要用強。打開門進去。就少不免要驚動了街坊鄰舍。都要來看。雖然不打緊。然而這件事就未免辦得不機密了。要是得銅匠來配對了鑰匙。那就神不知、鬼不覺

的。可以進去拿人了。只怕我們走到他床前。把他銬了起來。他還沒有醒呢。我想去見總辦。也不過是這個主意。他們既然辦了。此刻我也不必自己親去了。不如留在這裡等那銅匠來罷。於是叫那小隊幾個人。分佈在左右。自己同高利書閒談瑞福的事情。不到一刻工夫。只見警察總辦。在前面忽忽來了。那個銅匠也從別路到了。那總辦一到。便對總巡說道。這件事情。很有些蹊蹺。倒不是容易辦的呢。然而我想我們總得要設法幹好他。方纔署裡一個警察員。告訴我說。他看那屍首的臉貌。很是臉熟呢。說他向來住在舊城子左近的。據他這麼說。不定就是住在這屋子裡呢。但願那個犯人。還在裡邊。這案也就不難明白了。且快叫這銅匠開門罷。我們這裡有了這幾個人。很够拿他的了。好在他並不是甚麼成羣結隊的大隊人馬呀。當下就叫一個警察兵。拿了回光燈。照着那鎖門。銅匠就來動手。不多一會。撥准了機關。那鎖就開了。掌燈的領頭。先進了大門。然後一個一個的魚貫而入。又有一個掌燈的斷後。還留下兩個

警察兵。一個銅匠。站在街心。東西探望。且說那總辦總巡進得大門。覺得屋中潮濕異常。四壁廂都是灰塵蛛網。還有一股霉氣。直撲到鼻子裡來。就像許久沒有人居住的光景。總巡對總辦道。怎麼這屋子就像空下了許久的光景。總辦道。我方纔瞧見那女屍的裝束。也就同化子沒有甚麼分別。以此看來。就叫他住在這裡。也是很配的。然而也是奇怪。他如果一個人住在這裡。那房租錢。從那裡來的呢。總巡道。我們找着了這裡的房東。就不難問他房客的來歷了。這犯人只怕就是那婦人的丈夫呢。正在這裡說着。高利書忽然俯身下去。檢起了一件東西來。交給總辦。總辦接過一看道。奇怪。這麼一個屋子。那裡來的這個東西。衆人聽說。也都圍着過來觀看。在燈光底下。只見是一片嶄新頂好的灑花緞子。這種緞子。只有女人拿他做衣服穿。這一塊就像在那一個女人衣服上扯破了。掉下來是的。大家看了。很是詫異。那總辦說道。這位被人謀殺的婦人。看他那裝束。近來光景。斷斷穿不起這種好衣服。我是斷得定的。這

此等體察徒
以刑求者焉
能想得到

極剛硬極偏
強之人却說
得出這種細
心話真是奇
極

又是誰呢。却又奇了。摠巡道。而且這片緞子。並不是剪裁下來的。顯然是扯下來的呢。高利書道。想來這潑藥水的一定是個婦人。他潑了藥水之後。立刻就閉門逃走。想是他關門的時候。來得匆忙。被門縫夾住了他的衣袖。其時他心慌意亂。逃走要緊。所以不及開門。扯出。就使動那麼一扯。扯下了這麼一塊。因為要逃走的慌了。所以掉在這裡的。要說到那男子的話。想來丟了拾床之後。早就逃的無影無蹤了。他因為聽得我們警察過來。所以纔跑了去的。那裡還敢回家呢。摠辦聽了。連連點頭道。你這幾句話。說的很有見地。看來這潑藥水的婦人。必定也是他們一黨的了。摠巡道。我也是這麼想。當時那男子沒法把那屍首弄出去的時候。這潑藥水的婦人正在這裡看門呢。高利書道。而且用藥水暗裡傷人的事情。摠是婦人所爲。他的意思。並不是一定要弄掉人家的性命。只要弄傷了人家的眼目。他就心滿意足了。當下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發了許多議論。各人各述了意見。一面用燈在屋子裡不住手的四下裡去照。照

了許久。仍然是蛛網塵封。四壁皆是。而且這所房子。大有墻坍壁倒的光景。那裏照得出甚麼東西來。大家都道。這明明是久已沒人居住的房子。何至於在這個地方。鬧出人命案子來呢。正在這裡狐疑不決的時候。那高利書忽然間大嚷起來。道。看！看！！你們看!!!。衆人抬頭看時。原來他又發見了牆上一只釘子。離地約有七尺來高。那釘子以下兩旁二三尺的牆。却一些塵土也沒。好像纔擦乾淨的光景。地下的脚印。橫一個。豎一個。歷亂異常。高利書指着說道。這裡一定不久有人動過的。論不定這裡就是那婦人吊死的地方呢。摠辦聽了說道。是呀。這話很有道理。然而你看這釘子。離地有那麼高。摠得要有一張梯子。或者有一把椅子。纔可以釘得着呀。這裡却又一樣都沒有呢。摠巡道。我們且先上樓。拿住了人。再來問他這個罷。於是高利書領了頭。一個個都走了上去。四面一望。總共兩間房子。上面除了天花板。下面除了地板。四邊有的是灰塵滿佈的粉牆。那裡還有甚麼長物來。只有火爐旁邊。有這麼幾件破瓶碎罐。

我於此處有
疑心則盛
藥水以澆瑞
福之盆何以

不見是也

幾個牙刷木梳。要找出他一個半個人的影踪來。那可有點難呢。那摠辦不禁訝道。咦！這婦人跑到了甚麼地方去了。還有心不肯死的。恐怕他上了瀛樓。或者藏到衣壁裡去。還要竭力去找。可惜這屋子太小。這兩樣東西。都是沒有的。還有人獻計。說是一定藏到地窖裡去了。找來找去。連個地窖的縫兒都沒有。於是大家面面相覷。束手無策。都說道。這婦人摠不能飛上天去呀。摠巡道。不要他害了瑞福之後。出其不意。就一溜烟跑了麼。摠辦道。這也難說。你想這塊緞子。是那裡來的呢。他推了瑞福出去之後。在裡面關門時。扯下來的是無可疑的了。……我們再到樓下找罷。於是大家又陸續走到樓下。沒有一會。高利書又嚷大起來。道。你們看呀。還是新的呢。衆人又走了過去一看。原來是一張梯子。一個釘錘兒。又被他發見了。仔細再看時。果然是全新的。猶如沒有用過的差不多。摠辦道。這却是一件緊要東西。不用說。是他們新近買來的了。我們只要往這左近的店家去打聽。究竟是個甚麼樣人買的。這件事就可以有

高利書只管
會嚷可笑

點眉目了。摠辦這句話方纔完。摠巡正想答話。忽然那邊高利書又在那裡亂嚷。連忙走過來一看。原來又被他尋着了一扇門來了。摠辦道。這可好了。到底被我們找出來了。快出去叫銅匠來開了他。想來這房子是兩面可通的。摠辦正說這話時。忽然看見那門自己開了。原來高利書隨手把機關旋了一旋。那門是虛關上的。所以輕輕一推。他就開了。衆人往開裡邊一望。却是黑越越的。看不見甚麼東西。拿燈來一照。原來是一條夾道。走到夾道盡頭。那邊還有一扇門。高利書還要旋着機關去開。誰知却是鎖着的。仔細一看。鎖在外面。顯然是那個婦人。從這裡逃了出去。然後把這扇門反鎖的了。於是去出叫了那銅匠進來。把鎖開了。大家出去一看。原來是黑越越的一個小衚衕。可以通到大街上去的。大家又是面面相覷。沒個理會。那位摠辦不禁嘆了一口氣道。他們這幾個罪人的詭計。擺佈得很是巧妙呢。照這麼看來。那位瑞福先生。外邊一定是有人。摠巡說道。他們這種算計。我想必然別有命意。斷斷乎不是專

門要想害瑞福一個人的。不過瑞福不幸。可巧的碰在他的圈套上罷了。起初那個抬床的惡棍。分明是看見瑞福是吃醉了的人。所以纔敢求他幫忙抬床。並且瑞福又是先向他問路。明知他又是個不認識路徑的人。何況房子。所以帶了他來。及至撒下了瑞福之後。他一定回到這屋子裡。後來看見瑞福縮了回去。對着他那房子細認。那婦人到了此時。不能不下這毒手。做一個有。你。沒。我。有。我。沒。你的。開。交。所。可。疑。的。他。那。裡。知。道。瑞。福。背。後。有。我。們。這。班。人。跟。着。就。預。先。逃。走。了。呢。但。是。這。一。層。我。可。以。斷。得。那。個。婦。人。非。但。同。瑞。福。沒。有。冤。讐。並。且。是。瑞。福。生。平。絕。不。相。識。的。這。件。事。我。倒。敢。同。閣。下。打。賭。無。論。賭。甚。麼。都。可。以。摠。辦。道。你。說。的。這。話。很。是。有。理。佩。服。得。很。此。刻。我。們。第。一。着。須。要。先。把。那。被。人。勒。死。的。婦。人。是。誰。一。向。是。做。甚。麼。的。打。聽。了。出。來。辦。這。案。子。方。纔。有。下。手。之。處。我。想。要。打。聽。那。婦。人。也。並。不。難。因。爲。那。警。察。員。說。的。同。他。臉。熟。得。很。他。雖。不。是。巴。黎。城。裡。有。名。的。人。然。而。在。這。一。帶。的。近。段。知。道。他。的。人。很。多。呢。不。表。警。察。署。

偏有此閒情
逸致

誰知他偏不
睡

的人員在這裡商量。且說葛蘭德奉了摠巡的號令。伴送瑞福回去。一路上小心扶持。十分周至。那瑞福一路上。一步一步的捱去。心裡却懷着鬼胎。恐怕被女兒知道。不好意思。又是惹他氣惱。又要害他心疼。不知怎麼樣纔得了。後來一想。這時候已經晚極了。我那妙兒。此刻早就睡熟了。我回去時。一聲也不響。不去驚動他。悄悄的上床睡了。將息到天明。如果這眼睛能夠好了。這件事情就可以支吾過去。往後就依然可以過我的太平日子了。瑞福一路上思來想去。只有這個主意。他滿心滿意。以爲今宵可以無事的了。一路捱到家時。葛蘭德把門旁的叫門電鈴機關。輕輕按了一下。不一會。便有一個人開門出來。手中拿了一枝蠟燭。朦朧着一雙星眼。不是別人。正是瑞福。心中腦中念念不忘的愛女妙兒。原來妙兒因爲他父親往外赴席的時候。曾經答應了他早回。他就深窓獨坐的等他父親回來。迨後越等越不見回來。慢慢的等到半夜。仍是寂無聲息。不覺又耽心起來。暗想我父親答應我早點回來的。何以到了這個

爲人子女不
當作如是想
耶今之破壞
秩序動講家
庭革命之人
聽者

如聞其聲如
見其心
此之謂父慈
子孝

時候還不見人就是往常赴讌到了這個時候也就回來了怎麼今日有了特約要早點回來的倒反到了這時候還不見到呢我父親最心痛我的臨行還叫我先睡我叮囑的說話我父親一定不肯忘記的莫非大客店裡這班會友今日又提議甚麼事耽閣遲了麼又回想道不是的縱使他們要議甚麼事何時何日不可議何必定在這三更半夜的時候呢莫非又是吃醉了麼唉我這位父親百般的疼愛我就當我是掌上明珠一般我非但不能盡點孝道並且不能設個法兒勸我父親少喝點酒這也是我的不孝呢但願他老人家雖然是喝醉了只要有一個妥當的地方叫他睡了我就等到天亮也是情願的獨怕是喝醉了在路上混跑又沒有個人照應那纔糟了呢唉我的父親哪你早點回來就算疼了女兒罷他成夜的翻來覆去只是那麼想也就同他父親瑞福在路上沒有一處不想着他的一般但是瑞福在外面遇了那意外之事有時還想到旁處上去這位妙兒小姐却除了想他父親之外並沒有第二樣心

我讀至此因
想像瑞福之
爲人必是時
常酗酒的不
然何至累令
愛如此之耽
心也

思所以越。想越。心焦。幾次。要想自己。出外。探問。時却又。時在。深夜。諸多。不便。一
個人。呆呆的。坐等。急得。他幾乎。要哭。出來。看看。夜色。越發。深了。不由。得他。越發。
胡。思亂。想。起來。真是。坐立。不安。神魂。無定。在樓上。坐得。不耐。煩。拿了。蠟燭。走到。
樓下。坐一。會。又。走到。樓上。去。等一。會。還。不見。回來。重新。又。走到。樓下。倚在。那樓。
梯。扶手上。默默的。出神。心中。歷亂。不定。忽然。聽得。一聲。電鈴。聲響。妙兒。不覺。登。
時。精神。煥發。起來。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回來。了。三步。兩步。走去。開門。開得。門來。
往外。一看。只見。一個。警察。兵。護送。着他。父親。回來。心中。倒。十分。歡喜。以爲。是吃。
醉了。弄到。警察。署。裡。去。所以。警察。長。纔。派人。送。回來。的。不覺。迎。上。一。步。道。爹。爹。
回。來。了。酒。又。多。了。麼……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忽。在。燭。光。之。下。看。見。他。父親。滿。
臉。緋。紅。與。喝。醉。酒。紅。的。大。是。兩。樣。猶。如。揭。下。了。一。層。皮。一。般。兩。隻。眼。睛。腫。凸。起。
來。只。嚇。得。妙。兒。芳。魂。飛。越。不。覺。哇。的。一。聲。哭。將。出。來。未。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
分。說。

凡遇一疑案到手。只要細心體察。雖未必驟能盡得案情。然亦未有不略得眉目者。觀此回於空室中搜尋。不見一人。惟發見閒閒幾件物件。彼警察中人。各述其意見。此案之情節。已相去不遠矣。夫豈徒以刑求者。所得夢見耶。後半回妙兒思念瑞福一段文字。爲原著所無。竊以爲上文寫瑞福處處牽念女兒。如此之殷且摯。此處若不略寫妙兒之思念父親。則以慈孝兩字相衡。未免似有缺點。且近時專主破壞秩序。講家庭革命者。日見其衆。此等倫常之蠱賊。不可以不有以糾正之。特商於譯者。插入此段。雖然。原著雖缺此點。而在妙兒當夜。吾知其斷不缺此思想也。故雖杜撰。亦非蛇足。（跋塵主人）



社會
小說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一四五

第一回 亂烘烘強盜作先聲 慢悠悠閒文標引首

「噲！夥計！到了地頭了。你看大門緊閉。用甚麼法子攻打。」「呸！蠢材。這區區兩扇木門。還攻打不開麼。來！來！！來!!! 拿我的鍬錘來。」「砰訇、砰訇、好響呀。」「好了。好了。頭門開了。呀。這二門是個鍬門。怎麼處呢。」「轟！」「好了。好了。這響砲是林大哥到了。林大哥。這裏兩扇鍬牢門。攻打不開呢。」「唔！俺老林橫行江湖十多年。不信有攻不開的鍬門。待俺看來。呸。這個算甚麼。快拿牛油柴草來。兄弟們一齊放火。鍬燒熱了。就軟了。」「放火呀。劈劈拍拍。一陣火星亂迸。」「柴草燒他不紅。快些拿木炭來。」「好了。有點見紅了。兄弟們快攻打呀。」「豁、刺刺、刺刺。門樓倒下來了。搶進去呀。」「咦。怪道人說梁家石室。原來門也是石的。」「林大哥。鍬門是用火攻開了。這石門只怕火力難施。又有甚麼妙法。」「呸！衆兄弟們有的是刀、錘、斧、鑿。還不併力向前。少停凌大爺來了。倘使還沒有攻

開拿甚麼領賞。」是呀。我們併力攻打上去。不怕他銅牆鐵壁。『好忙呀。刀兒、錘兒、斧子、鑿子、一齊亂下。』『好了。我這裡打下指頭大的一點來了。』我這裡芝麻大一點也沒有動呢。『噯。攻了大半個時辰了。我老林打家劫舍。也不知經過幾百回。却沒有經過這樣爲難的事。兄弟們不要白費力了。沒個法兒。用軟梯上去罷。』『不中用。這一個石室。沒有天井。就有兩個窗戶。也不過一尺來高。四五寸寬。那裡進得去。』『那麼我們掘地道來。』『也沒用。這個牢房。是我老子在生的時候承造的。他常常說起。說這牢房底下。四圍打了一丈二尺深的沙棊呢。』『這可難了。』『轟！轟！轟！』『這是三響號砲。凌大爺到了。』凌大爺這石室攻打不開。還求示下。『嚇。你們在我跟前誇了嘴。此刻鬧到騎虎難下。難道就罷了麼。』『大爺不要動怒。我老林還有一條妙計。』『快點說來。』『好在大爺不是要取他錢財。』『我大爺有的是銅山金穴。要他錢財做甚麼。』『這個不消說得。』『只要結果他一家性命。我老林還有一條妙計。不須打破他這牢

房。便可以殺他個寸草不留。」也罷。我本來只要殺了他弟兄兩個。爭奈他全不知機。只得一不做二不休的了。老林。你就施展你那妙計罷。」兄弟們搬過柴草來。澆上桐油。就在這門前燒起來。拿風箱過來。在門縫裡噴烟進去……何七。你飛簷走壁的工夫。還使得麼。」老實說。我雖然吃了兩口鴉片烟。這個本領是從小學就的。那裡就肯忘記了。」既這麼着。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戶。都用柴草塞住了。點上一把火。」可以。我就幹這個。」凌大爺。這裡有馬鞍。你且坐在上風一邊。看俺老林成功也。兄弟們快來動手。」好熱鬧呀。怎見得

毒霧迷天。濃烟匝地。風過處紅光燄燄。火低時黑氣騰騰。添柴草的奮不顧身。遑問焦頭可慮。拉風箱的亂捋双臂。不辭爛額之勞。四壁廂犬吠雞飛。一霎時神號鬼哭。儘任他鑼聲震地。官軍赴援無人。只聽得砲響連天。賊徒聲勢愈大。桐油烟。臭惡難聞。向石門縫中鑽去。催命符。容情不得。從閻羅殿上頒來。叫爾室中衆人。化作冥司羣鬼。縱不似北京的掛爐燒鴨。

也要做江南的異味薰魚。

「這會燒够了兩個多時辰了。大約此刻已有四更多天。這牢房裡的人是活不成功的了。凌大爺。我們散罷。」好呀。這正是鞭敲金甃響。人唱凱歌旋。走呀。打轎子過來。」哄哄哄。一陣散了。這一散不打緊。只是鬧出一段九命奇冤的大案子來了。

噯。看官們。看我這沒頭沒腦的忽然叙了這麼一段強盜打劫的故事。那個主使的甚麼凌大爺。又是家有銅山金穴的。志不在錢財。只想弄殺石室中人。這又是甚麼緣故。想看官們看了。必定納悶。我要是照這樣沒頭沒腦的叙下去。只怕看完了這部書。還不得明白呢。待我且把這部書的來歷。與及這件事的時代出處。表叙出來。庶免看官們納悶。

話說這件故事。出在廣東。我聞得各處的人。都說廣東強盜多。廣東果然強盜多。這句話我也不能代廣東人諱。但是大凡做强盜的人。無非是些無賴地痞。

亡命少年。從沒有坐擁厚資。名列搢紳。也去做強盜的道理。然而這件事。却是一個坐擁厚資的人去做強盜。並且這個人雖然不是甚麼閥閱名門的子弟。却也是納監讀書。充做書香人家的人。似他這等人也做了強盜。豈不是一件奇事。並且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間。這位雍正皇帝。據故老相傳。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於國計民生上。十分用心。懲治那暴官污吏。也十分嚴厲。並且又明見萬里。無姦不燭。至今說起來。大家都說是雍正朝的吏治。是頂好的。然而這個故事。後來鬧成一個極大案子。却是貪官污吏。佈滿廣東。弄到天日無光。無異黑暗地獄。却不遲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時候。豈不又是一件奇事。要知道這件奇事的細情。待我慢慢一回一回的表叙出來。便知分曉。

第二回 廣源店股東拆股 馬鞍街星士談星

却說廣東素稱繁盛之區。向來商賈雲集。百貨流通。從前海路未通。往來北省的人。多是取道江西。這江西與廣東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南雄嶺。這南雄嶺是

廣東省南雄州所屬的地方。過往之人。都要在此地經過。因此朝廷就在這個所在。設立稅關。徵收關稅。南雄地方。就成了個南北通衢。客商輻輳。那些多財善賈之流。多在那裡開行設店。內中單表一家綢緞舖子。招牌是廣源字號。這廣源是郎舅兩個合夥開設的。一個姓梁。名叫朝大。一個姓凌。名叫宗客。都是廣州府番禺縣人氏。這凌宗客就是梁朝大的妻舅。郎舅二人。情投意合。生意也十分茂盛。後來宗客在別處發了一單大大的橫財。先就回到省城去安閒度日。所有南雄生意。都歸與朝大經營。不料樂極生悲。這凌宗客發了大財之後。安享得沒有幾時。就嗚呼哀哉了。遺下一子。名叫貴興。表字祈伯。向來下幃讀書。納粟入監。以爲考鄉場地步。此時丁了憂。正好廬墓讀禮。誰知過得年餘。梁朝大在南雄。也一病身亡。朝大兩個兒子。長名天來。次名君來。其時正在番禺譚村居住。一朝得訃。不必說。自是星夜奔喪而去。到得南雄。料理喪事已畢。細查近年生意。却是日見清淡。兄弟二人商量。母親年紀已高。我們不便遠離。

設店在此。沒人經營。也不成事。凌表弟他向來讀書。未必肯來經理。不如寫信通知與他。請他來此。眼同盤頂與別人。盤出多少現銀。我們照老股公攤。一來免了這頭牽掛。二來得了現銀。我們回到省城。也好再圖別業。想凌表弟也未必不肯。商量定了。就寫了封信。去通知凌貴興。貴興得信。果然來了。兄弟兩個。再把上項主意。訴說一番。貴興也點頭應允。當下三人定了主見。就招人盤受。不多幾天。交易都算清了。自然都是二一添作五的分了。只剩下二十四個玉石花盆。及一堂花梨木椅桌。因為議價不合。還沒有受主。天來同貴興商量道。我們不能爲了這兩樣東西。只管耽擱。好在這個大家都用得着的。不如我們兩家分了罷。貴興道。好好的全副東西。分散了就可惜了。不如我們兩個投票估價。出得價高的。拿出錢來。拿了東西去。拿着東西的。可得了那價錢。豈不是好。天來道。表弟高見不差。於是兩人各各寫了投票。交了出來。邀了證人。當衆拆開。天來出的是一百零五兩。貴興只出了八十兩。天來馬上就兌了一百

零五兩銀子。親手遞與貴興。貴興不覺後悔起來。對天來道。這兩樣東西。弟倒也心愛。只因一向在家讀書。不知物價。所以出得賤些。如今我多加五兩。共作一百十兩。請表兄讓與弟用如何。天來本是無可無不可之人。當下正欲答言。尙未開口。那旁邊一個做中證的老夥計道。這可使不得。當衆投票。是極公正之事。此刻票已開了。又來加價。起初又何必投票呢。倒是當面講價的好了。與其開了票之後。再來加價。又何必開票呢。不是徒然多此一舉麼。並且凌世兄當面加得。梁世兄自然也當面加得。倘使梁世兄也是心愛此物。也加起價來。豈不成了個爭端麼。依我看來。還是依投票之價。梁世兄得去爲是。免得因此些微小事。你兩家中表起了爭端。此是老夫愚見。依與不依。聽憑你們二位尊裁。衆人齊聲道。老丈之言。甚是。倘不如此。我們今天承邀作證人。也是白白多此一舉了。貴興迫於衆論。不得已。接了天來銀子。怏怏不已。當下諸事停當。表兄弟三人。一同買舟返省。天來兄弟。自回譚村不提。且說貴興與天來分手之

後只叫家人僱人挑了行李回去。他自己却散步街頭。偶然走過馬鞍街。只見一家門首圍着許多人觀看。貴興抬頭看時。只見那家門首掛着一面簇新招牌。寫着「江西馬半仙專參六壬神課兼精命相陰陽地理」十九個字。貴興看罷心中暗想。我向來在此走過。未見有此。想是新到的。何妨前去領教他一回呢。想罷上前。分開衆人。走到門內。只見屋內擺着一個課壇。上面坐着一人。頭戴瓜皮小帽。身穿藍布長衫。外面罩着一件天青羽毛對襟馬褂。頸上還圍着一條玉藍綾子硬領。黑黑兒瘦瘦兒。一張尖臉。嘴唇上留着兩撇金黃色的八字鬚子。鼻子上架着一個玳瑁邊黃銅脚的老花眼鏡。左手拿着一枝三尺來長的竹旱烟管。嘴裡吸着。鼻子裡一陣一陣的烟噴出來。右手拿着一柄白紙面黃竹骨的摺疊扇。半開半合。似搖不搖的。身體在那裡幌着。隔着那眼鏡上的兩片水晶。看見他那一雙三角眼睛。一閃一閃的。乍開乍閉。貴興向前拱手道。先生請了。馬半仙聽見招呼。連忙呵了一呵腰。左手放下烟管。把鼻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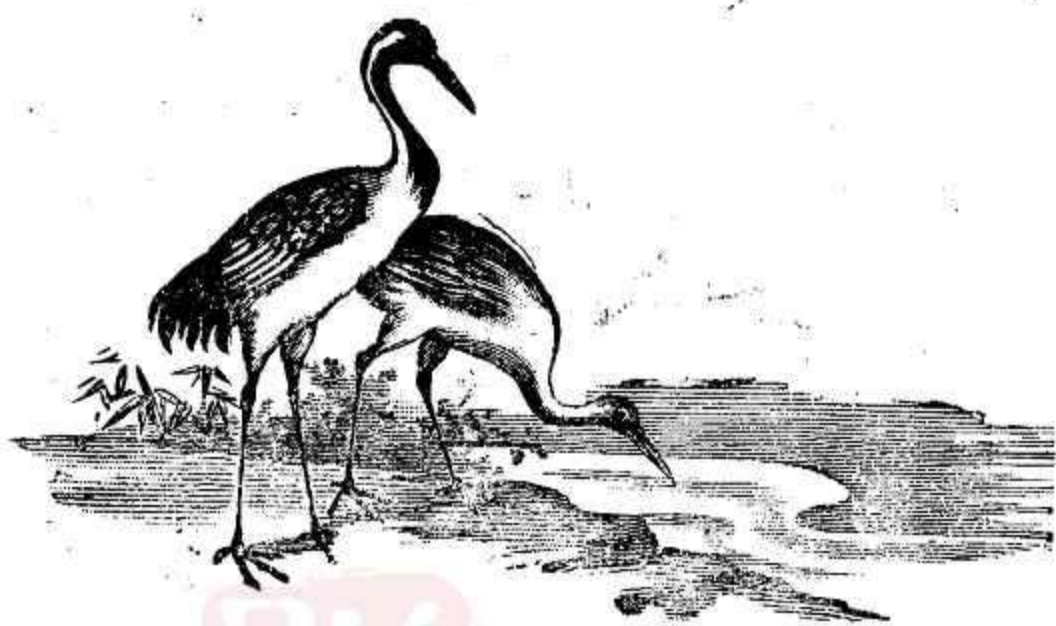
的眼鏡除了一除。嘴裏也說請了請了。一面說着。也向貴興打量一番。只見他生成一張嫩白臉兒。滴溜滴溜的一隻小眼珠兒。薄薄的嘴唇兒。高高兒的顴骨。露露兒的鼻孔。頭戴細黑布的瓜皮小帽。上頭綴着個核桃大的藍帽結子。粵俗素服帽結用藍不用白帽簷上面。却綴上一塊天藍寶石的帽準。身穿細機嫩藍布長衫。手執一把宮扇式的紈扇。脚上蹬一雙挖花京式素鞋。那鞋底兒足有一寸多厚。舉止浮動。打量過了。心中早有了主意。一面低下頭來。在桌子底下拉出一把椅子來。說聲請坐。貴興也不謙讓。就便坐下。嘴裡說道。先生敢是初到敝地。難得多才多藝。特來請教算一個八字。馬半仙道。如此請教貴造。貴興便將生辰八字。一一告知。半仙戴上眼鏡。提起筆。寫了出來。起了四柱。側着頭。看了一會。又輪着指頭。掐了一會。放下筆來。除下眼鏡。捋了捋鬚手。打了一聲咳嗽。雙眼望着貴興道。貴造是一個富貴雙全的八字。小弟在江湖上代人算命。已有二十多年。似這般八字。却也不會遇過幾個。還記得十五年前。小弟到北京去。

有人拿了一個八字來算。我算得他非但富貴雙全，並且才兼文武。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只有一件奇怪。他到了晚年，有一步運，遇了七煞陽刃，據飛星刻度算去，恰好那兩年，又是喪門披麻亡神白虎暴敗天狗天哭等星宿。應該不得善終，要過刀而亡的。然而好的，我就依書講命一齊說了。到了後來，那一步運，我只得說是恐怕要有一點小耗失，起居出入要謹慎些。你想我們江湖上人，只這句話，就是教人趨避的了。然而算的時候，我可並不知道是那個的八字。到後來，方纔有人告訴我，說是年羹堯大將軍的八字。那時我自己還不相信，怎麼像年大將軍那樣榮華富貴，會過刀而死呢？這個八字一定算得不靈了。一定是我的工夫不精了。誰知康熙皇帝駕崩了，如今這位雍正爺登位不多幾時，就這把位年大將軍殺了。那時小弟纔敢自己佩服自己一點兒，也不會算錯。今日看了貴造功名富貴，雖然未必及得到年大將軍那樣，然而不是恭維的話。這狀元宰相封侯封伯，是逃走不去的，並且越到晚運越好。

不說別的就是這日坐文昌主生貴子這一層那晚運是不必說的了。據這麼看去貴造比年大將軍還高得十倍呢。一席話說得凌貴興手舞足蹈起來。問道請先生批個大批要多少筆金呢。半仙道據貴造而論一生事業不少。一個大批說不盡許多。不如批個成本的好。貴興道就批個成本。不知要多少筆金。半仙道小弟這裡的規矩。平常人來算批成本是五錢銀子。若是大貧大賤的八字。我算出了。就一文不要。送他一本。等他好趨吉避凶。要是大富大貴的命。也要叨光酌加一點。我可不爭論的。只看來人器量如何。俗語說的好。量大福大。我也不必爭。那大量的人也斷不會難爲我的。貴興拍手道。好好。我就送你一兩銀子筆金。費心同我批個成本。但不知幾天可以批得好。半仙道批成本的不是含糊可以了事。先要考定太陰太陽經緯。追究胎元胎息。參考七政四餘。飛星剋度。還要裝地盤神煞。考查流年小限。以斷定一生衣祿。大約十天之後。方可應命。貴興道。不要緊。就是十天。十天之後。我叫人來取就是了。說罷。

送上一兩筆金。半仙也不推辭。就便收了。又說道。倘不見棄。小弟還當奉贈一相。是不取相金的。貴興道。先生真是多才多藝。招牌上還有陰陽地理。想必也是高明。半仙道。不敢。小弟在家鄉時。單就因爲看風水看的靈。因此人家送與小弟一個渾號。叫做鑽穿石……半仙還要再說時。忽見一個小廝走來對着貴興請了個安。道。大爺回來了。爲何不到家裡去。隔壁陳大人來拜候呢。貴興聽了。便立起來。辭了馬半仙。帶着小廝回去。不知陳大人是甚麼人。來拜貴興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一五九

第四齣 醉夢

馭夷妙策

蜂善鑽刺
蜂喜花柳

腑肝如見

(副末粉臉短鬚冠帶上雜僮隨上)戰不能兮守不成。何須高壘與堅城。馭夷自古無長策。但許通商便退兵。(坐介)俺乃大黃封國蜜部大臣。烏里瓜氏是也。慣事通番。甘心媚敵。以鑽刺之力。擢爲蜜部大臣。終日尋花問柳。飲酒徵歌。那一樁軍國重情。置之不理。前日吾國北庭東山西山一帶。爲胡封元封二國。掠取花糧。運回本國。那二國又復大戰一次。元封國兵敗陣而去。幸吾國袖手旁觀。不至結怨于彼。昨日胡封國特遣使臣。來吾國議和。俺只一味勸吾主和議。不可動兵。吾主依議簽字。已經打發他使臣回去。現在仍然太平無事。可以長保富貴。俺們何妨日事花酒。以樂餘年。(顧僮介)爲我去請九門提督。來此飲宴。(僮應下)(丑庵甲戎裝策馬上雜一人隨上)(中立介)(丑)咱乃黃封國一位統兵提督。黑心干是也。(報介)(僮上應介)(領入

酒

色

財

相見介(分坐介)(丑)請問蜜部大人見召。有何賜教。(副末笑介)咱爲此時和議已成。蜜務部大小臣工。可以無事。現備有美酒一壘。珍羞一席。與軍門遣興則箇。(丑)多謝。現在和議已竣。不致動兵。咱們亦可偷閒。在此陪席便了。(副淨舉杯勸酒介)(丑同飲介)(丑)請問大人。前日貴相知鄭月娥校書處。已經去過否。(副末)連日爲胡封國和議之事。未去探望。昨日私約告成。今早已去望他。請問軍門貴相知楊玉香校書。不悉有去望望否。(丑)敝相知現已脫籍。另覓房子居住。作一位小老婆。只是作嬌撒賴。不堪其苦。未識可有良策見教否。(副末)諺云。閒花只合閒中看。一折歸來便不鮮。老兄殆未解此意麼。(丑)是。請問大人。現在蜜官屬吏。每月交納花糧規費。收到多少。(副末)每月花糧公費。只有萬餘金。賣缺之費。也有萬餘金。請問貴營規費。每月若干。(丑)不消說起。每月除攤扣兵餉外。屬員規費。只有五千餘金。再多是不能的。(副末)難道好缺出賣。亦不值錢呢。(丑)好缺

只有副將等缺。可以署理。若總兵則歸部放。署理亦須督撫會奏。是以不能出賣。都守以下。出息有限。有誰肯出多金。來贖買缺。(副末)前日有一班書生。妄造軍報。刊布謠言。此輩人真真可惡。吾已奏聞朝廷。加以叛逆。四出查拏。如捕獲之時。一概處以重刑。方好消吾心頭之氣。(丑)前日聞刑部已拏獲此種人。殺了數名。大人不消生氣。(副末)今日酒飲多杯。且進內打睡去。(丑)即此告辭。(起身下)(副末雜隨下)(雜扮各色人持花燈金鼓細樂上)(繞場一回隨意唱小調小調套下)(生淨丑末扮士農工商上)(分坐介)(衆)聞今日此處。大鬧花燈。吾等一仝觀看。(雜持燈金鼓如前繞場上隨唱曲一二套即下)(衆)吾們士農工商。名爲四民。各有事業。即各有心事。大家說來聽聽。議用十七字令爲限。說不來。罰酒一大杯。(衆)有理。士爲四民之首。應先說起。(生)是聞說廢科舉。書獸沒法處。無人請教。讀餓肚。(衆)說得好。(淨)吾是農夫。應是第二。吾也說得土俗。不堪入耳。大家休見笑。(衆)豈

四民沒有你
足見兵農既
分現象如此
諧語卻與政
治相關

敢。(淨)聞說禁烏烟種子。休下田種烟。打屁股一千。(丑)聞開工藝學經費。無着落。機器辦不成。歇作。(末)聞說撤釐卡。委員利權攬名目。變出來中飽。

(衆)大家都說得好。只是局外人聽見不便。如何是好。(末)武裝上呀。你們四民。在此看燈。單單賸下我們當兵吃糧的不在內。難道吾不是黃封國中百姓呢。(衆)如今四民之中。沒有你了。能說十七字令。則許你入會。(末)酒令若何。(衆)三句十七字便是。(末)吾試說來。當兵不用力。米票官自吃。何處是較場。不識。(衆)好。許你入會。(生)吾今將各人之令。書之于壁。以便他和韻便了。(衆)東山之事。近日若何。(生末)管他則甚。管他則甚。(全下)

(雜扮四人上全坐介)(衆看介)這壁上有十七字令詩五首。(莫非耍人和韻呢。)(衆)吾人各言本行。照此令說出。如詩不成。罰酒一大杯。(衆)有理。(一雜)我好吃大土。名叫烏烟鬼。一夜一兩頭落肚。(一雜)我們好衣着。皮棉紗單衫。一年四季衣。糟蹋。(三雜)我是人清白。每好作嫖客。一夜雪花銀。一

嫖着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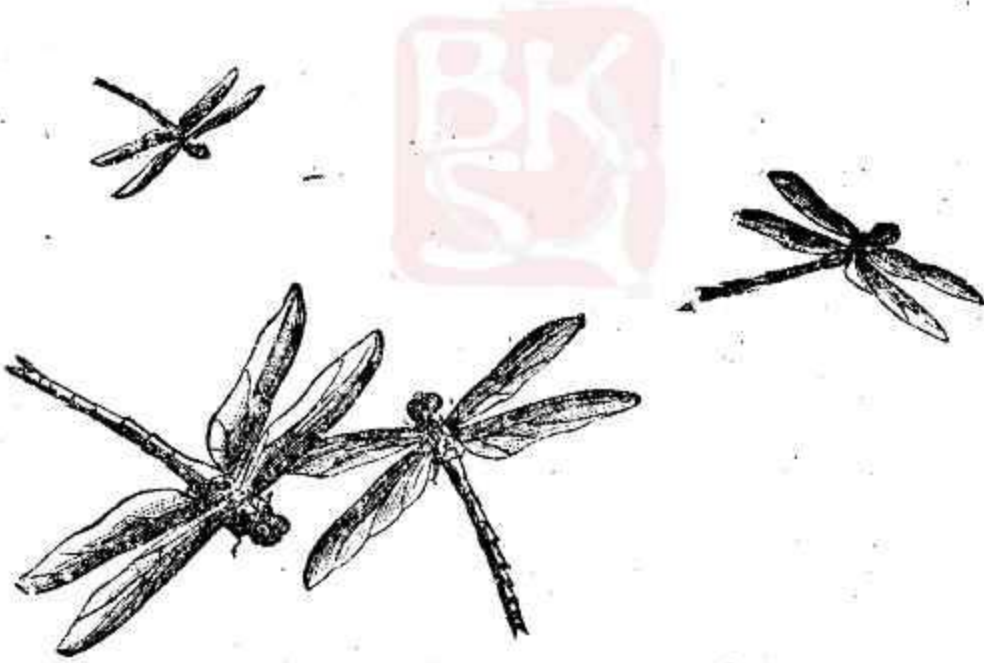
賭

近日國民大都如此彼亦自謂各盡義務而已

百（四維）要賭不要命。家私沒得贖。大輸又特輸。乾淨（雜）昨聞和議已成。敵兵引退。可以太平無事。吃着嫖賭。吾輩各行其是便了。（雜）各行其是。便是義務。國民之責。如此而已。那敵情國事。管他什麼。問他什麼。（四維得意搖擺下）

此折寫國民醉夢。鼓舞太平。大吏如此。下僚可知。士人如此。農工商可知。當兵如此。營制可知。見端甚微。爲禍甚鉅。可爲寒心。

此折以副淨丑末等上場。長于打諢插科。每不便于填曲。故以九首十七字令詩代之。前人成作。亦有一齣之中無曲。非自我作古也。閱者諒之。凡丑脚所唱之曲。大都爲字二双等牌子。句法與十七字相類。以無甚欸曲之故。若填別調。寫來與原曲神氣口吻。不甚相合。成作每遇丑副淨之曲。獨短獨少。正爲此耳。



割記
小說
反聊齋（一名照妖鏡）

破 迷

一六五

失魄

乙酉九月。余偶患痢。痢愈。忽得魴病。吐血斗餘。昏不知人。良久張目。見母若妹皆撫余而泣。謂昏厥逾時矣。時余覺神氣頓清。起坐索茗。飲已良愈。惟微暈耳。臥榻前本設一醉翁椅。彷彿間。見椅上有二小人。長六七寸許。作公差狀。凌空蹈舞。向余作種種狎暱態。疑爲眼花。揉目再視。亡矣。俄而復睹。如是者再四。取枕投之。頓滅。而室中人咸大驚。問何故。余恐驚衆人也。漫應之曰。適見鼠子戲投之耳。神頓昏。復睡。閉目寧息。若有所睹。及張目。則見承塵上忽漲一泡。泡漲極而裂。中現一人面。猙獰可怖。瞬息就滅。俄泡復起復裂。則中已易一人面矣。而猙獰如故。一剎那間。四壁皆然。老者、少者、妍媸不一。各呈其狀。默念素不信鬼。茲殆爲鬼侮耶。余母鑑余困。坐榻前撫余。則見母衣襟間起泡。現人面無殊於四壁也。頓悟是必非鬼。特眼花耳。閉目靜臥。俄醫者至。余問若有所睹何也。醫曰。

特神亂耳。進以清肺寧神之品。一劑而愈。醫者爲吳芝田大令。至友也。愈後往訪之。告以病時所睹。曰此魄耳。經云。肝藏魂。肺藏魄。當吐衄時。肺過勞動。失其力。而魄散於外。故若有所睹。神竄。即就歛矣。

破迷子曰。甚夫。鬼神之說。惑人之深也。畏之敬之。輒曰是能禍福人者。甚有謂鬼能坐而索食者。孰非魄散之類也。耶。使病者當時呼人。而以語所見。有不信爲鬼崇者。蓋幾希矣。

狐魅

蘇州某生爲余言。某甲館於南匯某富翁家。課其子弟。翁居以一樓。位置整整。頗雅潔。居半載。無他異。值溽暑之夜。甲推窓納涼。夜過午。未能就寢。忽聞有登樓聲。默念夜深。誰復來此。正惶惑間。聞人聲曰。先生。夜長岑寂否。聲未已。已排闥入。錯愕却顧。則一翩翩少年也。曰。久托德鄰。未親雅範。唐突過訪。望恕冒昧。甲默念近鄰無是人。得勿狐耶。逡巡不敢荅。亦不敢問。少年笑曰。君疑僕耶。僕

縱狐亦非禍君者。甲念吾意中事。彼已知之。必狐無疑。益大懼。戰慄不已。少年曰。君既見疑。僕且暫避。明夜再當過訪也。言已遂去。甲終夜不敢睡。翌日以告翁。翁求移居。翁疑曰。此間固無此少年。抑亦未聞有狐也。不得已。姑移甲於他樓。夜。少年復至。黝與語。甲不得已。強與酬答。殊蘊藉。疑悞略定。轉念得此爲友。狐亦大佳。自此每夜必至。漸就稔熟。甲轉秘不以告人。一夕。少年復至。甲叩之曰。君仙人。當可導我一游仙境。少年曰。是不難。取案上戒尺。擲窗外。化一巨橋。可容駟馬。指謂甲曰。度此即仙境矣。甲殊逡巡。少年曰。君猶疑懼耶。僕當爲君先導。言已。飄然立橋上。以手招甲。甲乃鞠躬自窓中出。甫一舉足。砉然墮院中。大號。家人畢集。掖之起。脛已折矣。醫治半載。傷始痊。少年亦自茲杳。

破迷子曰。某生之舉。是事以告余也。口講指畫。若親見者。然吾不知其故。神其說耶。抑果所見確鑿也。然窺其意。則竟以少年爲狐鬼矣。吾則謂凡有所睹者。必皆神亂所致。是猶醉人之發狂耳。世之記狐鬼者。輒謂有一狐鬼於此。甲睹之。乙不之睹也。睹之者謂之有緣。反之則謂爲無緣。夫人人同此目。彼狐鬼果

具何神術。顯於此而隱於彼哉。毋亦神亂目昏者。自信所見者。爲實有之物。旁觀乃從而附會之也歟。

白神

某行客。夏日山行。值陰霾四合。狂風驟起。勢將雨。疾趨而前。甫抵一村落。而雨已至。村中皆茅簷蔀屋。苦無避處。見路旁一石。白默念。蹲白中。支傘焉。微特免衣衾之濡溼。且可護其履也。遂就蹲之。雨大作。雷電交至。路無行人。一時許始霽。乃起去。後數月。復經其地。則供香花。燃燈燭。羅白而拜者。無慮百人也。客大疑。就叩何事。或告之曰。此白既神矣。故拜禱之以邀福耳。問胡爲而神。曰。數月前。天大雷雨。溝澮皆盈。而白中乃無滴水之沾溼。非神而何。復叩以時日。則正已蹲白避雨之日也。不覺大笑。具告以故。且演其狀以示之。衆惑乃解。羅拜者皆嗒然散去。

破迷子曰。愚人之愚。至於此極。可笑亦可憐矣。準此推之。則一切牛鬼蛇神。其由來孰非石白類耶。

附錄





本社緊

要告白

本報自第十三號起改由
上海廣智書局出版月出
一册勉依定期如有欲閱
者請向該局定取可也

甲辰十月

新小說社再啓



小說叢話

一六九

新秋病起。人意殊慵。偶拈筆作小說。襍談數則。一下筆游思積緒。相引而至。累累不能休。積數千言。稿成自視。不欲棄擲。姑寄交新小說社刊之。(俠人)吾國之小說。莫奇于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可謂之哲學小說。道德小說。何謂之政治小說。于其敘元妃歸省也。則曰

「當初既把我送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于其敘元妃之疾也。則曰「反不如

尋常貧賤人家娘兒兄妹可常在一塊兒。」原書讀後詞句已忘一時案頭又無此書可

下同而其歸省一回。題曰「天倫樂」。使人讀之。蕭然颯然。若淒風苦雨。起于

紙上。適與其標名三字。反對紅樓夢標題最不苟有正反二種如苦絳珠魂歸離恨天其正標名也賢襲人嬌嗔箴寶玉賢寶釵小惠全大體其反標名也此類

甚多不皇枚舉餘可類推絕不及皇家一語。而隱然有一專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讀之

而自喻。而其曲曰。「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

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此向爹娘夢裏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

要退步抽身早。」大觀園全局之盛衰。實與元妃相終始。讀此曲。則咨嗟累歎。于人事之不常。其意已隱然言外矣。此其關系于政治上者也。曰寶玉祇好與。姐姐妹妹在一處。曰于父親伯叔都不過爲聖賢教訓。不得已而敬之。曰我又沒個親姊妹。雖有幾個。你難道不曉得我是隔母的。寶玉對黛玉語而書中兩陳綱常。大義。一出于寶釵之口。一出于探春之口。言外皆有老大不然在中國數千年來。家族之制與宗教密切相附。而一種不完全之倫理。乃爲鬼爲蜮于青天白日之間。日受其酷毒而莫敢道。凡此所陳。皆吾國士大夫所日受其神祕的刺。衝雖終身引而置之。他一社會之中。遠離吾國社會種種名譽生命之禁網。而萬萬不敢道。且萬萬無此思想者也。而著者獨毅然而道之。此其關於倫理學上者也。紅樓夢一書。賈寶玉其代表人也。而其言曰。賈寶玉視世間一切男子。皆惡濁之物。以爲天下靈氣。悉鍾于女子。言之不足。至于再三則何也。曰此眞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爲此言。以寓其生平種種之隱痛者也。凡一社會不進

則退。中國社會數千年來。退化之跡昭然。故一社會中種種惡業無不畢具。而爲男子者。日與社會相接觸。同化其惡風自易。女子則幸以數千年來權利之衰落。閉置不出。無由與男子之惡業相熏染。雖別造成一卑鄙齷齪絕無高尚純潔的思想之女子社會。而其猶有良心。以視男子之胥戕胥賊。日演殺機。天理亡而人欲肆者。其相去尤千萬也。此眞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爲此以寓其種種隱痛之第一傷心泣血語也。而讀者不知。乃羣然以淫書目之。嗚呼。豈眞嗜腐鼠者之不可以翔青雲邪。何沈溺之深。加之以當頭棒喝而不悟也。然吾輩雖解此義。試設身處地。置我于紅樓夢未著此語未出現以前。欲造一簡單直捷之語。以寫社會之惡態。而警笑訓誡之。欲如是語之奇而賅。眞窮我腦筋不知所措矣。且中國之社會無一人而不苦者也。置身其間。日受其慘。往往躬受之。而躬不能道之。今讀紅樓夢十二曲中。凡寫一人。必具一人之苦處。夢寐者以爲褒某人。貶某人。不知自著者大智大慧大慈大悲之眼觀之。直無一人而

不可憐無一事而不可嘆悲天憫人而已何褒貶之有焉此其關於社會上者也而其尤難者則在以哲學排舊道德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此爭辯二千年不能明吾以爲性決非惡者特今日而言性善則又不可何則未至於太平之世率性而行動生抵觸于是別設一道德學以範圍之故違性之物也而在文明未達極點之時則不可不謂之善然人性又自然之物也終不能屈杞柳爲杯棬於是有觸即發往往與道德相衝突而世之談道德學者誦其成文昧其原理且所謂道德學者不能離社會而孤行也往往與其羣之舊俗相比附于是因此而社會之慘苦壁壘反因之而益堅而自然之性又慣趨權利而與其爲害之物相抵觸于是紛亂之跡終不可絕而道德之勢力入人已深幾以爲天然不可踰之制乃相率而加其軼于外者以大逆不道之名凡開闢以來合塵寰之紛擾殆皆可以名之固非特中國爲然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人性與世界之抵觸此義在中國固或知之唯老莊實宣其蘊而拘墟之俗士反

羣起而議之。不知謂其說之不可行則可。謂其理之不可存則不能也。今觀紅樓夢開宗明義第一折曲。曰「開闢鴻濛。誰爲情種。都只爲風月情濃。」其後又曰「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曰「情種」曰「敗家的根本」。凡道德學一切所禁。事之代表也。曰「風月情濃。」曰「擅風情秉月貌。」人性之代表也。誰爲情種。只以風月情濃故。敗家根本。祇以擅風情秉月貌故。然則誰爲敗道德之事。曰人性故。欲除情種。除非去風月之濃情而後可。欲毋敗家。除非去風情月貌而後可。然則欲毋敗道德。亦除非去人性而後可。夫無人性。復何道德之與有。且道德者。所以利民也。今乃至戕賊人性以爲之。爲是乎。爲非乎。不待辨而明矣。此等精銳嚴格之論理。實舉道德學最後之奧援。最堅之壁壘。一拳搥碎之一脚踢翻之。使上窮碧落下黃泉。而更無餘地以自處者也。非有甚深微妙之哲學。未有能道其隻字者也。然是固可以爲道德學咎乎。曰不可。彼在彼時。固不得不爾也。且世變亦繁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紅樓夢者。不能預

燭將來之世變。猶矧道德學者不能預燭紅樓夢時之世變也。特數千年無一人修改之。則大滯社會之進化耳。而奈何中國二千年竟無一人焉。敢昌言修改之哉。而曹雪芹獨毅然言之而不疑。此真使我五體投地。更無言思擬議之可云者也。此寔其以大哲學家之眼識。摧陷廓清舊道德之功之尤偉者也。而世之人顧羣然曰淫書淫書。嗚呼。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一切物果綠乎哉。果黃乎哉。紅樓夢非淫書。讀者適自成其爲淫人而已。

評紅樓夢者十餘家。支離滅裂。無一能見其真相。而尤謬者乃至羣焉以甄寶玉爲一佳人。夫此書固明明言之曰。都說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全書言金玉木石者。尤屢見不一見。此書固言木石。非演金玉也。甄寶玉者何。眞寶玉也。玉也。買寶玉者何。假寶玉也。石也。著者之意明白如此。而評者且昧昧焉。縱全無腦筋。亦何至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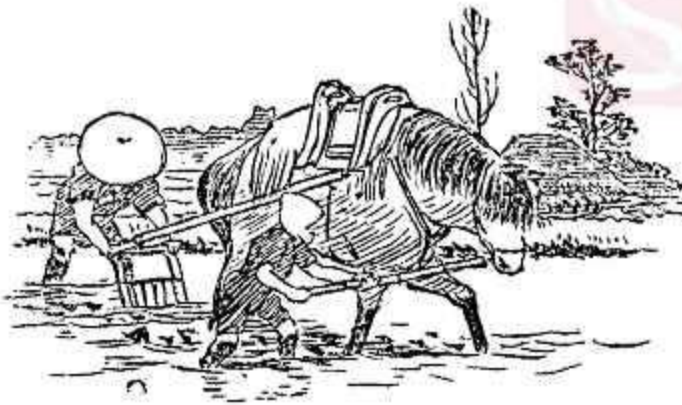
甄寶玉乃一極通世故之人。賈寶玉乃一極不通世故之人。著者慣世之心于此可見。亦足見紅樓夢爲社會小說之一端也。

吾國近百年來。有大思想家二人。一曰龔定菴。一曰曹雪芹。皆能于舊時學術社會中別樹一幟。然二人皆老學派也。定菴名爲學佛實則老學甚深其書中亦屢言老聃吾國社會中凡上等思想人其終未有不入老派者。實非社會之福也。然其故可思矣。



氏書
仰口
江贈
吳捐

新小說 第十二號



八

新小説

廣智書局最近出版各書

支那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支那一大問題西人之著書者無慮數百種是書為美國陸軍統將魏禮森君所著魏君遊吾國最久書中所論於吾國情形洞若觀火書成於一千九百零一年適當拳匪亂後篇末於各國對支那之政策危言聳論深切著明本局特請黃君斌范君禕從英文譯出今已出版成書一冊憂時之士不可不一讀也

英國制度沿革史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

英國憲法自然發達逐漸長成與世界各國所不同亦為世界各國所採法英國為憲法政治之祖國也雖然欲研究其憲法當先攷察其制度而尋其起原變遷而後乃得其真相焉本書言英國制度之沿革特詳如與本局昔日所出之憲法精理萬國憲法志英國憲法

論等書合而參考之則于此道思過半矣

工商理財要術

全二冊
定價四角五分

日言理財而不求振興工商之術此工商業之所以無由發達也此書為德國那特經著於各國工商業之所由盛言之綦詳譯者復以條暢之筆達其旨要講理財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共和政體論

洋裝全一冊
定價八角

今環球各國政體大別有三曰專制曰立憲曰共和專制之國除俄羅斯近者駸駸改行立憲外只餘土耳其與中國而均以東西病夫聞者也天下大勢所趨尚不容有此專制政體矣若夫立憲與共和為政體之最善者本書言共和政體最詳最備故特譯之以為經世家之所研究有志者請快先睹

本報起戊戌十月迄辛丑十一月 凡閱三寒暑中分三時代一曰 戊戌之政變二曰己亥之立儲三曰庚子之國難

此三時代者實為中國存亡絕續之所關 當時天地晦冥黑暗無光 舉國報館皆噤若寒蟬惟本報

孤掌獨鳴 于海外以延公道于一綫他日歷史上必于此三時 本報為戊戌政變之信

史 謂為已亥立儲之信史 謂為庚子國難之信史 可也凡經此三時代而 後有今日之維新則謂孕

清議報全編

洋裝布皮精本 價九元六角
洋裝通行本 價八元
外埠加寄費 一元五角

育今後之時代者亦本報 而不知必有其因乃有其果 本報者實其因也故今

治新學談近史舍本編末由 全編凡分 十六厚册 內佳書三十餘

種 數 二百萬言 實 新學界一大叢書 也頃所印者將次售完書存無多 總寄售

處上海廣智書局新民叢報支店

發行所 橫濱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

